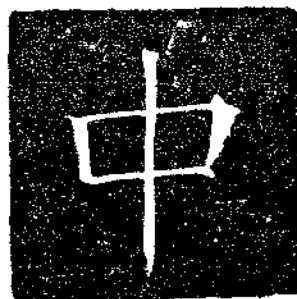


AUG - 5 1943

542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八七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中和月刊第四卷第六期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軍管理開灤炭礦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局
址

天津興亞第二區咪哆士道六十四號

電話

三三九零一號

三二六六六號

總局

天津售品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中和月刊

第四卷 第六期 目次

圖畫

鄭叔問畫

明和刊本王注老子道德經

編輯前記

三屆全國教育會議之觀感

鄭叔問小傳

庚申蘇城見聞錄

談胡雪巖

老子王注校正(二)

(一)

編者(二)

鵬南(七)

齊學裘著(九)
龍沐勛校

一士(七)

波多野太郎(七)



間書(三).....朱逢甲(盟)

湘綺樓集外文(十六).....(丑)

賜硯齋日記(十三).....(丑)

方志餘記(十二).....兌之(壹)

布爾什維克主義.....明(七)

時事舊記
述要(四月中至五月初).....(丑)

養和室隨筆.....渠彌(三)

食跡錄.....娥子(八)

專載
公餘瑣記(十八).....(丑)

續孽海花.....燕谷老人(亥)

本刊代售處一覽

| | | |
|---------|---------|-------|
| 東安市場 | 新智書店 | 佩文齋 |
| 西單商場 | 五洲書局 | 五洲會記 |
| 正誼商場 | 全德書社 | 華鑫書社 |
| 東城 | 德華書社 | |
| 南 | 中華圖書社 | |
| 北 | 隆福寺 | 文殿閣 |
| 西城 | 宣武門大街 | 觀古堂 |
| 琉璃廠 | 後門爲寶書局 | 人人書局 |
| 東方書店 | 知行書店 | 來薰閣 |
| 同蒲線 | 東方書店 | 成文厚 |
| 廣西路二八一號 | 同蒲線 | 大每舍 |
| 亞爾培路 | 廣西路二八一號 | 來薰閣書店 |
| | 亞爾培路 | 古今出版社 |

本社代售

草韻辨體

此書爲明郭謙所輯。收自漢章帝以下至元朝止草體書家凡百餘人。韻以繫字。字以類從。今由丁友恭堂據明萬歷原刊本影印。線裝白紙八開本五冊。既資鑑賞。尤便利於初學應用。委託本社代售。定價每部十六元。特價十四元。願購者請從速。遲恐售罄。

鄭叔問畫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北京

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三

東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三五三

王府井大街 東局二九〇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六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特別定期存款簡章

本行現為適應社會上之需求特舉辦特別定期存款一種此項存款以存入國幣伍拾圓為起碼在期限內存戶可以隨時提清本利有活期之便利享定期之利息於存戶最為有益備有章程承索即寄

| | |
|---------|--------|
| 存滿二個月 | 年息五釐 |
| 存滿五個月 | 年息六釐 |
| 存滿八個月 | 年息七釐 |
| 存滿十一個月 | 年息八釐 |
| 存滿十四個月 | 年息九釐 |
| 存滿十七個月 | 年息一分 |
| 存滿二十個月 | 年息一分一釐 |
| 存滿二十三個月 | 年息一分二釐 |

行址 北京支行 西交民巷 三三、一四八二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三三、四〇二
 電話 五、〇一七〇
 六、十號 五、〇九四〇

漫談無機鹽類

骨骼神經系必需原質 增進赤白血球的因素

對於人生有這樣重要關係

無機鹽類，亦分灰分 (Ash)，重要成分，不分石灰，磷，鐵三大原素，人體如缺乏無機鹽類，胃液分泌，即呈不良現象。人體所需者多由外界食物中補給，本身則不能分泌此種物質。其中更以石灰質為最重要；石灰本為補助骨骼發育之要素，對於小兒胎兒關係，更為密切，因小兒初生時，骨骼發育與否，需視體內石灰質多寡而定，骨內石灰質充足，則骨之發育必充足，否則必現骨軟現象，故小兒需要之石灰質，須在成人四倍以上，故多產婦女，必牙齒稀薄，即牙齒灰分被侵現象。

磷 (Phosphoric acid) 乃與酸類化合，為骨質之重要成分，食物中磷質不足，骨質必先受其影響，即海綿質增多，而骨質脆弱。在肌肉組織及神經組織，更不可缺少，故磷質不足，必影響全身。

鈣 (Calcium) 之存在，偏於骨骼，其比率較鐵分之存在於血液中之者尤大，全身之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均在骨內，故吾人所取鈣量之最要物質，亦為增進力役能率，恢復肌肉疲勞之要素。

不足之鈣質，亦起影響，呈發育不良，或畸形現象者，亦往往有之，妊婦與授乳婦之食物中，鈣質太少，則不特胎兒或乳兒發育不全，即母體之鈣質，亦起異常之消耗，牙齒亦將因此而損壞，凡妊婦動物之飼料中，若加以鈣鹽類，則其所產之子，大抵體素健康，營養佳良。內缺之鈣質，母子均陷於衰弱。

鎂 (Magnesium) 亦為骨骼之主要成分，故發育期之小兒，妊婦，授乳婦，特為需要。鎂在骨中，佔全身總量，百分之七十一，約合鈣量八分之一，在肌肉中，則多於鈣二倍。

此外則在營養上，亦有量大的關係。血液內亦有大量存儲，尤其為赤血球之主要成分，有助成食物美味之能，並可促進胃液之分泌，養化鐵 (Ferroxide) 為血液之重要成分，故其大部分均存於血液中，血液之量，雖不過全身重量百分之七，然全身之鐵分，百分之七十以上，為血液所佔有，吾人連食缺乏鐵分之食物，對於身體之生長，雖無甚影響，但立呈貧血狀態，且全身體素衰弱，極易誘發種種疾病；反之，若血液過多，則易起消化器之障礙，亦不相宜。胎兒在母體中，即貯蓄許多鐵分，使其量敷用至離乳期為止，然後生產，故小兒之消化器甚弱，適值出生後七、八個月左右，即須除去母乳外，另以一種食物，以供給鐵分。妊婦之食物中，若鐵分不足，不特母體易致貧血，即胎兒亦不能充分貯蓄鐵分於其體內，故出生後之發育，即不免受其影響。

矽酸 (Silicic acid) 為強壯骨骼肉之要素，人體如缺乏之，即呈骨軟疲勞之現象。

此外更有鈉，鈉等，都為人體不可缺少之原質，由於以上之重要，偶一缺乏，必罹致重症，故欲預防和治療以上病症，當然以服用無機鹽類的製劑，為最優良，故若素治療無機鹽類所影響的病症，功效最宏。

(卷)

編 輯 前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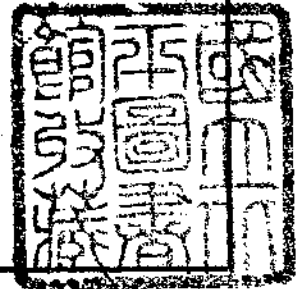
同光間。胡雪巖以豪富著稱於時。有活財神之目。其受左文襄知遇。爲理軍需。左深賴之。貨殖之雄。有關大局者也。光緒九年癸未。所業突倒閉。以失敗終。距今恰六十年。盛衰之際。事甚可傳。一士君因有談胡雪巖一篇。亦述往之愴。又本期所載養和室隨筆述明初富人沈萬三事。可合看。

庚申蘇城見聞錄。爲婺源齊學裘遺稿。從未經人著錄。紀咸豐十年李秀成入蘇州時地方情狀。出之躬歷。真切可徵。實可珍之史料。龍

榆生君於南京蒐得。承錄副見惠。茲披露之。供治史者之考鏡。龍君並爲識語。述齊氏生平。發潛闡幽。有功文獻。

鄭叔問先生。風流文采照映一世。近南京同聲月刊登其年譜。中多珍祕史料。本刊覓得其自繪花影吹笙圖。筆墨蕭澹。足供玩賞。特爲影印。並爲小傳一篇以張之。

燕谷老人（張隱南先生）續孽海花。承會氏原書。自第三十一回續起。至第六十回而止。本刊由二卷逐期揭載。於本期登畢。



三屆全國教育會議之觀感

編者

本年二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開第三次全國教育行政會議於南京。計出席者有蘇浙皖鄂寧滬漢各省市教育行政高級人員及教育文化界專家。益以華北政務委員會所屬各省市教育廳局長北京各國立大學並專家。計凡九十九人。蓋還都以後第一次之盛舉也。

三屆全國教育會議之觀感

敬繹 國民政府主席訓示之詞。此次召集會議之意義。在闡明時局開展之情勢。促起工作人員對於今後所負責任。有深切之感覺。本年元旦政府宣布施政方針。一爲促進新國民運動。一爲保障治安。一爲增加生產。所有一切皆當本此方針互相連絡進行。無論何部門皆須了澈此點。但教育部分爲十年百年久遠之計。不僅須適應當前環境。尤須建立基礎。使全國國民永永自動向上。在三項方針中。其第一項之新國民運動正卽爲此。中國更生之機在於民族細胞之新陳代謝。務使新細胞能健全然後全體得以健全。新國民須從精神及力量兩方面加以訓練組織。方能滌除舊染。擔當未來之艱鉅。教育目標向此邁進。實無疑義。

綜計所收各方提案無慮二百餘件。皆就當前最迫切之問題有所建議。大體可分爲五類。一爲教育行政及經費。二爲高等教育。三爲普通教育。四爲社會教育。五爲與文化有關各問題。但關於一般之教育問題尤爲多數所視爲切要者。一則爲學制之改革。學制改革固屬茲事體大。必須審慎出之。然自新學制實行以來已二十年。利病亦已昭著。因革損益。實乃當務之急。二則爲教育與經濟之關係。一方面固有由教育以達增產目的之必要。一方面則現在教育界所感受之經濟痛苦亦須極力設法減除。以期效率之增長。此爲一致之呼籲。實堪重視。各提案中。其指陳現行學制之利病者。有如蘇北行營所提。

查現行學制小學階段初級四年爲國民必受之義務教育。初級基本知識大致略備。似可告一段落。而高級二年期限較短。

於接受較高知識猶感不足。中學分高初中各三年。初中畢業欲服務社會則程度尚差。若再入高中又非一般家庭經濟力量所能担負。故中學年限似須加以改定。大學專科二年本科四年。以短促之時限求高深之學術。非有賴於學生努力自學不可。然入學程度如不齊一。即難收自學之良好結果。而現制大學招收新生僅憑入學試驗。未施以同一之基本訓練。一旦授以同樣之高深教育。其程度差池自不待言。故豫科之設置為必要。綜上理由。擬訂初級小學仍為四年。應單獨設立以求義務教育之普及。高級小學改為三年。俾無力升入中學者獲得較高之常識。中學改為四年。無高初級之分。無力升入大學者有求得較為完備之中等教育機會。大學添設預料二年。俾研究高深學術者先有齊一之基本訓練。專科仍為二年。本科改為三年。雖較現制為短。但預科訓練已具相當基礎。至升入專科或本科時自可充分發揮自學之能力。以躋高深之域。至師範與職業學校亦比照中學年限加以改定。其畢業生除服務外亦可升入大學預科。惟須補修所缺之各種學程。俾一般子弟急於圖就職業者既無訓練知能不足之憾。亦免高級訓練時期拖延之苦。且將來深造亦有與中學生同等待遇之機會。

其主張組織學制改革研究委員會者。則有如國立師範學校校長武仙卿所提。

我國學制屢經變革。試行以來功效未著。對於國計民生兩無裨益。蓋歷次所擬制度。雖經國內教育專家商討確定。實未能顧及國情民性。以致教育結果人不能盡其才不能盡其用。且教育為一國百年大計。決不能任意抄襲模倣。朝令夕改。應詳慎審察。基於本國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世界趨勢以及國民特性以訂定合宜之學制。方可作長時期之試行。期其達教育建國之目的而後已。現行學制是否合於新中國教育之發展。有無重行改革之必要。國內教育專家頗多宏議。願茲事體大。非一時所能決定。擬請教育部聘請教育專家組織學制改革研究委員會。專事研究。通盤計劃。制定具體方案。付之實施。事前審察既詳。則推行順利功效易著也。

其因學制改革而議及課程標準者。則有如安徽教育廳長錢慰宗等所提。

查現行學制之改革已成全國教育界之中心研究問題。而課程標準與學制系統猶輔車相依。互為表裏。整個學制既謀革新。則課程標準自應同時研究改訂。且現當協力大東亞戰爭推行新國民運動之際。尤宜將課程內容重行修訂。俾應時

代需求。但茲事體大。非羅致全國教育專家共同研討無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在現時教育狀況下。經費支配不足以副進展。實爲嚴重問題。其痛切言之者則有如戴英夫等所提。

我國教育事業之無長足進步。設備之簡陋。師資之羸劣。效率之不講。其癥結均在教育經費之不充。故增加教育經費實爲不可或緩之圖。惟處今日之局勢下。無論中央與地方財政困難。捉襟見肘。欲求增加財源。事實上恐難辦到。不得已之辦法。惟有請求政府明白規定教育經費在國家總預算及地方政府預算中所占之成數。比照現狀儘量增加。次要支出儘量擲節。蓋今日各國在戰時體制之下。行政設施莫不採取重點主義。急其所急。緩其所緩。教育既爲建國之宏謨。復興之基石。自應列爲重點。以全力推進。庶幾于不增加國家負擔之原則下求教育事業之發展。教育者待遇之低薄不能自存。亦爲普遍迫切之呼籲。其言之尤具體者。則有如趙庸通所提。

教育界素稱清苦。而小學教師之薪金尤爲低微。據本部督學視察報告。小學教師之月薪有僅及四五十元者(加成在內)。縱有米貼。亦多非正常之規定。處此物價空前飛漲。生活日艱之時。若不急謀增加。并籌根本解決辦法。勢將危及國本。可慮執甚。茲舉本案理由之彰明較著者於後。(一)初等教育爲一切教育之基礎。而服務小學之教師又任重事勞。生活所需。亟應優給。(二)教育事業日新。從事教育者非溫飽不足以安其身心。非研究不足以圖進步。生活問題倘不予以解決。而欲其竭盡心力終身服務難矣。(三)我國合格之小學教師本患不足。事變以來。人材流亡。師資更加缺乏。倘無法以安其心。結果必至以無訓練無經驗之稍識文字者濫竽充數。是教育前途將益陷於悲境。

辦法：(一)厲行米薪制。原則：小學教師之月薪應以米薪計(以膳食所需之三倍計)。並以一保設一校爲原則。米柴即由該保出之。餘則助以現款(以衣住所需之二倍計)。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出之。(二)訂立最低限度之薪金標準。原則：其不能確定厲行米薪制者。則以兩倍衣食住三事最低之所費爲最低限度之薪金標準。例如首都每人每月之膳食最低需費百元。每間房屋最低需費叁拾元。每月添置布衣壹件最低需費七拾元。共計貳百元。兩倍之得四百元。凡合教師資格者其所入薪金不能短于此數。

其感於吾國生產之落後而主張致意於職業技術教育者。則有如彭俊材所提。

查現代立國農工並重。我國素有農業國之稱。而實際上各項農產品並不豐富。最關重要之糧食竟然不能自給自足。雖云災禍相尋。有以致此。但其基本原因實繫於人才缺乏。技術落伍。罔知改進。至於工業更無足道。爲國家前途計應即急起直追。加緊造就大批農工業技術人才。以謀農工業之進步。

辦法：(一)請政府迅即增辦二年制之農業工業專科學校。(二)請政府責成業已辦有農科工科之大學利用原有人才及設備增設農工專修科。(三)私立學校辦理農科工科成績優良者由政府予以獎勵。(四)請政府設法誘致農工技術人才致力於本位工作。

及詹哲尊所提。

(一)教育部聘請專家設計創辦國立工藝生產教育實驗學校。招收對於輕工業與手工業有相當技術之人員爲學員。第一期訓練暫定六個月畢業。授以工廠管理技術實施科學指導產銷調查等學科。並附設小型工廠以供學員實地試驗之需。(二)第一期學員畢業後。即派赴各省市及重要工業區創辦工藝技術實驗學校。並附設小型工廠。一面指導學生實習。一面作爲各地模範工廠。(三)聯合各省市市政府教育廳教育局教育處廣設短期工藝技術學校。每縣至少設立一所。其工藝種類以適應地方需要性爲原則。同時附設小型工廠。如一時無力舉辦工廠。得特約當地與學科相同之工廠借供學生實習。(四)國立工藝生產教育實驗學校所招收之學員應予以優待。厚給津貼。俾能安心受訓。(五)工藝技術實驗學校及短期工藝技術學校均暫定一年畢業。(六)同時勸導各地方人士運用當地游資創辦各種小型工廠附設工藝技術學校。並積極提倡各地方原有之手工業。(七)由熱心教育人士發起組織中國生產教育促進會以協助政府推行生產教育。

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所提。

查職業教育關係國民生計至爲重要。吾國已往普通中學畢業生除一部升學者外。其中產以下學生既乏升學力量。又無謀生能力。致有畢業即失業之歎。前教育當軸有見及此。自二十年七月以後迭令推廣職業學校以資補救。嗣經事變。未竟全功。現當各處治安恢復正積極增設學校之際。爲適應社會需要。亟應推廣中等職業學校。以謀教育與生產發生緊密之連繫。基於上述情節。擬請自三十二年度起斟酌地方情形增設省立或各縣聯立農科職業學校。至工商業發達之

省市並擬請酌設工商等科職業學校。以裕民生。

傅嶽棻所提。

變亂之後。民生凋敝。建設事業日益紛繁。依現行學制。畢業於中等學校者多不能自行謀生。且亦難資應用。擬請推廣中等職業各種學校。

關於教育本身問題。以上諸端皆為全會所一致主張者。特僅錄其一二案以概其餘耳。此外復有不純屬教育本身問題者一端。則關於出版界之鼓勵促進也。此事有周越然瞿益鏞二氏所提案。代表南北文化界意見。不謀而合。

周案云

二三年來。江浙兩省雖有大量定期刊物出現。但「正式」書本其中可為青年求學之助者似覺無多。長此以往。影響文化極為重大。此非國家之福也。擬請政府鼓勵出版界。多印有益於身心有益於青年之書籍。

辦法：（一）每年政府選擇著作品之最精者兩三種或四五種給與獎金。（二）凡經政府審查認可出版之著作。在印刷時有配給紙張之利益。政府倘行此二事。出版物必日有進步。

瞿案云

查近數年來民間出版限于事勢。不能供給一般需要。以致青年學生有無書可讀之感。於智識修養上殊深阻礙。擬請集中人才。籌定專款。一面謀各種讀物之刊行。一面對於民間出版事業加以策勵。以應需要。

讀物之缺乏為現社會亟待救濟之一問題。此次會議提議及此。足徵有識者心同此理。所望能坐言起行耳。

鄭叔問小傳

鄭叔問先生文悼字俊臣。號小坡。又號叔問。別號瘦碧。又號大鶴山人。九世祖國安。於清初編入正白旗漢軍籍。爲關東海島鎮守協鎮。從龍入關。晉贈振威將軍。八世祖思民。以佐領兼管鑾儀使。誥贈光祿大夫。七世祖鍾。兵部侍郎。戶部尚書。兼總管內務府大臣。誥授光祿大夫。康熙二十三年。扈駕謁東陵。禮成。御書眉壽堂扁額以賜。六世祖從義。員外郎。晉贈榮祿大夫。五世祖禪寶。浙江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山東布政使。署理山東巡撫。總管內務府大臣。誥授榮祿大夫。高祖成德。二品廕生。主事。晉贈榮祿大夫。曾祖鶴年。內務府主事。曾祖母氏張。晉贈一品夫人。祖普安。江南織造處。兼管龍江關稅務。鑲黃旗正黃旗中公佐領。管理新陳槍營。咸安宮官學。景山官學。總理工程處武英殿御書處事務。晉贈榮祿大夫。祖母氏丁。晉贈一品夫人。本生祖普明。江南織造筆帖式。晉贈榮祿大夫。本生祖母氏張。晉贈一品夫人。考瑛棻。字蘭坡。長蘆鹽運使。河南布政使。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地方。兼理提督。節制各鎮。兼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陝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陝西巡撫。提

鵬南

督軍務。督辦河南陝西兩省軍務。河南陝西兩省團練大臣。陝西閱兵大臣。頭等侍衛。科布多參贊大臣。山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誥授榮祿大夫。振威將軍。母氏李。繼母氏周。均誥封一品夫人。庶母氏陳。贈一品夫人。鄭氏世代簪纓。及蘭坡先生。績學淹雅。金石書畫。鑒藏甚富。先生之學。蓋有淵源矣。先生以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生於大梁節署。因名豫格。時蘭坡先生方官河南巡撫也。先生天資卓絕。幼學善問。少時即儻見志節。爲文奇傑。課餘且喜作繪事。（見先生行述）六歲時見壁懸畫軸。即知捉筆臨摹。十二三歲。輒以指頭代筆。凡花鳥山水人物。著手立就。（節錄瘦碧簞叢話）蘭坡先生雅擅丹青。求者踵系。至是應酬諸作多命先生代筆焉。二十歲應光緒乙亥恩科順天鄉試。中式第二百六十六名。覆試一等第十三名。座主徐蔭軒相國（桐）。殷譜經尚書（壽鏞）。崇文貞公綺。毛文達公（和熙）。房考陳毅庵太傅（寶琛）。試題有德者必有言四句。陳其宗器三句。老吾老至天下可運於掌。賦得爽氣朝來萬里清。得秋字。房考判其文曰。樸實說理。風骨清遒。斯爲

大家。舉止有次。有典有則。不蔓不支。抑揚頓挫。靈氣往來。是水到渠成之候。評其詩曰。芊眠秀麗。雅韻欲流。蓋其獎譽之至矣。是科同榜得三殿撰。一曹鴻勳(竹銘)。一黃思永(慎之)。一陳冕(灌霖)。皆先生至契。其他同年。如易仲寶(順鼎)。馮夢華(煦)。張次珊(仲忻)。況夔生(周儀)。王夢湘(以懋)。顧恩燾(瑛)諸公。尤生平文字深交也。

二十二歲時。晉京應會試。薦卷不第。因留居都中。是年冬娶張宜人。宜人字眉君。熱河正總管秀峯先生(毓泰)之長女。才茂德懿。工繪事。兼善琴操。先生嘗有詩云。琴生却喜聞妻知。盜寶錄也。張子苾(祥齡)太史之配曾季頤(彥)贈詩云。眉君秉文秀。幽芳皎自持。素心不求和。衆美自附隨。鼓琴說良匹。卷衣承願思。婉柔循所職。四德亮無虧。足知其賢矣。與先生伉儷甚篤。

二十三歲時。蘭坡先生卒。先是蘭坡先生陳泉山右。旋權藩篆。值晉豫饑饉。籌賑饑日夜憂勞。致患中風之症。先生侍進湯藥。晝夜不稍懈。患稍痊可。(見先生行述。)至是復病。乃告歸。行至平定州遂以不起。先生聞訃哭不成聲。咯血升餘。時山西巡撫爲曾忠襄公(國荃)。奏陳蘭坡先生在位政績。請許靈柩入京治喪。特旨報可。翌年乃卜葬於京西門頭溝大裕村。蘭坡先生在官三十年。去官十五年。家赤貧。匄貸無路。每事阻及節迫。往往使老婦鬪攜書畫折閱。初未嘗計及子姓。(見先生家書。)歿後境益困。以故先生昆季四人。(兄文煥。文炳。庶母弟文炳。)皆有謀食四方之志。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先生年二十五歲。時吳子健中丞(元

炳)方撫蘇。聞先生名。邀李文正公(鴻藻)。毛文達公(昶)聘致幕府。遂偕張宜人赴蘇。卜居爲司空巷潘氏西園。適德清俞曲園先生(樹)居馬醫科巷春在堂。曲園於先生爲父執。先生執禮晉謁。並出蘭坡先生所作口錢和尚畫繼求題。蓋曲園嗜音奉使中州時。嘗與蘭坡先生有異姓昆弟之約也。又爲書詩寫橫額以贈。先生因爲文記之云。

詩寫者。俞丈巾山爲余題吳下寓廬也。夫以余家無半畝之居。萍寄江湖。而鈍足迄鮮佳著。時放浪空青瑣碧間。興之所至。發爲詠歌。是無地無吾詩也。奚以寫名爲。老子曰。人生天地間寄耳。然則余之詩寫亦盈天地間所寄乎。日月相代。去就矯起。異日買山江南。坐臥萬卷。手一編從蠶魚以乞殘飽。尋舊巢痕。歷歷如夢中事。則是寫也。謂爲吾詩之傳舍也可。謂爲吾詩之息壤也可。

先生既以詩酒陶寫。而尤好山水登臨之樂。吳中名勝。游蹤殆遍。因得與太湖丞傅星槎(懷祖)。安山岷高上人。瑞蓮庵鑑中長老。虎邱雲間禪師。寓蘇日本本顯寺小衆蒙長老等訂交。嘗夢游石芝庵。有詩記其事。(詩并序載大鶴山人詩集中。)其以搜碧名集。自號鶴道人。或大鶴山人。皆因夢境云然。並請名畫家顧若波君(蘆)爲繪石芝詩夢圖。徧徵海內名家題詠。題者有俞曲園先生。王壬秋先生。沈中復中丞(秉成)。及其配嚴永華夫人(夫人詩已載其家刊錄硯廬詩鈔)。彭翰孫先生(南屏)。及其配吳清蕙夫人。李眉生方伯(鴻齋)。黃子壽方伯(彭年)。錢中僊大令(葆青)。費岷懷太史(念慈)。吳昌碩大令(俊卿)諸公。而尤以細繪所題最饒風趣。

且足以狀先生澹蕩之致。其詞云。

凡夢必由想。有乘車入鼠穴者。亦想所致也。塵人必無仙夢。終身無此想而已矣。余於功名無所羨。而獨慕關雎。自知終不能得。嘗爲詩曰。朝廷恩例出中使。羣臣不用誇親賢。若漢武之求仙。情見乎詞。叔問以內府世臣。不樂從仕。問其故。則曰。酬接實難。性不嗔也。嗟夫。孔子欲爲執鞭之士。而又視不義富貴者如浮雲。內差致富。不至不義。而榮於執鞭。叔問誠能浮沉十年。觀得之矣。乃遽巡不顧者。無塵心也。何必仙夢然後決哉。乃其心仙。則其夢仙。石之瘦碧。隨所寓而皆是。若必其境然。則海上神山。金宮銀闕。近人以爲即大西洋島之精室。烏知其中人皆腥臊而技巧者哉。既覽斯圖。井和斯作。詩曰。人生安所居。樂游清曠間。山水寄幽深。石竹媚便娟。斯境衆所同。殊者俗與仙。自非琴書趣。榛榛失其妍。清鶴偶一聲。夢想出雲天。卽此知子眞。何言夢乃然。

時鄂人李復天君(廷璧)精於琴律。得浦城祝鳳嗜祕傳。先生從之討論古音。大悟四上蕤氣之指。於樂紀多所發明。先生工於詞而又深於律。實自此始。既而納吳趨歌兒張小紅。吹簫低唱。有白石道人之致焉。爲賦折紅梅詞以記之。自叙云。

中吳紀聞。宋吳應之居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製折紅梅二詞。傳播人口。春日羣宴。必使優人歌之。余亦有比紅之賦。時將尋梅西庵。爰和吳詞。同一清宛也。

又倩顧若波君爲繪冷紅簷填詞圖。其以冷紅名集者以此。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先生年四十三歲。晉京應會試。時王幼遐給諫(鵬運)

方舉咫村詞社。因把臂入林。各張旗鼓。同社如朱古微(祖謀)侍郎。宋荃子檢討(育仁)。皆一時聲學鉅子。相與並驅競爽。益治其詞。舉凡身世家國之感。一發於此。以故海內無不知先生爲詞人者。

庚子拳匪之變。京師陷落。兩宮西狩。先生張望觚稜。賦楊柳枝詞二十六首。(案比竹餘音二十六首。樵風樂府刪存十五首)。讀者以爲有黍離之悲。又賦謁金門三解。每闕以行不得留不得歸不得三字發端。沈鬱蒼涼之曲。海內傳誦。有爲泣下者。故人王廉生祭酒(懿榮)。於聯軍進京時。闔家身殉。先生聞耗。悲不自禁。亟索其舊日手書十數封。流涕緘納。卽付裝璜。以當故人未死。其篤於故舊如此。王佑遐朱古微諸公。坐困危城以填詞陶寫悲憤。世所傳庚子秋詞是也。佑遐給諫以諸人詞寫寄先生。並致長札。述當日危苦抑塞之情曰。

困處危城。已餘兩月。如在萬丈深阱中。望天末故人。不啻白鶴朱霞。翱翔雲表。又嘗與古微言。當此時變。我叔問必有數十闕佳詞。若杜老天寶至德間哀時感事之作。開倚聲家從來未有之境。但悠悠此生。不識尙能快靚否。不意名章佳闕。意外飛來。非性命至契。生死不遺。何以得此。與古微且論且泣下。徘徊展讀。紙欲生毛。古微於七月中旬兵事棘時。移榻來四印齋。里人劉伯崇殿撰亦同時來下榻。兩月尙未遽作芙蓉城下之游。兩公之力也。古微當五六月間。封事再三上。皆與朝論不合。而造膝之言。則尤爲侃侃。同人無不爲之危。而古微處之泰然。七月三日之役。不得謂非倖免。人生有命。於此亦可深

信。人特苦見理不真耳。鄙人嘗謂天下斷無生自入棺之人。亦斷無入棺不蓋之理。若今年五月以後之事。非生自入棺耶。七月以後之我。非入棺未蓋耶。以橫今振古未有之奇變。與極人生不忍見不忍聞不忍言之事。皆於我公了之。亦何不幸置耳目於此時而不覺以盲也。八月以來。傳相到京。庶幾稍有生機。乃到京已將一月。而所謂生機者。仍在五里霧中。京外臣工。屢請乘輿回鑾。乃日去日遠。且日促各官赴行在。論天下大事。與近日都門殘破滿眼。即西遷亦未爲非策。特外人日以此爲要挾。和議恐因之梗。況此次倡謀首禍諸罪臣。即以國法人心論之。亦萬不可活。乃屢請而訖未報允。何七月諸公歸元之易。而此輩絕頸之難也。是非不定。賞罰未昭。即在承平。不能爲國。況今日耶。鬱鬱居此。不能奮飛。相見之期。有無尙未可必。足下謂弟是死過來人。恐未易一再逃死。至於生氣。則自五月以來。消磨淨盡。不惟無以對友。亦且無以質神明。晚節頹唐。但有自愧。何尙言哉。尙何言哉。中秋以後。與古徵伯崇。每夕拈短調。各賦詞一兩闕。以自陶寫。亦聞聞見見。充積鬱塞。不略爲發洩。恐將膨脹以死。累君作挽詞。而不得死之所以然。故至今未嘗輟筆。近稿用遜渚唱酬例。合編一集。已過二百闕。芸子檢討屬和亦將近五十闕。天公不絕填詞種子。但得事定後始死。此集必流傳。我公必得見其全帙。茲先揮錄十餘闕呈政。調詞下未注明誰某。想我公暗中摩索。必能得其主名。雖伯崇詞於公爲初交。然鄙人與古徵之作。公所素識。坐上孟嘉。固不難得也。

先生得書。卻寄浣溪沙一首。激楚哀切。情見乎詞。蓋憫亂憂生心存魏闕。三人固有同感也。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軍興。天下風靡。已而共和局定。清祚遂移。先生憤懷世變。自比於淵明五十六歲所遭。舊國之感。異代同悲。滿腔孤憤。一託於詞。茲雅集中。水龍吟慶春宮臨江仙引早梅芳近念奴嬌諸作。哀時書事。誠如東坡所謂淵明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有感而云也。詩茗之華三章。閱時而作。有小雅怨悱之音。先生因取斯意。以名詞之終篇曰茗雅。其志良可哀已。

先生嘗七試都堂。應而不售。遂絕意進取。自鑄一私印。文曰江南退士。以示無意作進士也。僑吳凡三十餘年。先後巡撫十九人。均慕其才名。延贊幕府。豐其廩給。資其諷議。蔚成一代詞宗。國變後。儒生不爲世重。適館之雅既盡。安軍之禮無聞。生計因之大窘。乃出其餘技。鬻畫行醫。聊以贍家。時往滋蘇間。勞勞於淵明所謂傾身營一飽者。滬上詞流代訂大鶴山人潤格云。

高密鄭叔問居士。晚號大鶴山人。疏放不羈。四海朋舊。皆一時知名士。僑吳三十餘年。自謂山澤之臞。絕意仕進。屢徵不起。隱居吳小城東。治園五畝。著書終老。凡訓故考據詞章之學。以及音呂醫經氣緯諸祕書。無不殫究精奧。纂述餘日。輒以書畫游藝。其筆趣高逸。不減大滌雪箇一流。好之者嘗以良金致之。江南爲之紙貴。茲以避世海濱。同志愆。爲仿君家板橋道人故實。擬定潤筆例以應世求。亦賢者治生之一道也。其敘述先生行誼學藝。可作小傳讀也。顧先生則矜重特甚。惜墨

如金。有王宰不受促迫之風。求者每以爲苦。先生嘗於潤格後戲題一詩以解之云。

老夫衰癯復狂直。吳蒙鷺然藉口實。謂余懶癖人共知。但解受

潤不染筆。願君欲速先破壘。有逾約者如曠日。先生所作書畫以能事而兼逸品。海上石家。雖清道人（李梅庵別號）高豐公（高登之別號）高自標置。輒歎弗如。其手寫詩稿小冊。康長素先生見之。大爲激賞。援筆題云。

鄭大鶴先生。詞章畫筆醫學。絕藝冠時。人所共知。惟寡知其書法。今觀所自鈔詩稿。適逸深古。妙美冲和。奄有北碑之長。取其高渾而去其曠野。蓋自張猛龍碑陰入。而兼取李仲璇敬使君賈思伯龍藏寺以及瘞鶴。凡圓筆者皆採擷其精華。故得碑意之厚。而無滯滯之迹。近以寫北碑稱者趙搢叔陶心雲。然誤法龍門。故板拙。搢叔晚亦寫鄭文公。乃有可觀。然若叔問所作。以漢碑北碑之本體。而寓南帖超逸之氣。則近人所少見。所謂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珂。

清道人續題一跋畧謂。

五古詩清發駿逸。飽謝之流也。近體隱秀皆唐格。其書法通峭冷峭。盡脫去六朝面目。豈趙搢叔輩所能耶。良由胸次不同耳。余嘗云。山人詩名爲詞名所掩。書名爲畫名所掩。有識者當以道人爲知言也。

二人之傾倒推搩如此。至其論書之旨趣。亦可於隨筆及題跋中得之。

隨筆有一則論書云。楷法昉於晉末。規裁變體。至隋益盛。而

波磔終不違古。以體異法不異也。洎唐摹晉跡。修本流傳。論作俑之罪。厥爲懷瑾。宋取入石。彌以馳逐。希鶴斥王著小人。焉知書者。蓋主好之偏。下必有甚。蔚爲風尚。競昧本原。官帖雙鉤。率多臆造。故知書論碑者。當以隋爲斷焉。（按康南海論書絕句云。歐體盛行無魏法。隋人變古有唐風。千年皖楚分張鄧。下筆蒼茫吐白虹。自注云。自隋碑始變疏朗。率更專講結構。後世壞矣。其不滿於唐以後書法如一。）

又云。間嘗與知書老友論書法。深鄙包安吳之所謂北碑南帖者。宜緩叟以橫平豎直四字繩之。近三十餘年。大江南北殆無復知有包派已。蓋其徒見龍門石刻泊大基山鄭文公碑諸題記。遂以爲治碑學者必自北朝始。而不知南碑適逸深美之可貴。豈亦蔽所希見耶。若夫雙鉤官帖。實皆唐摹晉蹟。昔賢辨之審已。然千餘年臨池家珍爲楷模。迄今信好不少衰。則以歷代藝風被染。上好下甚。近代又以真書楷法取士。人翰林者咸自矜工書。實則一繙本歐帖。足以致身木天而有餘。甚可閔笑也。周公謹浩然齋雅譚記龔聖予所稱禊帖有大業間石本。後有隋諸臣銜位。謹疑在智永未藏之先此帖亦嘗入御府。余意此或虞褚輩所爲以給世之好者。而故自掩飾。以示匪己所出爾。宋法帖唯淳化閣最著。當時以廷珪墨澄心堂紙濡脫。以賜宰相親王。斯亦貴若球圖已。而趙希鶴輩。卽以時人斥爲王著小人所僞作。且筆之于書。摩挲中以質相門客。列名翹館。乃於咸淳中。命工繙刻閣帖十卷。用北紙佳墨摹拓。幾與真本并行。而士夫無敢問者。其後之傳刻蓋無足齒已。好事者徒以宣和銜璽。悅生胡

盧印。定爲祖本副墨。不亦傾哉。是知寶帖千金。未若讀碑數字。顧今之學者。必欲貴其難能。而忽於易有。則又何說。

題盛伯希(昱)楷書摺云。乙亥仲冬。訪盛二兄伯希於意園。見其書摺卷不輟。喜無館閣濼抹習氣。筆致疎宕。在王陳之間。攜歸以爲楷模。兼覽其所寫爲宋元名詞。視疏論差可讀焉。

又云。近見廠肆中得韻蔣片紙。珍若隋珠。初不措意。因取曩日所得手畢。挹其細致。悟心畫之微妙。有非可以一格論者。所謂胸有逸氣。工在寡雙。康長素撰書品。意在廣包慎伯藝舟雙楫之編。獨推盛祭酒書格古秀。可云知書並知人已。

題陳嵩佺(壽昌)太史書楷帖云。嵩佺以戊辰翰林。改官主事。旋以同知游宦吳門。嘗自恨散館時。以一字誤筆被黜。且極言生平之學楷。得力小歐。一日出所標道因碑見示。適逸之致。繁溢行間。少陵所謂瘦硬通神。固論八分書格。近乃持此以議楷。則甚非謂也。考正書助於晉末。法度多從隸變。洎乎兩魏。率尙肥直。逮有隋少開秀派。至唐太宗購求晉跡。士大夫變古。強名蘭亭爲羲之遺墨。家置一本。泚筆臨池。宋元相承。頓失古法。猶不若今之館閣摺卷。專事結構。墨守官式。差足徵名於世也。

大抵以筆致疏宕逸爲貴。而抑帖崇碑。以隋爲斷。深鄙唐以後所謂閣帖者。蓋與南海康氏爲同調。其所謂知書老友。殆即指康氏歟。

先生浮沈瀛濱。固窮不濫。既愴懷世變。復丁家難。海內知交。多於其義年外運。存恤頗厚。時蔡子民(元培)方長北京大學。因

逸羅接東部郎。聘先生爲金石學教科主任。兼校醫一席。先生以往年清史館之聘。嘗忍餓不就。卒卻之。復羅接東書云。

別來數更喪亂。感懷雅復。惘若隔生。音信闕然。寤思爲極。去臘展誦惠書。猥以悼亡。矜垂甚備。高義仁篤。荷愧相并。重承任公老友厚聘。頒逮三百金。周急救凶。幽明均感。撫隨論報。銜戕深銘。祇以衰病之餘。少稽陳謝。伏惟豈弟之宥。代剖赤情。幸甚幸甚。茲值亡妻營窆有日。敢以赴告。敬求節寄沾上爲感。下走集蓼餘年。遭家多難。比來知死知生。彌增鮮民之痛。昨承寄示子民先生函。訂大學主任金石學教科。兼校醫一席。月廩約四百番錢。禮遇誠優且渥。第念故國野遺。落南垂四十年。倦旅北還。既苦應接。且聞京師僕賃薪米之費。什倍於南。居大不易。蒿目世變。何意臬比。頽放久甘。敢忝爲國學大教授耶。業醫賣畫。老而食貧。固其素也。辱附契末。聊貢區區。未盡願言。但有荒哽。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先生年六十三歲。以頻年憂患。好懷殊鮮。而張宜人之卒。尤深哀痛。遂於是年二月二十六日謝世。一子曰復培。字君來。娶徐氏。生二孫。曰汝銘汝鑑。一女曰茂韶。適戴正誠。正誠字亮吉。能文章。尤留心於先生之行誼著述。曾爲編次年譜。考近代詞壇雅故者可以爲知人論世之助焉。又嘗藏先生冷紅箋填詞圖。因徧徵題詠。茲錄王晉卿(樹枏)郭春楹(晉忻)兩先生之作。以爲懷賢之資云。

王題云。江南春老王孫草。一幅丹青風月好。冷紅詞客古遺民。合口歸山人未老。公子翩翩出世家。薇郎著作妙詞華。無端故

國歌楊柳。(叔問有楊柳枝詞。悲故國也。)何限秋詞怨落花。

(庚子秋詞與古微諸人同作。)滾滾京塵浩無主。青笠紅衫渡江去。寒山城外數清鐘。孝義坊頭聽夜雨。梅花香雪虎山橋。處處吟聲上畫樓。瘦碧微吟工撮笛。小紅低唱記吹簫。畫者何人弄狡獪。小簾花燭生姿態。先生含笑婢昂頭。有鶴歸來在天外。天外笙簧落吾手。卷裏珠璣快人口。南人不敢薄詩翁。從此家家推祭酒。靈邸香宋落成三。常傳新聲作夜談。小印侍兒傳可。名泉餘事記悠悠。驚然大地生荆棘。黃卷黃金兩無色。平生蕭瑟夙蘭成。可惜當年不相識。滔滔入海莽成塵。遺老漂零復幾人。紅袖兩行官燭冷。一番回首一沾巾。

郭顯云。大鶴山人騎鶴去。海上仙龍渺何處。樵風虛說鄭家莊。兵火半殘吳苑樹。吳中自昔禮名都。花石林泉取次娛。宛委捫餘瘦碧篆。玲瓏唱付小紅姝。承平暇日盛文譚。焉知東海眼中變。井水誰家尚按歌。微雪有婿能傳視。恩榜龍飛五十秋。舊人零落成山邱。橫圖覓取壺天影。暮雨蕭蕭憶昔游。

先生歿後逾五月。其故人葉玉甫(恭綽)。朱古微。梁任公(啓超)。易仲實。夏映庵。羅拔東。吳伯苑諸公。函請內務總長錢幹臣(能訓)。函致江蘇省長轉行吳縣知事。將先生住宅墳塋分別立案保護。此盛德事。亦佳話也。用將原函附錄於後。

(銜略)亡友鄭文輝字叔問。一字小坡。漢軍正白旗人。故河南巡撫蘭坡中丞瑛之子。光緒乙亥舉人。內閣中書。客蘇撫幕。寄家吳門。逾三十年。中歲澹於榮進。惟以撰述自娛。文章風雅。似魏晉間人。所詣尤長倚聲。傳世最早。家承畫學。山水

入能品。夙憲蒐集金石文字。訂證精博。旁及六書故訓醫經樂律。咸具神解。晚更世變。端憂積瘁。遽於今歲仲春奄逝。行年六十有三。室張亦先數月歿。孤子莞子。家計貧辛。祖謀等

慨念故交。各為調助。既謀輯刊遺著。卜葬地於吳縣光福鎮。近靈巖鄧尉間。種梅樹碼。成其遺志。所居孝義坊通德里。手所營構。廊宇疏曠。花竹靚深。追維疇曩。提攜譚譚。恆在於斯。亡琴寂音。過車隱痛。因師元代遂昌山人之意。為改題曰僑吳卜築。奉鄭君與張夫人靈位於中。俾其子孫。世守禮祀。昔伯鸞清高。破葬金閨。子美居吳。滄浪著勝。曠臣放士。何代無賢。足令光景不磨。增成故實。查貴部有前賢墳墓。名人遺蹟。設法保存之例。核其情事。允符令甲。執事大雅宏達。定荷維持。用敢肅箋奉懇。擬請由貴部函致江蘇省長。轉行吳縣知事。將鄭氏孝義坊住屋。暨光福鎮墳塋。分別立案。妥為保護。給予印照。交其子鄭復培收執。庶幾春秋代謝。常存羅含故宅之思。邱壠猶新。端賴柳季樵蘇之禁。塵瀆清重。母任感荷。

先生平生所刻行之書。以詞為多。故世皆知其為詞人。其實先生經義諸子小學詩古文辭。旁及醫經樂律金石書畫。無不精詣。茲將所著書目疏具於后。

經義甄微

德清俞曲園先生。為清末經學大師。於先生為父執。僑吳之時。過從尤密。曲園卒時。先生挽以長聯云。五百卷書藏流芬。風行寰中域外。湖鹿華再賦。類藻重賡。更儒林列傳

褒榮。人皆望若羣仙。漫數詞人今第二。三十年禮堂問難。義兼執友師資。記渤海同舟。湖樓擗杖。又吳巷德鄰洽比。天不憖遺一老。感悲國鬻世無雙。自注謂庚辰秋會信宿西湖第一廬。與公論經義。甚得古契云云。則此書或即與曲園研討經義時所作歟。稿已佚。

墨子古微上下篇

光緒十五年己丑。先生晉京應會試。荐卷不第。歸時道出沽上。與王壬秋先生相遇。置酒論文。槃桓旬日。因約游吳中。秋以爲期。已而壬秋先生果浮家至蘇。寓湖南賓館。距先生壺園止一橋之隔。樂數晨夕。風雨亦相過從。時壬秋先生方注墨子。日課必手錄三篇。始應賓客。嘗爲先生言。今泰西之學。多原於墨家。蓋由南方之墨。流傳於西洋。又去其明鬼節用諸篇不便於其國者。演爲彼教一家之言。試誦墨經上下。則西洋人所神其說於光聲諸學者。又明明在也。先生因取畢校道藏本。證以壬秋先生所注。歎其精博。遠過孫畢。遂相從辯論。盡取墨子十五篇爲之章句。且日訂數事以相質。壬秋先生極爲賞擊。謂假以三月功力。必與子盡得之矣。十月杪壬秋先生以天寒歲暮。決然還湘。悵悵言別。先生遂至無錫黃步。扁舟依遠。猶相與日校墨經。丹黃不去手。後數年復搜獲張臬文先生訂墨經。及王君樹柵墨子辯論。將折衷一是。彙錄付鏤。以誌良友同道之助。(以上節錄先生跋王秋圓明園詞語。)是先生關於墨學著述。必有成書。惟稿佚

未見。實深惋惜。

說文引羣說故二十七卷

是書將說文博采通人之說。加以訓解。爲先生關於小學之作。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僅刻揚雄說故十二篇於蘇州。

大鶴山人詩集

先生詩以年編次。初名補梅書屋詩稿。凡分癸丙春蕪松楸夢餘扁舟共五集。光緒七年辛巳。夢游石芝庵。自此作詩遂名瘦碧庵詩稿。不用舊名矣。

瘦碧詞兩卷

光緒十四年戊子冬刊。俞曲園張子苾易仲實劉孟雄諸人爲之序。其後刊板毀失。民國四年。吳興王仁山與江竹圃二君爲之重付剞劂。

冷紅詞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沈視傳代刊。陳伯毀銳爲之序。

比竹餘音四卷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沈視傳代刊。王壬秋先生自長沙遠寄序文。

樵風樂府九卷

民國二年癸丑。仁和吳伯宛代刊於京師。前五卷就舊刻瘦碧冷紅比竹餘音三集刪存十之二三。後四卷爲始壬寅訖辛亥年間篋稿。刻時世變方亟。因以茗雅名集。其後朱古微薄游都門。晤吳伯宛。因以樵風樂府版南來。歸先生藏弄。

茗雅餘集

民國四年乙卯。朱古徵代刊。先生著述之鑿版者。此殆最末次也。平生所刻行之書以詞為多。故世皆知其為詞人。同時輩流。尤致推挹。王壬秋先生比竹餘音序曰。叔問中書。文章爾雅。藝事多能。而尤工倚聲。陳伯毅先生冷紅詞序曰。叔問居士。宏博精敏。著書滿家。出其緒餘。尤長倚聲。同時詞流。如中實夢湘。未之或先也。朱古徵侍郎著雅餘集序曰。海內稱詞家高流。而精於音呂者。必首高密鄒叔問先生。蓋聲聞之感入深者。可知其工矣。

詞源辭律二卷

光緒十六年庚寅刊於京師。潘文勤公(祖蔭)為之序。先生幼嗜音。嘗於琴中得管呂律本之旨。長為詞雖自喜清異。而苦不能歌。乃大索陳編。按之樂色。窮神研覈。始明夫管絃聲數之異同。古今條理之純駁。雜連筆之於書。曰律呂古義。曰燕樂字譜考。附管色應律圖。曰五聲二變說。曰白石歌曲譜調。曰詞源辭律。曰詞韻訂。曰曲名考原。是歲僅刊詞源辭律一種。

樂記考原

詞韻譜

詞譜入聲訂

校樂章集宋本

以上四種。見先生自寫所著書目。惜稿均佚。

絕妙好詞校錄一卷

附刊冷紅詞後。

清眞集校本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刊於蘇州。

白石歌曲編年錄

此書見先生自寫所著書目。其清眞集校後錄要云。曩嘗取白石詞為之編年補傳。以其詞叙自注歲月。旁徵宋元說部。事蹟易於考見。似會成書。惜稿已佚。不能與所校絕妙好詞清眞集并傳耳。

詞錄徵存

先生精校讎目錄之學。鄒架群書。丹黃殆編。此書係鈔本。即諸家詞目之叙錄題記也。其婿戴君擬為刊行專書云。

南畝遺徵

此書皆記南中著述家未刊之書。並識稿本所在。黃子壽方伯為刻於蘇州書局。現板已佚。其婿戴君嘗得原稿於吳門舊書肆。

醫故二卷

光緒十七年辛卯刊。俞曲園先生陳高佺太史日本小雨蒙長老為之序。

千金方輯古經方疏證

見先生自寫所著書目。未刊。稿已佚。

說鬼

見先生自寫書目。注云。小時能見異物。迨年四十有二。顛頂忽生一骨。乃并神怪諸現象悉有異觀。康南海所謂洞見垣一方也。此編皆紀平日所目擊。稿非若齊諧之寓言也。惟其

稿已佚。不知云何。清道人嘗題先生尺牘云。山人居京師時。與湖北張次珊侍御。號目能視鬼。余戲山人曰。余居有鬼否。山人笑曰。君居陋巷中。故安所得鬼乎。鬼附勢慕利。實甚於人。喜依阿富貴大官。為之奉足舐痔。伺其喜怒而左右之。故富人博長勝也。即其一旦失勢喪資。則群起擲棄之。相引去。若暴富家及新得官者。則群鬼集矣。其言鬼敬忠孝。憐節義者妄也。苟遇其人。輒紛紛為獸散。以為不祥人也。觀此。則說鬼亦先生寓言耳。

高麗永樂好大王碑釋文纂考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朱竹石(之榛)臬司代刊。吳仲樸(重熹)侍郎為之跋。

寰宇訪碑錄續補遺附趙錄訂誤

未刊。其婿戴君於蘇州購得稿本。

南碑徵存錄附錄三種

此書稿已佚。惟附錄草隸考漢魏六朝碑首舉例古簡考等三種尚存。於文字形體書法之流變。碑刻木簡之形製。考之甚詳。頗多創獲。

石芝西齋讀漢魏六朝碑記

八代碑辭類纂

以上二書稿均佚。先生於平日所得墨本佳跡。博考而精。據以。實經史記載之佐證。辨識字體之蕃變。至為有學術。當世識者以為晚清金石家如先生之精深博大。清儀閣後。一人而已。

先生以鐘鼎世家。博雅好古。平生收藏金石書畫名蹟甚富。晚年

逐潮醫去。今就可考者記其目於左。

周魏季子盤銘初拓稿本

隋元公姬夫人誌

初拓魏三體石經

初拓孫邃浮圖銘

題云。按遠志即從此銘作偽。其文中有化切魯恭之句。切字明是均字之誤。有此銘可證。且文大半陌襲。甚無味也。

劉延達造象

初拓稿本。潘文勤公舊藏。

周可造象記

題云。魏書釋老志載真君初年。上谷道士冠謙之。以天師新科行道。司徒崔浩奉道尤篤。與帝言大毀佛法。詔有敢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銅人者門誅。所謂泥人銅人即今所見北朝造象以泥合銅鑄者。志又云。時恭帝為太子監國。信佛力諍。言雖不用。而緩宣詔勅。遠近咸豫聞知。沙門多亡匿獲免。金銀寶象及諸經論大有祕藏。是知獻武一朝。造象文字。傳世絕妙。余藏有延和元年周可造象記。佛象純以黃金鑄成。高不及寸。佛坐刻字細如芥子。而疏古樸茂。視太和以後碑版。尤有渾穆之氣。在太平真君以前。金石著錄家自來歎為希觀。倘所謂金銀寶象。往往祕藏於劫火之餘者。顧不重歟。

以上碑拓。

唐宮脂盃

考云。余家藏一器。表裏爲鏤瓷精造。昔在秦中。有估客得之。歸山唐故宮者。器形圓類合。作淺青色。無花文。蓋周徑五寸餘。底足微射其外。中有三小蓋。隅列而黏合。綴以花枝。蟬聯縷縷。製作奇麗。油色晶瑩。洵宮闈嚴器之美製也。諦審小蓋中。的的朗潤。似有粉黛餘漬。古香澤手。殆爲美人之貽。考唐書李德裕傳。敬宗詔浙西貢脂盞妝具。太平御覽。多羅盞器名。本名脂盞。按南史海南諸國傳。毗騫王遣扶南王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塢。名爲多羅。是知脂盞名義。蓋取諸梵語可證。因歎鹽官金碧。千餘年蕩爲寒烟。獨此玉臺散抹之遺。猶存輝澤。豈惟玉魚金盃。流恨人間哉。

明彙中謙刻大竹師子一坐

張應堯製竹閣臂

文池道人書。見金堅齋竹人錄。錢石橋故物。

明李茂林大砂壺

陽羨名陶錄。茂林名在時大彬右。近世希見。

惠孟臣小砂壺

垢道人程選刻田黃凍印

此印周樸園刻。

龍溪李密精鑄小字綠端石屏

密名見福州舊志。屏一面鑄真蒲供。一面鑄怪石供。

又李密精鑄蘭亭禊帖名

翁氏復初齋記其刻萬松山房小字蘭亭本。卽此物也。

漢玉鳩杖首

按玉鳩杖首見後漢禮儀志。天子賜耆民者。

漢玄玉狻猊紐龜字印

宋建瓷兎豪瓊一具

古瓷精品小件七寶

一宋哥窯淡綠碎文小瓶。二元窯蕉葉式淡青色小盤。三柴窯

雨過天青荷葉小盤。四明嘉靖製小印池。五舊樹瓷水盃。六

霽紅海棠花式水盃。七雍正款青龍水樣小太白尊。

乾隆窯雞缸十二具

程君房赤水珠名墨一圖

康熙初松風水月圭璧式大墨

此墨係無關督臣劉源製進。源字伴阮。見畫徵錄。

齊玉象

沈中復中丞與先生爲忘年交。此象卽中丞所贈。先生因取以

名齋。曰齊玉象堪。

晉磚硯

光緒庚寅橫山崩。出晉太康九年磚。背有鶴。畫象甚奇。先

生因琢爲大鶴山房畫硯。曾作晉磚研歌(見搜碧庵詩稿中)。

又題云。昔阮文達公題東晉大興三年八月磚文云。此磚乃錐

所畫。在右軍寫蘭亭三十年前。右軍書所從出也。此太康九

年。又在大興前三十年。爲西晉初葉。益可珍矣。案晉人書

多逸體。草情隸韻。晉客以神。自謝康樂取琵琶折古塚之驪。

而若神之士。因金石學積而爲旬旣文字。好之篤。取之精。

則以爲道在瓦甕矣。洪文惠以永平汝伯寧曹叔文謝君永初五

碑編入隸續。世士遂相沿其義例。與鼎彝碑版俱傳。吳興陸氏至以千變名亭。而荒丘故隴。廢地崩塋。咸皆為游手射利者所發。至於暴及祖魂而不顧。是亦嗜古一大患也。按吳地紀吳郡圖經載晉賢之葬橫山者。有陸遜陸機陸瑁三墳。又司空將軍袁山松東曹掾張翰並有墓在橫山東。然此碑文屬晉武初元。夷考其時。匪諸賢所及。未可附會也。

曲江詩硯

光緒癸卯夏五月。先生得元季遺老錢曲江居士(維善)詩研於吳肆。研背刻文曰。作畫不燒枯樹枝。鼠鬚蘸墨何所師。妖花暴窺君弗為。隔江晴翠窗窺間。故宮紈扇湘竹斑。輕描細染朝雨山。研為華亭孫雪居(克弘)故物。先生嘗拓貼於筆端。題云。笠澤為曲江舊隱之鄉。當時惟楊鐵厓陸宅之以倡和為靈霞交。世稱之為三高。其書蹟瘦硬通神。流傳絕妙。此研當與曹倦圃所藏其手寫詩卷並珍之。

以上古器。

釋石灣山水大幅

王石谷采菱圖

蔣南沙寫生瓶菊立軸

張二水十八羅漢冊頁

張爾唯仿元人山水真跡立軸

陳白陽畫貓立軸

羅兩峰寫善財參禮大士圖立軸

惠山女冠子韻香畫關石並題詩十二首真蹟長卷

唐人寫洛神賦墨跡

明人尺牘一冊

大興劉鏞福舊藏精品。衛帶黃五紙。李梅公九紙。陳雪灘八

紙。周石虬五紙。王德完八紙。施臺臣五紙。阮大鍼七紙。

明人詩翰一冊

傅青主寫唐人五律四紙。洪昉思一紙。孫煥一紙。盛仲交二

紙。張宴書御製詩賜李東陽四紙。居節賜孤松上人詩一紙。

王覺斯論書書三紙。張復家書兩紙半。失名詩(嘉靖時人寫)

三紙

吳穀人手批史漢文選四冊

以上書畫

庚申蘇城見聞錄

婺源齊學裘遺著
萬載龍沐助校錄

此卷爲婺源齊學裘手稿本。前歲偶於金陵莫愁一小肆中收得之。所紀爲咸豐十年夏忠王李秀成入蘇州時事。雖屬見聞瑣屑。要足以資譚助。廣異聞。亦治太平天國史者之絕好資料也。學裘字子貞。號玉谿。工詩。善書法。晚歲寓居上海。與劉熙載毛祥麟等。時相唱酬。予在金陵。曾見其手書詩稿數冊。塗乙不易辨識。且聞諸爰居閣。學裘詩集已刊行。肆主索值昂。未及收取。後遂不可踪跡。爲可惜已。學裘父彥槐。嘉慶間進士。以庶吉士散館。選金匱知縣。著治績。罷官後。僑寓荆谿。精鑑藏。有雙溪草堂詩文集行世。此編所稱不忍拋棄先人手澤。又有直往宜興訪諸弟妹消息之語。是其證也。錄中又稱其壻于漢卿。居通州石港。旋往依之。其後漢卿徙居泰州。學裘復自吳門前往。予檢東臺陳百生(寶)遺集。有于漢卿(昌遂)招遊養志園。雨不果赴。朱曼君蔣太璞用東坡東湖詩韻聯句。次韻和之。及懋平山堂。復過養志園。再用前韻。示心泉和尚。并柬于八漢卿之作。又齊玉谿文招遊蜀岡看梅花。卽次見示詩韻云。花事在何處。城西亂石岡。相將隨逸老。迤邐踏春陽。行步天風健。笑聲年少狂。流光搏控得。莫使去堂堂。劫後種梅樹。居然長過人。年年揩老眼。一看歲華新。淡處添生色。香中悟夙因。漫言枝磊砢。蓓蕾尙童眞。此亦足略窺學裘之風趣。與其避居江北後之行跡。適瞿兌之先生索爲錄副。備載中和月刊。客居求學裘詩集及婺源志乘不可得。爰就所知。附識數語。以便循覽此編者之參攷云。癸未春分前三日。龍沐助識於金陵寓齋。

咸豐十年庚申四月十二日。余寓吳門友來巷。西寇逼近省城。卽遣富文堂姪。平福家人。護送兒子功成出城。尋張蘭

坡借去避難之船。予待船來。再携眷出城。是日同家弟學斗同訪周孝伯(閑)大令於元妙觀公館。杳無蹤迹。早已遁去。回至茶室吃茶。薄暮各歸寓。予住友來巷。三弟住臨頓路。相去五六里。是日日色照耀粉牆紅如血。夜間月明如晝。槍砲無聲。思成兒不寐。坐以待旦。正欲袖携文契錢洋。挈眷徒步出城。詎料髮賊四鼓入城。巷門洞開。賊如螻蟻。排隊而進。予急命眷口避處間壁輪夫家矮屋中。予携錢三百文。囊子數十枚。一撮金課書一本。扶杖出門。帶小童阿喜。持傘隨後。行過三家門面。後來一賊。年才二十餘。面白神和。問予何往。作何生活。予謂之曰。小老平日代人起課爲生涯。欲出城尋活計耳。賊微笑而去。至西巷門口。遇一白面紅衣賊。乘白肥馬。群賊擁之而行。問予盤門何處去。予指其路。向西北而行。予欲隨之去。以便出城。其馬行甚速。追之不及。因至王府基。見墳林中男女避地者衆。予謂之曰。此非樂土。宜早出盤門爲是。衆諾。群趨西北而去。予扶杖徐行。聞一賊呼予止步。予回顧。見老少二賊。手無寸鐵。比肩而來。至予前。詢予作何事業。予曰。小老起課爲生。問予袖中何夾帶。予出錢三百枚予之。不受。又出課書示之。點首而去。阿喜逸去。不知所在。時已將暮。側身入一大宅後門。由厨屋到樓房內廳花廳客館。燈彩陳設。一無所缺。寂無人聲。予徘徊其中。倦則隱几而寢。天已暮。步至後堂。登樓入房。見是新嫁娘三朝鋪設。羅帳繡衾。合歡雙枕。香氣襲人。菓盒一堆。開尋茶食。飽啖一餐。惜無茶飲。于是置書錢囊于於檯端。登床攤衾而睡。天才曉。聞人聲。遂起。袖書錢。携藤杖下樓。出至大廳。木匠三人。似舊相識。見予駭曰。老爺捨己屋而居此大屋。賊一到。索君財。將何以報。速去。毋少留。予問曰。汝將何往。曰。此屋主人交我看守。予取予被服。出城避賊去矣。予曰。善。我亦從汝出矣。結伴而行。行未里許。遇一羣人從盤門齊門來者。曰。門有賊守。不能出矣。予回至干將坊巷。見一水船柴房有小樓。予遂登樓。坐草鋪。食菓菓。見一人携一幼子探頭而上。予以手招之來。同坐草榻。詢之。云。我有子四人。三已被擄。妻亦被擄。携一幼子七歲。尋被(案當爲避字之訛)難處。予分菓菓與其幼子食。食罷而去。少頃。又見一人來上樓。耳語云。此樓是已產。平日賣柴水爲業。賊來將妻擄去。夜宿林木中。朝來取食。旋將樓門蓋下。壓一大米甕。于是取角黍十枚。分我五枚。予曰。素不食冷物。我有菓菓充飢。汝自飽啖爲是。水夫問予公館何處。予告之。問其姓名。曰吳桂山。且約其將水船留與予坐。得聞出城。同至江北。相依爲命云云。水夫欣然。自臥樓板上。讓榻於我。是

夜城中四面火起。對河聞賊索人金帛。喧嘩之際。投河而沒。只聞貓叫。不聞犬吠。予依窗而望。爲之心慘。日間樓下有賊搜索。幸未上樓。故兩人安寢一宵。至四更忽然心動。急起招水夫起來。戒之曰。此樓不可再宿。快送我回家。水夫諾之。遂啓樓門。兩人乘月而返友來巷。途中見屍橫臥在路。紆道而行。甫到家喚門。老僕張元小童阿起開門。老篋陳氏潛處隣家。與老嫗聞予回。遂安置予於對門小屋房中。煮粥以食。云昨夜同結女伴出城。城不得出。復回本巷。小婢如意已被擄去。明晨早起。見賊往來人家搜索。不啻千百。幸無凶器在手。不敢傷人。皆忠賊之惠政也。十五夜二更半後。予命老轎夫。將家藏飯米三十餘石。分送本巷前後小巷窮苦之家。每家三斗。汝亦分去三斗。吃完再取可也。轎夫曰。老爺自己不要喫飯。盡數與人耶。余曰。汝有所不知。毛賊安城後數日。必要各家來打糧。米少猶可藏匿。多蓄必至一粒無存。汝除分派之餘。尙存若干倉內。曰。八石有餘。予問汝取幾何。曰。五石。予曰。事敗矣。汝只一間小屋。蓄米五石。賊見之斷不留存一升。快快分置他處。轎夫唯唯而退。嗣後未十日賊果來打糧。轎夫家蓄米盡數打去。獨我家園內之米。居然獨存。故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出城未絕糧也。半月後。老轎夫與長子次子皆被擄。其妻與幼子幼女猶在故居。一日。白善橋大士閣火起。賊將大士法身拋在廁中。有人捧出洗淨。仍置閣下。燒香者依然絡繹不絕。一日三弟來訪兄。同去閒游大富人家。入其門。闖其無人。登其堂。燈大如缸。入其室。四壁輝煌。上其樓房。床嵌八寶。席鋪三層。四面玻璃。中描秘戲。房廊曲折。恍似迷樓。坡公詞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登斯樓者。殆有感於斯詞。三弟婦。程辛田先生之女。生一子。時七歲。髮賊入城。弟婦死難。屍骨無存。獨携幼子流離賊館。幸遇文職賊官。詢弟世家之後。頗知先子文名。故另眼相看不派苦役。日刈馬草。夜打一更。準携子同居。故未父子離散。三年克復。得保舊居。幸矣。時交七月。安處天空海濶之居。忽來毛賊二人。請予進館。與金陵某先生彈琴詠詩。爲文字交。幸勿見却。予以老眼昏花。不見寫字。空養廢人。於爾館何益。蓋善言辭謝爲荷。二賊唯唯而退。越兩日。四人忽來。予見其入門。便從夾巷逸出。潛身對門小樓屋簷之下。詎料毛賊見之。訝爲妖。一賊曰。殺之可乎。一賊曰。不可。一賊曰。推死可乎。予大呼曰。予偷生數月。不如推死爲快。語未畢。將我推墮下樓。瓦片無數墮落。如有人扶我置坐井闌之側。毫無所苦。面不改色。心仍如如不動。二賊從梯下樓。見予毫髮無損。曰。此真老妖怪。不殺不可。一賊

尋一石春予腦骨。骨不損。忽見一老長毛進屋。將二賊各批兩掌。大罵死罪難容。安民已久。何得混至人家石春老人乎。稟知侯王。死在頃刻。二賊抱頭鼠竄而逝。予亦從容散步而歸。古人云。死生有命。我命不死。賊亦無如之何。八月間予在天空海潤之居彈琴。忽來南京人爲毛賊者六人入予室。兩賊把門。四賊入室。喚七十七歲陳老媽進去。予恐老媽受其荼毒。謂賊曰。有話向予說。勿對七十歲老媽說。老媽耳聾。不董人事。賊遂呼予進。予時懵懂。不懼長毛。遂大步而入。至內書房。賊索予金。余曰。予本無金。卽算有金。陷城半載。老兄弟早已運去。爾來遲矣。賊怒。先鞭老媽之背。媽啼。予大聲叱之曰。忠王安民已久。安得如此猖狂。不遵王命耶。賊愈怒。遂以小麻繩縛予左大指。繩頭牽過軒梁。一賊抱予身。一賊牽繩下縫。誰料予身重。賊抱不起。正當危急之際。忽聞廳堂衆人呼嚇之聲。四賊皆遁去。予解繩束。同老媽出堂前。不見一人。到大門口。詢之對門鄰叟。始知隔壁毛公館之阿媽。來門房取火。一賊拉之進廳堂。阿媽大呼救命。適逢巡街毛賊一群。過門聞喊叫聲。遂奔入。見賊拉婦。鐵練鎖之曳去。內外五賊聞聲逃遁。得免此厄。從此以後。安穩度日。彈琴讀書。夜眠達旦。無異平時。一日出游。途遇一髮短頭陀。熟視不已。問予曰。先生可是姓齊。予曰。然。師何以知之。曰。我是甯國祠山廟中住持僧耳。某年齊先生薄暮到山。屈宿一宵。蒙賜香金四餅。竟忘之耶。予遂延至家。細談來歷。僧唏噓下涕曰。小廟十三人皆被殺。僅留小僧。被擄到此。心欲回廟。不知路程。請先生指迷。予教其出胥門。到東洞庭。再到湖州起岸。便抵甯國矣。待時而動。萬勿造次。僧謹諾拜謝而去。楊敬之者金陵刻字人也。其父爲小吏。被賊所戕。子膺世襲雲騎尉。代子刊書三年。歸至家。便爲長毛擄去。來吳門。訪予友來巷。持大家收藏名畫古帖古藝皮衣見貽。予歎曰。自家收藏金石書畫玩器書板帖石。陷在危城。皆非我有。何敢妄想他人之物。快快持去。楊笑曰。我一身難保全。要此何用。因先生嗜古。借花獻佛耳。言罷而去。無錫東庭張某。爲村中訓蒙先生。多男不能養活。遣其幼子十二齡名壽康。爲我書童。日供磨墨伸紙之役。人甚勤謹。予甚愛之。長大薦其服事吾友爲宰者。得財退役服賈。開布店。在東庭鎮。賊擄至吳。特來請安。見予下淚。予告之曰。君子素位而行。旣素患難。必要行乎患難。得間而逸。方保無虞。速去毋少留。恐爲毛賊所側目也。一日來一世家子。方面大耳。年二十餘。從者十餘人。屏退左右。令坐門房伺候。與予書室對榻而談。云素仰芳名。來吳訪問半月。今才得見一面。幸矣。詢其姓

氏里居。笑而不答。但言一家四十餘口。盡死於賊。一身被擄。封爲大官。總領萬人。忍辱不死。將有爲以復讐耳。先生胡爲不早避地而陷於此乎。余告之亂前有船。被友人借去不還。故遭此厄。某曰。無憂。先生要往何方。小子當遣護將送之出。大江南北。皆無阻碍。余爲死守先人手澤。不忍離去答之。見予筆筒中有退羊毫。愛之。予遂贈其二枝。袖之而別。後雖杳然。時九月間事。一日。三弟來談。同往干將坊巷茶舖中。見春桃當釺沖開水。春桃者。吾故人黃穀原先生之使女也。醜貌而慧心。閉藏俞姑娘於密室。不與賊見面。自己開茶舖。奉養主母。真義婢也。三弟曰。弟幼時好射龜爲箭的。龜死無數。毛賊入城之前。弟以金銀首飾真珠寶石。藏于陸氏廢園牆脚亂石堆下。一日。龜出望天。有二小長毛見龜。遂捉之。龜入亂石。爬石尋龜。龜遁不見。而金珠寶露。小賊取之去。豈非射龜之顯報哉。又云。弟至一古寺中。見許多毛賊將厝棺劈開。擊出死尸。豎起靠牆。排列人立。見一少女尸。渾身綿軟。玉貌如生。置坐牆根。群賊戲弄不已。亦一奇觀也。兄弟兩人。行至瘟將軍廟前。見瘟將軍紫面頭顱。梟首懸於旗竿之上。入東禪寺。見衆佛像破肚斷臂。斬頭切脚。縱橫塞途。象教之衰。一至於此。佛猶如此。人何以堪。行至元妙觀三層寶閣。閣板無存。玲瓏如鳥籠。柱礎打碎拋去。衆柱懸空不倒。亦一奇也。回過干將巷。四月避賊之柴房小樓一片焦土。水夫吳桂山不知何處去矣。十月初旬。新長毛到。友來巷亦來打館。予移寓大石頭巷。與賊官蘇福省知府之職姚某（姚係候補知縣。爲賊所用）衙門間壁。後園短牆相通。聞其內眷將假拌難民出城。姚亦思借差事出城。逃遁遠方。聞說窮悍毛賊將入城。城中不可久居。適逢舊鄰蔡允三。向在吉中丞標下當馬兵。現爲賊中護將。勸余出城。免受惡賊所害。心然其言。猶不忍拋棄先人手澤。還想官兵恢復。得保書帖板石。延至十一月冬至後。微雪霏霏。天寒歲暮。竟無恢復之師。難守先人之澤。不得已。決計出城。蔡允三先賄閩門守城賊將。兩擔蕪袋。本洋三元。難民一名。大錢七百元。早晨携杖。擊破羊蕪袋彩色洋盤一面。爲墊坐用。籬室提梳盞銅鍋一籃。朱三太提自己被服。陳老媽提自己被服。蔡允三趙長子各挑一擔。蔡即叱之曰。此老兄弟之親眷也。無須留。始得脫身而出坎。城門洞曲折彎環。僅容一騎。賊兵入城。據鞍顧眄。魚貫而進。予同眷口從馬腹旁邊措出。出城一望。盡是賊兵敗績而回。司空見慣。毫不驚惶。至湖田上。蔡允三打館處。安

住玻璃套房。床帳被褥。無物不全。安置行李。飽飯出游。一雙雞民。居然出難。豈非天佑。回思六月籬室大病。日飲茶二壺。竟能全愈。予遭賊厄。居然不死。賊中無錢可措。忽得林氏乳娘寄頓十元本洋。籬室同朱三太做點心。奴媽出賣。日得利金五六百文。足敷日用。曾見賊目娶婦。亦行親迎之禮。新郎黃巾紫頭。身穿藍色繡袍。黃馬褂。旗傘數百面。鳴鑼鼓吹。從者紅巾乘馬。數十百人。又見送禮者。豬羊雞鴨魚乾菜水菓。各置八仙桌上。兩人擡一桌共十面。送到置之廳堂。連木桌都收。見見聞聞。無一不怪。予往湖田一月。吳人趙長子。得一常州大部排頭船。遂携籬室朱三太陳老媽唐文學。文學者。包巢仙琴友之弟子也。包爲道士。文學素來相識。到湖田奉母而居。事我殷勤。相依爲命。其母命文學送我過江。故携之同行。又帶允三之室人出坎。允三所托也。又趙長子夫婦兩人。趙妻任氏。家陽湖東州村。故同舟共到東州村度臘。先到繁背村上岸。籬室算清船錢飯賬。約八千文。是夜住任家支祠。明日到東州村。寓任金寶家。租其叔房二間。金寶之伯孝廉。杜門不出。籬室于是買三牲紙錠村酒。祭祖先。請房東。歡喜無量。同慶出難。一路平安也。排日鄰家招飲吃年飯。明年辛酉正月元旦。村人紅帽拜年。無異太平時節。人日寫書二封。託唐文學持書渡江。一致通州石港于壻漢卿寓。詢兒子功成消息。一致伍佑場王壻仁庵。詢其近況。俾兩壻知予消息。免掛慮也。予時川資已罄。只剩一貫青蚨。故盡數與文學爲川資。文學欣然而往。真義士也。予携金寶。買一小舟。借房東白米三斗。直往宜興。訪諸弟妹消息。行至半途。聞賊過兵。舟人不敢行。予笑曰。賊中怕賊。一步不可行矣。速去。有我在。庸何傷哉。舟人唯唯而進。明日至和橋鎮。見予醬園鹽店。燒去十分之七。遇張木匠。問友朋皆流離四散。到徐老嫗家。見其女白大。已長成。尙無恙。未爲毛賊所擄。見族叔達夫。臥病在床。昏迷不省人事。詢弟妹消息。徐嫗云。去夏見一次。今皆逃亡在外。不知下落。問城可進否。曰。不能。飲一盃炒米湯別去。回至東州村。作亂後歸家訪問弟妹消息。五古一長篇。皆紀實也。唐文學平福從石港場來。接漢卿壻書。知成兒在彼讀書平善。接予快渡江避地。勿遲遲也。寄予川資開發過江。給文學川資四千文。以酬勞也。予託文學送陳媽回無錫故鄉。給洋五元爲路費。寄允三之室人於任金寶之母家。致書允三。囑其自爲安置。因其少婦過江不便。恐有不測。難對故人。予帶籬室陳氏并朱三太平福過江。文學送至江頭而返。到石港。船泊北莊。漢卿迓予笑曰。岳父辛苦賊中來。予笑曰。三生石上再來僧。見吾兒功成雀躍。

來前。笑不絕口。吾女見予。顏容憔悴。遭難情形。嗚嗚下淚。漢卿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留住花園。喜可知矣。少湘六瀝皆來稱賀。俄頃張蘭坡來。見予面帶慚色。爲借我避難船。一去不還。陷我賊中之故。予亦置之不問。萬事歸之天命。概不尤人。了却一重公案。吾鄉施魯堂在石港開木業。知予來石便來招飲。成兒要讀文選左傳。苦無其書。魯堂聞之。便以二書贈吾兒。真高誼盛德。令人感不去心。成兒相別一年。尙未完篇。予自教其作文。二課完篇。因作時文二十餘篇以示之。任金寶自幼吃苦。爲人牧牛種田捉魚。學裁縫被責。不能受師荼毒。逃去。爲少林寺僧收下。教其拳勇刀鎗劍戟。師沒回家耕作。求予提携。願當兵勇。爲國家出力。余壯其言。奇其技。遂寫書四封。薦到上海李營。衝鋒打仗。屢得戰功。得守備官職。賊平。退而歸農。閑爲拳師授徒。採草藥爲傷科。竟能自成一家。爲一村柱石。金寶有妹。年十八。予爲媒。嫁與徽州人洪姓。在石港洪家典中爲夥計。年二十。品貌甚偉。連生四子。甚相得也。朱三太年四十餘。無夫無子。無以爲家。憑媒說合。嫁與石港賣貨囊者。年近六十。衣食盈餘。吳門克復。余來溧陽戴埠山中。修理墳墓。重入吳門。搜求帖石房廊。途遇蔡允三。神氣健旺。皆大歡喜。又見其室人與其岳母同行友來巷中。越一日北寺前見唐文學。開木器店。奉母并姊同居。留余住一宵。快談半夜。明日。途中收一難孩七歲。無錫人。載之歸泰州于壻寓中。命名添壽。養至十三歲。予携至上海也是園中。代應敏齋觀察刊校陳龍川全集。蔣劍人文集。逾年。添壽爲人誘騙。竊洋一元逃去。七年後。方石來過揚州。訪予於地官第。云。添壽現在丹桂茶園唱戲。爲武小生。師父月給洋五元爲零用。添壽囑石來勿對予言。亦一奇也。石來方姓。本名嘉進。父在松江與人合開古棧。沒後遭兵亂。繼室與子嘉進。俱爲鎮江人剃頭爲業姓楊者。計姦其母而得其子房屋傢伙物件。開古玩店。余因買嘉進海浮石。錢已收。石已下船。楊回店。責嘉進賤賣浮石。撻之流血。復携嘉進至茶舖。向余找錢。余見嘉進流血啼哭。心疑。問嘉進里居姓名。嘉進曰。我姓方。他姓楊。父死兵亂。被其計取繼母。占我房屋家財。尙有寡姊在城。我年九歲。終日被其打罵。我母亦遭其荼毒。屢訴吾姊。姊曰。姊夫已死。無人幫助。若要打官司。一無錢。二無脚力。況楊日與差役爲好友。有冤無伸處。候弟長大。再圖復讐可耳。浮石三塊。皆我父之物。我無鞋穿。要賣此石。可得鞋着。楊見我有五百文錢。遂劫之去。痛打不已。還要着我向老太爺找價千文。無則要打死云云。時楊在樓下吃茶。方在樓上訴冤。茶客同聲說。

楊本係棍徒。姦人妻。打人子。占人財物。如此凶惡。令人髮指。余時與華亭縣張古愚大令幕中諸友茶叙。聞其言。見其狀。大爲不平。予遂大聲疾呼。毛賊已滅。尙容此等惡賊害人耶。遂携方嘉進進衙門。當官訴冤。蒙吾友張大令明鏡高懸。飭差追楊到案。將方嘉進交地保收管。日給之食。楊聞風逃去。余不能待。遂別古愚而就敏齋之聘。到上海也是園兩月。忽見張大令差役帶方嘉進持書而來。知事已斷定。二年後交出樓房還嘉進。因籌押租錢四十千文還房客。年滿出屋。交還清業。嘉進不願在松江學生意。恐爲楊害。情願來從余讀書習字。故送來交我教養。即時收留方嘉進。寫書奉復致謝。遂命成兒教其書字。命名石來。越一年。華秋江開書坊於北門。來園售書。見石來。愛之。向余乞石來爲弟子。學習書坊生理。余諾之。遂辦酒席墊敬。託毛凌霄友人送石來進店。拜師請酒。代我作主人。三年學成。師沒店閉。石來另自幫人。樓屋追回。另招租戶。此亂後之餘事。今因記出難而并及之。不覺言之煩也。光緒二年五月初十日。余寓揚州地官第隨安室。偶與方箴翁都轉世夫人談落難時事。箴翁囑作吳門出難記。爲節略。要代作記。傳之於後云。婺源玉谿齊學衰記。時年七十有四。

予出難時。聞人言。城中收戶局。共收過八萬九千五百餘人。城外亦相等。皆饑病而死。非死於兵。吁。可謂浩劫已。同治十一年。林乳娘來上海。送其子學習銀匠。到余寓。簞室款留數日。還其寄頓本洋拾元。林氏歡喜而去。十三年。鰥孫生。新婦李珏。倩林乳娘乾帶二年。給其工錢三十五千文。

訓真書屋遺稿出版

貴筑黃侍講國瑾爲光緒初年清流之一遺著久已淪落近由紫江朱氏覓得印行允爲珍籍定價十元國立華北編譯館代售特此鄭重介紹

談 胡 雪 巖

一
士

杭人胡光墉（字雪巖）以商業稱霸。名著中外。聲勢烜赫。至光緒九年癸未。所業倒閉。舉國震動。實距今年癸未六十年前一大事也。其人雖以失敗終。溯其生平。要爲一非常之人物。其盛衰之際。令人興感。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癸未十一月初七日云。「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設阜康錢鋪忽閉。光墉者。東南大俠。與西洋諸夷交。國家所借夷銀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陰西征。軍餉皆倚光墉以辦。凡江浙諸行省有大役大賑。事非屬光墉若弗克舉者。故以小販賤豎。官至江西候補道。銜至布政使。階至頭品頂帶。服至黃馬褂。累賞御書。營大宅於杭州城中。連亙數坊。皆規禁鑿參西法而爲之。屢毀屢造。所畜良賤婦女以百數。多出劫斂。亦頗爲小惠。置藥肆。設善局。施棺衣。爲醴饗。時出微利以餌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稱門生者。其邸店徧於南北。阜康之號。杭州上海寧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萬計。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爭寄重資爲奇贏。前日之哺。忽天津電報言其南中有虧折。都人聞之。競往取所寄者。一時無以應。夜半遂潰。劫攘一空。聞恭邸文協揆等皆折閱百餘萬。亦有寒士得數百金託權子母爲生命者。同歸於盡。今日聞內城錢鋪曰四大恒者。京師貨殖之總會也。以阜康故亦被擠危甚。此亦都市之變故矣。」初十日云。「作片致介唐。屬代取見銀。以今日聞四恒號將閉。山西人所設滙局皆被擠危甚也。使諸肆盡閉。京師無富商大賈。外內貨貝不通。劫奪將起。司農仰屋之籌益無可爲矣。」略述胡氏之爲人。北京當阜康號倒閉時之景象。亦於斯可見其大致焉。（李謂杭士大夫尊之如父。蓋不免過甚其詞。日記中對杭人每好輕詆。頗有浙東西畛域之見。又日記同治五年丙寅四月二十三日言及胡事云。「張某。邑之大魁。庚申辛酉間。與杭人胡雪巖。操奇贏。各挾術相欺詐。銀價旦夕輕重。或相懸至數百千萬。錢法以之大壞。商賈遂共煽惑爲觀望。主軍需者至持餉不發。胡倚故巡撫王壯愨。而張與前知府懷清曜。益樹勢傾軋。越事之敗。實由兩人。……胡雪巖者。本賈豎。以子母術游貴要間。壯愨遂以聚斂進。自守杭州至撫浙。皆倚

之。遂日驕侈。姬侍十餘人。服食擬于王者。官亦至監司。左宮保初至。欲理其罪。未幾復寵。軍中所需。皆倚取辦。益擅吳越之利。杭之士夫有志行者皆賤之。不肯出共事。故益專。其材蓋出張某上遠甚。……亦牽連記于此。以驗其他日之敗。」可與癸未所記合看。蓋李于十餘年前已言其必敗矣。」文協揆。謂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文煜。素有富名者也。給事中鄧承修劾文煜存阜康銀號銀數至七十餘萬之多。請飭查明確數。究所從來。據實參處。十九日奉諭著順天府確查具奏。順天府兼尹畢道遠府尹周家相查覆。奏稱查核阜康號票根簿內有聯號開列銀四十六萬兩。第一號上注明文字字樣。除前江西布政使文輝呈請究追阜康銀款十萬兩稱由文煜代爲經手外。其餘三十六萬兩簿中祇注文宅字樣。云云。二十五日奉諭著文煜明白回奏。文煜奏稱由道員升至督撫。屢管稅務。所得廉俸歷年積至三十六萬兩。陸續交阜康號存放。云云。二十六日奉諭。「所奏尙無掩飾。惟爲數較多。著責令捐銀十萬兩。卽由順天府向該號商按照官款如數追出。以充公用。」文煜歸於財。此外尙尚多。以追銀十萬兩歸公了事。不予深究矣。」又有前駐藏幫辦大臣錫縝。以報捐八旗官學用款。請將阜康商號存銀萬兩飭追歸公。於十二月上奏。初九日奉諭。「所奏殊屬取巧。著將原摺擲還。」給事中鄭溥元劾錫縝前在戶部與姚覲元董僑翰啓續等表裏爲奸。家稱巨富。請派員查參。云云。十四日奉諭。「錫縝久經告病開缺。已往之事。姑免深究。惟該給事中稱其任意瀆奏。實屬咎無可辭。錫縝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所稱告病未經銷假人員應否呈遞奏摺之處。著該部查明具奏。」二十五日諭。「錫縝著照兵部議降四級調用。不准抵銷。並折罰所兼世職半俸九年。免其降調世職。至告病人員。雖據查無不准遞摺明文。惟究於體制未合。嗣後凡告病未經銷假者概不准自行遞摺奏事。」其事亦可附述。姚覲元輩昔爲戶部司員。官至司道。上年壬午閏敬銘任戶部尚書後。以在部舊事被劾褫職。錫縝亦曾官戶部司員者也。」

胡受左宗棠知遇器使。籌餉購械。左氏深資其力。（爲借洋款。以助西征。亦中國外債史初期可特書者。光緒三年五月左氏奏明借定洋款。係由滬豐銀行借銀五百萬兩。每月一分二厘五毫起息。）屢經奏獎。俾邀異數。其稱道之詞。見於奏議者。如同治五年十一月附陳胡道往來照料聽候差遣片。謂「道員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從前在浙歷辦軍糧軍火。實爲緩急可恃。咸豐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運糧。兼備子藥。力圖援應。載至錢塘江。爲重圍所阻。心

力俱瘁。至今言之。猶有遺憾。臣入浙以後。委任益專。卒得其力。實屬深明大義不可多得之員。惟切直太過。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誠。招忌之故。同治十年九月辦理糧餉各員請獎片。謂「布政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設局上海。購運西洋軍火鎗礮。轉運東南協餉。每遇軍用艱鉅餉需缺乏之時。不待臣絨緘相商。必設法籌解。以維大局。」同治十二年四月請賞道員胡光墉母匾額摺。謂「浙江紳士布政使銜在籍福建補用道胡光墉。經臣奏派辦理臣軍上海採運局務。已逾八年。轉運輸將。毫無缺誤。臣軍西征度隴。所歷多荒瘠寒苦之區。又值頻年兵燹。人物彫殘殆盡。本省轄境。無可設措。各省關欠解協餉。陳陳相因。不以時至。每年准發足餉。先猶以兩月爲度。繼則僅發年杪一月。而猶虞不能如期收到。轉散各營。每年歲事將闌。輒束手懸盼。憂惶靡已。胡光墉接臣預籌出息借濟絨贖。無不殫誠竭慮。匪勉求之。始向洋商籌借巨款。格於兩江督臣非體之議中止。繼屢向華商籌借。均如期解到。幸慰軍心。去冬華商借款不敷。胡光墉勉竭已資。並勸各親友助同出借。計借十萬兩。以副期限。不取息銀。其力顧軍需深明大義如此。上海爲洋商會集之所。泰西各國。鎗礮火器。泛海來售。競以新式相耀。臣於閩浙總督任內。飭胡光墉挑擇精良。不分新舊。惟以便利適用爲要。嗣調督陝甘。委辦上海轉運局務兼照料福建輪船事宜。胡光墉於外洋各器械到滬。隨時詳細稟知。備陳良楛利鈍情形。伺其價值平減。廣爲收購。運解軍前。臣軍實資其用。其購到普洛斯後膛螺絲開花大礮及後膛七響洋槍。精巧絕倫。攻堅致遠。尤爲利器。各軍營競欲得之。而價值並未多費。其孜孜奉公如此。同治十年。奉伊母胡金氏之命。以直省水災較廣。捐製棉衣一萬件。嗣復添製棉衣五千件。並捐牛具籽種銀一萬兩。以津郡積潦未消。籽種不齊。續捐足制錢一萬串。以助洩水籽種之需。此外辦運浙江賑米。奉委採辦閩米。運送上海。裝載赴津。迭經直隸閩浙督撫臣先後奏明在案。去年臣以甘肅苦寒。兵燹之餘。百貨昂貴。種棉織布之利。土民向所不諳。無衣之患。甚於無食。而邊地降雪最早。每值嚴寒。凍斃者所在皆是。現值餉需奇絀。勢難分兵勇禦寒之具。徧惠寒民。因念江南布棉價廉。人多好義。爰檄飭該道勸捐棉衣。並許俟集有成數專摺請獎。旋據該道稟稱。伊母年屆七旬。屢飭該道毋以宰割爲壽。令將平日節縮所存。捐製加厚加長棉衣二萬件。以給邊荒窮窶。並親率家屬。逐件按驗。其有製辦未善者。立令更換。該道又另勸捐棉衣褲八千件。均於去年七月間運交臣軍後路糧台。轉解前來。臣去冬轉飭散給。所全甚多。」又光

緒四年三月胡光墉請予恩施片。謂「浙江在籍紳士布政使銜江西補用道胡光墉。上年聞陝省亢旱成災。饑民待賑孔亟。擬捐銀二萬兩白米一萬五千石裝運赴漢口飛挽入秦。臣因道遠運艱。飭改捐銀兩。茲據稟稱改捐銀三萬兩。共捐實銀五萬兩解陝備賑。即前截留備購東洋米之洋款三十萬兩。亦已改銀輕賞到甘。並據該道呈開。捐輸江蘇沭陽縣賑務制錢三萬串。捐輸山東賑銀二萬兩白米五千石制錢三千一百串。又勸捐新棉衣三萬件。捐山西賑銀一萬五千兩。並捐河南賑銀一萬五千兩。祇因目擊時艱。念災民飢餓流離之苦。竭力捐助。不敢仰邀獎叙等情前來。臣維胡光墉自奏派辦理臣軍上海採運局務。已歷十餘載。轉運輸將。毫無遺誤。其經手購買外洋火器。必詳察良楛利鈍。伺其價值平減。廣爲收購。遇泰西各國出有新式鎗砲。隨時購解來甘。如前購之布洛斯後膛螺絲開花大砲。用攻金積堡賊巢。下堅堡數百坐。攻西甯之小峽口。當者辟易。上年用以攻達板城。測準連轟。安夷震懼無措。賊畏之如神。官軍亦羨爲利器。爭欲得之。現在陸續運解來甘者。大小尙存數十尊。後膛馬步鎗亦數千桿。各營軍迅利無前。關隴新疆速定。雖曰兵精。亦由器利。則胡光墉之功實有不可沒者。至臣軍餉項。全賴東南各省關協款接濟。而催領頻仍。轉運艱險。多係胡光墉一手經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籌維。借湊預解。洋款遲到。則籌借華商鉅款補之。臣軍倚賴尤深。人所共見。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績。實與前敵將領無殊。臣不敢稍加矜詡。自蹈欺誣之咎。亦何敢稍從掩抑。致負捐助之忱。茲就胡光墉呈報捐賑各款。合計銀錢米價棉衣及水陸運解腳價。估計已在二十萬內外。而捐助陝甘賑款。爲數尤多。又歷年指解陝甘各軍營應驗膏丹丸散及道地藥材。凡西北備覓不出者。無不應時而至。總計亦成鉅款。其好義之誠用情之摯如此。察看紳富獨力呈捐。無如其多者。」由此三奏所云。左對胡之知賞倚重與胡之功狀可觀矣。

其見于左氏書牘者。如王申(同治十一年)答楊石泉。謂「胡雪巖。商賈中奇男子也。浙人始譽之。近亦無甚議論。」又見于家書者。如乙丑(同治四年)三月與孝威(其長子)。謂「胡雪巖人雖出於商賈。卻有豪俠之概。前次浙亡時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辦賑撫。亦實有功桑梓。外間因請託未遂。又有冒領難民子女者被其峻拒。故不免有蜚語之加。我上年已有所聞。細加訪察。尙無其事。至其廣置妾媵。乃從前杭州未復時事。古人云。人必好色也。然後人疑其淫。謂其自取之道則可耳。現在伊尙未來聞。我亦未再催。爾於此事。既有所聞。自當稟知。但不宜向人多言。致惹議論。」

可與同治五年奏片所陳招忌一節合看。左氏排物議而器使之。倚以集事。可謂能度外用人者已。至胡以好色貽譏。其後來商業上之一敗塗地。亦頗因奢淫之故也。

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傳胡于貨殖。據云。「同治間足以操縱江浙業爲外人所信服者。光墉一人而已。浙人。字雪岩。初學賈錢肆中。一日突有人來。謂爲湘軍營官。饑弗繼。欲假二千元。適主事者咸外出。唯光墉留。貿然許之。約翌日至取資。踰時衆歸。聞而大譁。主者立逐之出。然亦敢毀約。越日其人來。如數以貸。未浹旬。竟携資來償。本息弗絀。唯問前慨假我資者。乃一少年。今何不在。肆人詭以病對。時光墉已潦倒甚。偶踽踽行河上。忽值是人。問子病當瘥。對不病。曰不病何狀若是。對無業故憔悴。其人大詫。語以肆人語。光墉亦傾告前事。曰是則我害子矣。遂延致軍中。爲易衣進餐。謂自得資給諸卒。皆踴躍赴敵。遂克近邑。今我有資十萬。皆得自賊中者。固不足告外人。欽子誠實。且坐吾累。願以資貸子設肆可乎。欣然承之。自是左軍所至。勢若破竹。浙東西及八閩皆定。諸將既得賊中鐵貨多。而克城皆置局權稅。釀入亦豐。莫不儲之光墉所。及宗棠北伐回捻。又檄令購運軍食。其時肆中湘人存資過千萬。乃並治絲茶藥諸業。當大亂新平。舊商零落。乃以豐財捷足。百業並舉。迄同治壬申。私財亦二千萬。乃假洋債。助宗棠出關。時已官道員。遂晉頭品頂戴黃馬褂。然光墉特幸逢時會。非真有奇計雄略。既富顯。唯知奢縱。用人第取先意承志者。老成羞之。肆漸中虧。對洋商屢食言。信譽日墮。不十年所營皆敗。且虧軍需帑。至擬職監追。賓客盡散。姬妾潛逃。祇堂上一衰母耳。憤死。餘一藥肆。爲人所得。仍其舊名。歲給資千餘以贍光墉家而已。從來成敗無若其速者。」亦可備覽。惟千餘所述實不了了。胡早已受知於王有齡。商而且官。聲勢頗張。豈迨左軍入浙尙學賈錢肆乎。

劉聲木(體仁)異辭錄卷二云。「清史而立貨殖傳。則莫胡光墉若。光墉字雪巖。杭之仁和人。江南大營圍寇於金陵。江浙徧處不安。道路阻滯。光墉於其間操奇贏。使銀價旦夕輕重。遂以致富。」王壯愨自蘇藩至浙撫。皆倚之辦餉接濟大營毋匱。左文襄至浙。初聞謗言。欲加以罪。一見大加賞識。軍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則借外債。尤非光墉弗克舉。迭經保案。賞頭品銜翎三代封典。儼然顯宦。特旨賞布政司銜賞黃馬褂。尤爲異數矣。」光墉藉官款周轉。開設阜康銀肆。其子店遍於南北。富名震乎內外。僉以爲陶朱猗頓之流。官商寄頓貲財。動輒鉅萬。尤足壯其聲

勢。江浙絲繭向爲出口大宗。夷商把持。無能與競。光墾以一人之力。壟斷居奇。市值漲落。國外不能操縱。農民咸利賴之。國庫支絀。有時常通有無。頗恃以爲緩急之計。」「先文莊撫浙之初。藩庫欠光墾資二十萬。尙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光墾見。稱述中堂不置。而莫明其爲誰。問之乃湘陰也。笑而遣之。未久光墾以破產聞。先是關外軍需咸經光墾之肆。頻年外洋絲市不振。光墾雖多智。在同光時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譯者每昧外情。且海陸運輸。利權久失。彼能來我不能往。財貨山積。一有朽腐。盡喪其貲。於是不得已而賤售。西語謂之拍賣。遂露窘狀。上海道邵小村觀察本有應繳西餉。靳不之予。光墾迫不可耐。風聲四播。取存款者雲集潮湧。支持不經日而肆閉。」「光墾有銀號一典二十有九田地萬畝。其他財貨稱是。上海杭州各營大宅。其杭宅尤爲富麗。皆規禁籜仿西法。屢毀屢造。中蓄姬妾輩十餘人。先一日光墾由滬而杭。盡呼之集一堂。自私自室出。立即下鍵。予以五百金遣去。不得歸取物。有懷挾者任之。光墾選醜。惟愛幼孀。以爲淫佚恣意之便。本無一人崇尚名節。故一闕而散。毋稍留戀。」「次日光墾將其業產簿據獻於文莊。不稍隱匿。在落魄之中。氣概光明。曾未少貶抑。文莊爲設局清理。令候補州縣二十九人接收各典。皆踧踖莫知所對語。文莊謂此二十九人者曰。諸君學古入官。獨不思他日積貲致富設典肆以謀生乎。收典猶開典也。不外驗貲查帳而已。」「文協撥存款三十五萬。疏請捐出十萬報效公帑。其餘求追。以胡慶餘堂藥肆之半予之。孫子授侍郎。乃文莊庚申同年也。有萬金在其銀肆內。張幼樵學士來書云。子授得失尙覺坦然。而家人皇遽。慮無以爲生計。乞爲援手。亦諾焉。其外京朝外省追債之書。積之可以丈尺計。則一時闕閤中擾亂情形。可想見已。」「前一歲有僧以貲五百元存於杭城典肆。肆以爲方外書名不便。拒而不納。僧以木魚敲於門外。三日三夜。光墾偶過其處。問故許之。及是僧至取款。不與。則敲木魚不止。肆夥笑謂之曰。和尙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敲入。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敲出。不可得也。不得已而以婦人衣褲折價相抵。僧持泣曰。僧攜此他往。誠不知死所矣。揮淚而去。其流毒類如是。」「是時賈商販豎。挾胡氏物出售者。其類不可勝數。罔不顯其奢麗。其屋上雕鏤。室中几案。園內樹石。每易一主。輒遷移以去。至於清亡而未已。」「光墾未幾卽死。其母旋亡。距七十壽筵不足一歲。杭人謔之曰。使母早三月逝。當備極榮哀之禮。此老婦人眞以壽爲戚矣。」「海上花列傳中。黎家鴻卽光墾也。語焉未詳。傳中有女婿朱淑人。今亦無考。然光墾有後嗣。慶餘堂之半仍爲彼

有。營業至今不衰云。」雖間有未盡諦處。而大體蓋頗翔實。（文莊爲劉父秉璋諡。）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十二云。「杭人胡某。富埒封君。爲近今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亦迥非尋常所有。後卒以是致敗。茲就平日所聞者詮次於後。亦足資鑒戒矣。」胡有財神之目。相傳胡幼時作徒於某店。夜臥櫃檯上。半夜忽聞有人聲。急呼衆起。果得一賊。已僵矣。久之始醒。衆詢其故。則叩首言。貧不能自存。故踰垣入。冀有所獲。不意甫入門。卽見一金面神臥於桌上。遂不覺驚駭欲絕。衆乃扶而釋之。咸竊竊奇胡。「胡後爲某錢店司會計。有某中丞者。時以某官候補於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詣其店告貸。衆慢不爲禮。胡獨殷勤備至。且假以私財。某感之。誓有以報。迨後數歷封疆。開府浙江。甫到任。卽下檄各縣曰。凡解糧餉者必由胡某滙兌。否則不納。衆微知其故。於是錢糧上兌。無不託諸胡。胡遂以是致富。」左文襄收復杭州時。胡亦由上海回杭。或有以蜚語上聞者。左怒。胡進謁。卽盛氣相待。且言將卽日參奏。次日胡忽進米十數舟於左。並具稟言。匪圍杭城之際。某實領官款若干萬兩往上海辦米。迨運回杭。則城已失陷。無可交代。又不能聽其變。故只得運回上海變賣。今聞王師大捷。仍以所領銀購米回杭。以便銷差。非有他故也。時東南數省。當淪陷後。赤地千里。左方以缺餉爲慮。得胡稟。大喜過望。乃更傾心待胡。凡善後諸事。悉以委之。胡由愈富。「左文襄西征時。苦軍餉無所出。乃令胡爲貸於某銀行。以七厘行息。左藉此得率軍出關。故不以利重爲嫌。其實此款卽由銀行刷印股票。貸諸華人。以四厘行息。三厘則銀行與胡各分其半也。憶某年銀行之執事人回國。香港諸西人共餞之。半坐。忽一人起而問曰。諸君今日餞某。爲公事乎。爲私情乎。衆曰。自然是爲公事。其人徐言曰。彼爲左大人經理借款。曾告我四厘行息。我昨獲見其合同底稿。乃是七厘行息。何也。執事人色沮。噤不能答。衆亦失色而散。「胡姬妾極多。於所居之室作數長弄。諸妾以次處其中。各占一室。若宮中之永巷然。胡不甚省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銀盤進。盤儲牙牌無數。胡隨手拈得一牌。婢卽按牌後所鑄之姓名呼入侍寢。每夕率以爲常。「胡酷好女色。每微服遊行街市。見有姿色美麗者。卽令門客訪其居址姓氏。向之關說。除身價任索不計外。并允與其父若夫或兄弟一美館。於是凡婦女之無志節者。男子之鬪茸者。無不惟命是聽。而其市肆店號所用之夥友。大半恃有內寵。乾沒誑騙無所不至。遂至於敗。「胡荒淫過度。精力不繼。有以京都狗皮膏獻者。胡得之大喜。蓋他春藥皆係煎劑或丸藥之類。雖暫濟一時。然日久易

致他疾。惟狗皮膏只貼於湧泉穴中。事畢即棄去。其藥性不經由臟腑。故較他藥爲善。然京中他店所售皆僞物。卽有真者。而火候失宜。皆不見效。惟一家獨得秘傳。擅名一時。而有時亦以舊物欺人。僞作新者。故胡每歲必囑其至戚挾巨金入京監製。以供一年之用。所費亦不貲。某年有人於津沽道中遇其戚某。詢以何往。彼亦不諱言。并告以製膏法。惜日久忘之矣。」胡敗後。自知不能再如前揮霍。乃先遣散其姬妾之平常者。令其家屬領歸。室中所有。亦任其携去。所得不亞中人之產。迨後事漸亟。謠言將有籍沒之舉。乃亟擇留其最心愛者數人。餘皆遣去。則所携已不及前。然猶珠翠盈頭綺羅被體也。暨疾亟。其家人并其所留之姬遣去。則徒手而出。一無所得矣。其幸不幸如此。與江浙諸省。於胡敗後。商務大爲減色。論者謂不下於庚申之劫。蓋其時惟官欸及諸勢要之存款。尙能勒取其居室市肆古玩爲抵。此外若各善堂各行號各官民之存款。則皆無可追索。相率飲恨吞聲而已。胡死之次年。值中元節。杭例有孟蘭盆會之舉。有輕薄子故於其居室前設一醮壇。懸蟒袍補服大帽皂靴及煙具賭具諸寓物於壁。旁懸一團扇。題其上曰雪岩仁兄大人法正。見者粲然。怨毒之於人亦甚矣哉。」胡之母享年九十餘。當胡未敗時。爲母稱觴於西湖雲林寺。自山門直至方丈房。懸挂稱壽之文。幾無隙地。自官紳以至戚族。登堂祝壽者踵相接。暨胡歿後。母亦繼歿。則其親友方避匿不遑。到者寥寥。其家新被查抄之命。慮人指摘。喪儀一切。惟務減殺。無復前之鋪張矣。論者或比諸紅樓夢之史太君。洵然。與論曰。綜胡之一生言之。抑亦一時無兩人也。當其受知湘陰相國。主持善後諸事。始則設粥廠。設難民局。設義烈遺阡。繼而設善堂。設義塾。設醫局。修復名勝寺院。凡養生送死賑窮恤貧之政。無不備舉。朝廷有大軍旅。各行省有大災荒。皆捐輸巨萬金不少吝。以是屢拜樂善好施之嘉獎。由布政使銜候選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贈及三代如其官。外人之商於華者。亦信爲巨富。中朝向之假貸。苟得胡署名紙尾。則事必成。至於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舉火者。咸頌胡禱胡不置。嗚呼。何其盛也。及其敗也。此方以侵蝕庫欸被縣官封閉告。彼卽以夥友無良挾貨遠遁告。身敗名裂。莫爲援手。賓客絕迹。姬妾雲散。其後判若兩人。嗚呼。何其衰也。豈生平所獲皆不義之財。故悖入者亦悖出歟。抑務廣而荒。受賂於器。人滿則天概之。故及身而敗歟。梁武帝有言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憾。其斯人之定論也夫。」（又卷四云。「杭胡雪岩盛時。嘗於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錢二百文。一時托鉢之流頌德不置。」）又李伯元（寶嘉）南亭筆記

卷十五云。「浙江鉅商胡雪巖。受左文襄特達之知。賞黃褂加紅頂。遭逢之盛。幾無其匹。後以虧空公款奉旨查抄。文襄再三爲力。脫於文網。未幾鬱鬱而終。冰山易倒。令人浩嘆。胡好骨董。以故門庭若市。真偽雜陳。胡亦不暇鑒別。但擇價昂者留之而已。一日有客以銅鼎求售。索八百金。且告之曰。此係實價。並不賺錢也。胡聞之頗不悅。曰。爾於我處不賺錢。更待何時耶。遂如數給之。揮之使去。曰以後可不必來矣。其豪奢皆類此。每晨起。取翡翠盤盛青黃赤白黑諸寶石若干枚。凝神注視之。約一時許。始起而盥濯。謂之養目。洵是奇聞。胡有妾三十六人。以牙籤識其名。每夜抽之。得某妾乃以其妾侍其寢。廳事間四壁皆設尊彝。略無空隙。皆秦漢物。每值千金。以碗砂搗細塗牆。捫之有棱。可以百年不朽。園內有僮人洞。狀如地窖。几榻之類。行行整列。六七月。胡御重衣偃臥其中。不復知世界內尚有炎塵况味。花晨月夕。必令諸妾衣諸色衣連翩而坐。胡左顧右盼。以爲樂事。或言胡嘗使諸妾衣紅藍比甲。上書車馬。有一臺。高盈丈。畫爲方罫。諸妾遙遙對峙。胡與夫人據闌干上。以竿指揮之。謂爲下活棋。亦可爲別開生面矣。胡嘗衣敝衣過一妓家。妓慢之不爲禮。一老嫗殷殷訊問。胡感其誠。坐移時而去。明日使僮老嫗以蒲包二。啓視之。粲粲然金葉也。妓大悔。復使老嫗踵其門。請胡命駕。胡默然無一語。但撚鬚微笑而已。胡嘗過一成衣舖。有女倚門而立。頗苗條。胡注目觀之。女覺。乃闔門而入。胡恚。使人說其父。欲納之爲妾。其父斬而不予。許以七千圓。遂成議。擇期某日。燕賓客。酒罷入洞房。開尊獨飲。醉後令女裸臥於床。僕擎巨燭侍其旁。胡回環審視。軒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詰旦遣嫗告於女曰。房中所有悉將去。可改嫁他人。此間固無從位置也。女如言獲二萬餘金。歸諸父。遂成鉅富。胡嘗觀劇。時周鳳林初次登臺。胡與李長壽遙遙相對。各加重賞。胡命以筐盛銀千兩。傾之如雨。數十年來無有能繼其後者。與胡敗日。預得查抄信。侵晨坐廳事間。召諸妾入。諸妾自房出。則悉扃以鑰。已而每人予五百金。麾之使去。其有已加粧飾者。則珠翠等尙可值數千金。其猝不及防者。除五百金外。惟所着衣數襲。餘皆一無所有。胡所居門窗戶闔。其屈戌皆以雲白銅鑄鑄而成。查抄後。當事者恐爲他人盜去。悉拔之使下。堆廢屋中。充櫟塞棟。胡旣以助籌軍餉受知於左文襄公。財勢盛極一時。故各省大吏之以私款托存者不可勝計。胡以是擁資更豪。乃有活財神之目。迨事敗後。官場之素提存款者亦最先。有親至者。有委員者。紛紛然盆息而來。聚於一堂。方擾攘間。

左文襄忽鳴騶至。先是司帳某知事不了。已先期遠颺。故頭緒益繁亂。至不可問。文襄乃按簿親爲查詢。而諸員至是皆囁囁不敢直對。至有十餘萬僅認一二千金者。蓋恐干嚴詰款之來處也。文襄亦將機就計。提筆爲之塗改。故不一刻數百萬存款僅以三十餘萬了之。胡之敗也。虧倒文文達公焜存款七十萬兩。因托德馨料理。言官劾之。謂文何得有如許巨資。朝旨令其明白回奏。後以歷任粵海關監督福州將軍等優缺廉俸所入爲對。并請報効十萬。竟蒙賞收。此項乃議以慶餘堂房屋作抵。其屋估價二十萬。尙餘十萬令胡自取爲餬口之資。德之用心可爲厚矣。胡豪富之名。更駕潘梅溪而上。敗後以天馬皮四脚袴貨諸衣市。尙值萬餘金。肆中截長補短。改爲外褂。到省人員多購之。後知其故。竟至無人過問者。胡第三子名大均。後以知府候補某省。每年必返杭一次。爲收雪記招牌租金三千兩也。胡既敗。分遣各妾。金珠悉令將去。某年其第三子大均回浙。一妾依然未嫁。聞而探視。無何妾病。即卒於大均處。檢其所携之篋。祇珠二顆。值銀一萬兩。他物稱是。可想見胡平日之豪奢矣。胡之與夫。相隨既久。亦擁巨資。與夫有家。兼畜婢僕。入夜與夫返。則僉呼曰。老爺回來了。快些燒湯洗脚。一輿夫而至於如此。真是千古罕聞。又卷二云。「德曉峯中丞鑿任浙藩時。議者多謂其簠簋不飭。然甲申年富商胡雪巖所開阜康銀號驟然倒閉。德與胡素相得。密遣心腹於庫中提銀二萬赴阜康。凡存款不及千者悉付之。或曰。是庫銀也。焉得如是。德曰。無妨也。吾尙欠伊銀二萬兩。以此相抵可也。更遣心腹語胡曰。更深後予自來。屆時德果微服而至。與之作長夜談。翌晨將胡所有契據合同滿貯四大篋。昇回署內。而使幕友代爲勾稽。後所還公私各款。皆出於是。人始服德之用心。後德謂人曰。余豈不知向胡追迫。倘胡情急自盡。則二百餘萬之鉅款將何所取償乎。我非袒胡。實爲大局起見也。左文襄西征之役。賴胡籌餉。得不支絀。亦與胡最契。以德調處胡事甚善。密保之。擢至江西巡撫。後以演劇爲南皮所劾。遂罷官歸。」凡是之類。爲關於此「活財神」之傳說。所述事迹。堪備節取。未宜盡信。蓋或溢其量。或相抵牾。或涉不經。或雜神話。紛紜恍惚。雖云實錄。（莊諧選錄所述。蓋勝于南亭筆記。）可采處似較多。叙次亦較整齊。南亭筆記至謂左宗棠蒞杭躬爲胡處理債務。真奇談之尤。要見「活財神」之名。震于流俗。是以衆說騰播。真偽屢錯。口耳相傳。入於記載。其盛其衰。亦一滄桑。渲染處可作小說讀也。

曩者嘗見一章回體小說。即名胡雪巖。演其豪奢與覆敗之狀。並及家庭瑣事。今此書不在手頭。不能道其詳。憶似筆墨略仿紅樓夢。惟篇幅無多云。

老子王注校正 (二)

王 弼 攷

按，王弼字輔嗣，魏山陽高平人，（高平故治，在山東金鄉縣西北。）幼而穎脫，及長精老易，能談哲理，官至尚書郎，惜生理阻阨，歲二十四而歿，時正始十年也。在昔江蘇安徽之北部與河南之東部，老莊之學尤盛，（據史記，老子楚苦縣人，苦縣今屬河南鹿邑縣，莊子蒙縣人，蒙縣今屬河南商邱縣。封演曰，漢武帝進用儒術，黃老由是見廢，後漢桓帝夢見老子，詔陳相孔壽，立廟於苦縣，刻石為銘，今（一本作太）亳州真源縣即古楚縣賴鄉也，漢時屬陳國，郭緣生述征記云，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動，即其地也。見封氏聞見記卷一道教。）是以漢高以下當代名臣，所學概以黃老為宗。東漢碩儒蔡邕，陳留閩人也，（陳留在河南開封東南。）六世祖勳亦好黃老，平帝時為郡令，而魏王粲與

波多野太郎

弼同里閩，其先為漢顯官，粲有奇才，朗拔強記，通算學，善屬文，為邕所重，家書滿車以遺粲，先之熹平四年，邕建石經，其資諸家藏陳籍可知也，而其所撰釋論中，有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之句，亦學老子明也。（集古錄後漢延熹八年新建老子銘跋尾云，世言碑銘蔡邕作，今檢舊集，無此文，皆不可知也。）然則邕世傳舊籍中，老子之存可想，及王粲嗣絕，邕書悉歸於同族王業，業實為弼父，乃知弼所閱多東漢文獻，弼所注老子恐亦出自此焉，而河上公本既學者所疑，是余所以珍重弼書而不置也。王粲之博學，蔡邕之所許，家學累葉，家書充棟，宜哉弼弱冠其學淵博，天假之年，汎濫淳蓄，蓋無涯涘，所著有老子指畧王弼集，今所存，周易老子耳。魏志鍾會傳，會常論易無玄體，才性同異，（中華書局本當作嘗，去作互，按常嘗音通。）玄譎也。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一

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形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魏志鍾會傳注，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子，通辨能言（中華書局本辨作辯，同），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躰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按道藏混元聖紀卷之三，老子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所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爲，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至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跡，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嗚呼，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無迹，故道之不行也，或危身歷聘，以天下爲其憂，或藏名飛遜示世，故不能累，有迹無迹，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識之哉。）尋亦爲傳瑕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果缺，晏旣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

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親爽請問，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蚩之（中華書局本蚩作嗤），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忱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在臺旣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中華書局本推作稱）每與弼語，常屈弼（中華書局本常作嘗）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巧藝部投壺引何邵王弼傳曰，弼性好弘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躰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穎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中華書局本作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汪然遇之（中華書局本注在按作在非是，形似而謬也），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

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曾懷之內，（中華書局本革下有是字，按涉足字而衍也。）然而隔籬句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中華書局本作註，下同，按作註非是，說見說文解字注），致有理統，著道略論，（中華書局本作作注非是），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中華書局本常作嘗）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无子絕嗣（中華書局本无作無），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按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錄何劭王弼傳，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錄王弼傳（何招撰），吳士鑑補晉書經籍志錄何劭爲荀粲王弼傳，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錄王弼傳（司徒陽夏何劭敬祖撰），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錄何劭爲王弼傳，而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錄王弼別傳（何劭），然別傳與何劭弼傳自兩書，別傳非何劭所撰，晉書何劭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可證，文廷式分別著錄，甚是也。

世說文學篇注所引弼別傳，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老子翼註附錄引此文）至

於能言，惠作慧，辯作辨，並音通。）爲傳假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世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或爲時士所嫉，又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按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著錄王弼別傳。

魏志鍾會傳注所引博物記，（中華書局本傳作博），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女字正宗，（中華書局本玄作宏），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按玉函山房輯佚書雜家類收漢唐蒙撰博物記，與此書不同。魏志鍾會傳注所引魏氏春秋，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博物志（漢魏叢書本），卷六人名攷，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蔡族子業，字長緒，即正宗父，正宗即輔嗣兄也，初粲與族兄凱避地荊州依劉表，表有女，

表愛祭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謂曰，君才過人而體貌躁，非女母才，凱有風貌，乃妻凱生葉，即女所生，張湛列子序，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竝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按劉正輿名陶，暉少子也，傳見魏志劉暉傳，注引傅子曰，陶字季治，又引王弼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傅穎根名敷，傳成長子，清靜有道，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傳見晉書四十七，正宗王密字也，高平人，魏侍中祭之從孫也，傳見晉書六十，仲宣王祭字也。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竝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尙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責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按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八著錄冲虛至德真經，瞿鏞曰，湛爲晉時人，官光祿勳，其母爲王輔嗣從姊妹，往來外家，故亦善譚名理，其注此書，辭旨簡遠，同於輔嗣之注老子也。

魏志王祭傳，王祭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父魏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祭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祭在門，倒屣迎之，祭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祭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表卒祭勸表子琮全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祭恒典之，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爲覆之，碁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與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四十一，祭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

後漢書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

老，平帝時爲郎令，王莽初授目威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性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

世說文學篇，何晏爲吏部尙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尊經閣景宋本爲下有理字，涵芬樓景明本卷末校語亦同），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注引文章敘錄云，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向之，又引魏氏春秋云，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文學篇何晏注老子未畢條注引文章敘錄云，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尊經閣本禮作理），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魏志曹爽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尙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世說文學篇（前條）注所引語林，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此條據戶崎允明校訂本，按涵芬樓景明

本不引語林，思賢講舍本亦無此注。

世說文學篇（前條）注所引魏氏春秋，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據戶崎允明校訂本，尊經閣本思賢講舍本見文學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之條，尊經閣本晏下有然字。

世說文學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老子翼註附錄引無輔嗣二字，按道德真經注疏卷二復命常（十六章），何晏曰，復命當使不死，是道之所常。

世說文學篇，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諸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尊經閣本諸諾二字作應之，是也。

世說文學篇，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陸希聲道德真經傳序，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夫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顯，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爲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

世之迹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乎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无迹，故道之不行也，或俛身歷聘，以天下爲其齷，或藏名飛遜示世，故不能累，有迹无迹，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識之哉。按混元聖紀之文（前揭）蓋取於此也。

世說文學篇（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條）注所引弼別傳，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

世說文學篇（簡文稱許掾云條）注所引續晉陽秋，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

魏志荀彧傳注，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爲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鍾會論易老義傳於世。

晉書王衍傳，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唯裴頠以爲非，（中華書局本唯作惟，）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

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世說文學篇（袁伯彥作名士傳成之條）注，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

世說文學篇（初注莊子者之條）注所引文士傳，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涵芬樓本託作記，按作記非是，形似而誤也），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尊經閣本太傅主簿作太學博士，涵芬樓本校記亦同，世說文學篇（許掾年小時人以王荀子（荀子王修小字也）之條）注所引文字志，修字敬仁，（尊經閣本修作循，下同，按修循形似而謬，例多見荀子），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修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戶崎允明校訂本無自明秀至清舉十五字，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尊經閣本沒作歿），與修同年，故修弟熙乃歎曰，（尊經閣本無乃字），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世說賞譽篇，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往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按正始之音，言何晏王弼之談哲理。

世說賞譽篇（前條）注所引玠別傳，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

論彌日信宿，敦頤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晉書衛玠傳，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敦謂鯁曰，昔王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

晉書范甯傳，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淨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綸邈，至道淪翳，濛濛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徹，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中華書局本皆作答），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尚，（中華書局本尙作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中華書局本皆作辭），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以惑感世，播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頹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

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蠱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中華書局本檢作檢），鄭聲之乂樂，（中華書局本乂作亂），利口之覆邦，（中華書局本覆作傾），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數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

文心雕龍論說篇，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元論，（明抄本太平御覽元作玄），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玄代，（明抄本御覽代作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活字本元作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御覽作蓋論之英也），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三國魏志王弼傳，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兩例疑當作略例，隋志有王弼易略例一卷，邢璣序稱其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彥和或即指此歟。按孫氏札述，隋書經籍志道家，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世說文學篇云，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是二論即道德論，顯較無

疑，考晏有無爲論，見晉書王衍傳，又有無名論，見列子仲尼篇注，（天瑞篇注又引何晏道論，並舉其總名，）無爲無名皆道總經語，殆即二論之細目與，范氏文心雕龍注，如札後此說，則似無嫌於輔嗣略例之爲總名，王重民老子考，隋書經籍志，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唐經籍志，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唐藝文志何晏講疏四卷，又道德問二卷，高似孫子略，何晏疏四卷，何晏老子指略論二卷，（按通志藝文略有道德論，無指略論，高似孫參列其目則反是，知道德論即指略論也。）按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曰，何平叔說老莊，則巧而多華，又裴微曰，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則何晏尚有莊子說，今無考，按魏志曹爽傳，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魏氏補志未及，又高似孫子略所引大致相同，而列子仲尼篇注引何晏無名論，天瑞篇注引其道德論，亦足以知當世言論之一般，又隋志載尚書何晏集十一卷。

嵩山文集卷十三有無，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者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嵩山文集卷十三何王，何晏王弼倡爲虛談，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

老子翼註附錄，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爲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

此外關易者及容肇祖氏魏晉的自然主義（國學小叢書本）青木博士清談（東洋思潮）松本雅明君魏晉時代無之思想

（史學雜誌第五十一篇第二第三第四號）等並從略。

越縵癸未聯輯（上）

冉

越縵堂日記。光緒九年癸未。二月初六日。「夜譚潘級文輓聯。「致仕歷三朝。享八坐鼎鐘。依然寒素。方椿大椿不老。有奉親樞輔。宮花常照萊衣。頗聞禁省參承。帝祝長年。每問起居添喜色。締交承兩世。數三十年文酒。俟爾星霜。爭傳仲蔚閒居。鄰屢道園亭。徑草時延藜杖。詎料人天俄頃。公歸前夕。猶來書札似平生。」（正月二十三日。「午聞級丈於昨日寅刻流逝。即走哭之。則已斂矣。伯寅言。前夕之晚猶出至塾於館師談。至夜加丑忽淡逆。遂卒。悲哉。余辱丈知最深。近年所作。必眎余改定。手書間日即至。前日猶以書來。還日記及所借零帙。書字精整如平時。彈指之間。遂成永訣。爲之涕泗不能自己。去冬今春。兩來過余。談笑如少年。方擬俟花開時小治果茗。邀丈及周君老。作花下清言。風燭不恆。已爲隔世。人生露電。垂暮同嗟。唁伯寅後。出見坐客。皆不相誰何。昔人所謂令君輩存者也。」初七日。「以白綾二丈寫級丈輓聯。并以藍尼納嶂製福備哀榮四金字送之。」六月初四日。「徐壽衡通副明日六十初度。以描金朱蠟箋楹帖爲壽。撰句書之云。「先究國生。句又五日 如召公壽。再六十年。」

間書 (三)

朱逢甲

李衛公兵法所言五間。與孫子相表裏。一曰因邑人。即鄉間也。二曰因任子。即內間也。三曰因敵使。即反間也。四曰擇賢能。即生間也。五曰緩罪戾。即死間也。

李衛公兵法云。間之道有五。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任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伴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

衛公論間。又有間親、間能、間助、間隣、間左右、諸間法。

李衛公兵法云。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隣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

按間君若子貢之于吳越。是也。(見前)。間親若秦間之于信陵。是也。(見史記詳後)。間能若蘇厲之于白起。是也。(戰國策

云。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故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有一人過曰。善射可以教射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過兩周。踐韓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疾不出也。) 間助若張孟談之于韓魏是也。(戰國策云。智伯韓魏三國之兵。乘趙之晉陽城。趙主之臣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爲之期。殺守陞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禽智伯。) 間鄰若張儀之于楚王是也。(戰國策云。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奈何。張儀曰。臣請試之。南見楚王曰。齊王之罪。其于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

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者。臣請使秦王請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使使絕齊。齊秦之交陰合。楚使受地。張儀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楚王大怒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問左右若秦間之于郭開是也（見前）。問從橫若燕人之于蘇秦是也（見戰國策）。

方今于間能、間助、間鄰、諸間法。正可神明變化而用之。按方今用間。以間能間助爲要。如銅仁之寇。其僞官之能者。有僞將軍僞軍帥。間其僞將軍若种世衡之間野利（詳後）。間其僞軍帥若陳平之間范增（詳後）。而寇如失左右手矣。又土寇苗匪股數繁多。股分不易擊。股合尤難殲。能間離一股。即少一股之助。若張孟談之間韓魏與其助陰合（見前）。班超之于莎車即其助反間。其間皆可法也。至於論間隣。今之寇無所謂鄰也。然土寇與苗匪其勢猶之鄰也。爲今之計。莫若間土寇以擊苗。間苗匪以擊寇。撫降之不可則利動之。利動之不可則爵誘之。爵誘之不可則威脅之。恩結之而反間之。則兩爲間而兩相攻矣。苗與寇之相攻也。譬之兩虎相鬪然。強必傷弱必斃。待弱斃而擊強傷。事半而功倍矣。正不必遽

以人與虎鬪也。又譬之獵然。嗾獵犬搏狐兔可矣。又何必遽以人與狐兔搏而相傷哉。今不用間而遽以兵練與苗與寇戰。是猶以人與狐兔搏也。以良民與逆民互相傷非計也。惟間苗與寇鬪。則均之逆民也。勝固可喜。敗而死傷亦不足惜。以兵練助其威壯其膽制其後而收其功可矣。古人間鄰之法。師其意而變通之。大可用於今。讀古人兵書不必泥其詞而刻舟求劍。貴神明而變通之也。

衛公又言敵之腹心誘誘以間之。

李衛公兵法云。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因而誘之。

按敵之寵嬖腹心誘誘以間。若張儀以厚幣事楚懷王之用事斬尙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是也。

敵之失勢利陷以間之。

李衛公兵法云。敵有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陷以重利。詭相親附。探其情實而致之。

誇誕者尊奉以間之。

李衛公兵法云。敵有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聞而反間之。

稽留者潛聽以間之。

李衛公兵法云。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

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玩。觀其辭色而察之。仍且暮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聽耳者潛于複壁中聽所聞使。既遲違恐被怪責。必是竊心事。我知事計。遺而用之。然此諸間法猶非用間之深焉者也。嘗考古今用間以成大功者。千變萬化。微乎其微。略舉其尤著者言之。其巧于用死間者若春秋鄭武公之于關思期。

韓非子說難云。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不備。鄭襲胡破之。按此武公以關思期爲死間也。間雖巧。然思期何罪。君子弗爲也。今欲平寇主戰則勝難必。主撫則寇不信。必也出一死罪囚易之衣冠。陰誡之曰。明日軍中會議勦撫。汝抗聲出對曰主勦則釋。汝否則死。明日囚如誠。則突斬之曰。帥主撫。言勦者視此。則一軍皆驚傳主撫。寇聞必就撫。既撫後陰察寇之陽就撫而陰仍叛者。夜襲之。勝可必。而軍威振矣。陰叛固當襲。死罪本當斬。較鄭武公之斬無罪而伐姻亞有間矣。

漢張良之于酈食其。

史記留侯世家云。沛公欲以兵二萬擊秦驍下軍。張良

曰。及秦兵尙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爲間。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死。不如因其懈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按良使食其說和而擊之。此以食其爲死間也。此次食其幸免于死。後食其說齊降而韓信擊之。以食其爲死間。而食其遂死矣。良使食其說秦將也。先爲疑兵以威脅之。乃持重寶以利啗之。既間而和。則懈而不設備。因其不備而擊之。此孫子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也。勝可必矣。今欲間。宜先張兵威以脅之。待其間行而降。出不意以擊之。蔑不濟。

韓信之于酈食其。

史記淮陰侯傳云。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蒯通說信曰。漢發間使下齊。豈有詔止將軍乎。信從其計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走高密。

按酈生既說下齊。而韓信以爲死間而擊之。唐儉既撫突厥。李靖亦爲死間而擊之。其用死間同。

吳陸抗之于魯贇。

吳志云。西陵督步闡以城降晉。抗聞日夜督兵赴西陵。別築嚴圍。使內可圍闡。外可禦寇。而不攻城。未幾晉楊肇來救。時我軍都督魯贇忽亡詣肇。抗曰。贇軍中舊吏也。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習練。若敵來攻必先此處。是夜易夷民而悉以舊將統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擊之。矢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但令鳴金鼓發喊若將攻者。肇大潰引去。遂復西陵誅闡。

按贇亡去爲敵間。抗借其勢而反間之。即以贇爲死間也。孫子注云。作事吾間知以輸敵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蕭世誠注云。叛亡軍士縱之使亡。亡必歸敵。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抗之于贇。極得孫子死間之秘。與檀道濟之于降卒。其用死間法同也。

宋檀道濟之于亡卒。

宋書云。檀道濟伐魏至歷城。魏以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食盡引還。有卒亡降魏。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洶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兵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僞而斬之。道濟全軍以歸。

戎人。其用死間法事不同而意則同。于此可悟變化相師法。

唐李靖之于唐儉。

唐書云。衛公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兵敗求和。太宗遣鴻臚卿唐儉慰撫之。頡利外爲卑順。內實猶豫。靖曰。頡利雖敗其衆尚十餘萬。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彼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大破之。

宋麟州軍士之于戎人。此皆巧于用死間者也。

東軒筆談云。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城中無井。慶歷中有戎人謂元昊曰。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以兵圍之數日。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願死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州將從之。元昊望見遽語獻策戎人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即斬我解去。

其巧于用反間者。有以書反間之法。若秦將之于李良。

史記張耳傳云。趙王使李良略太原。至后邑。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還邯鄲請益兵。道逢趙王姊以爲王。伏調。王姊醉使騎謝良。良素資起意。已得

秦書固欲反。因怒追殺王姊。襲邯鄲。

西魏韋孝寬之于牛遵常。

魏書云。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遵常煽誘邊人。西魏將軍孝寬拒之。遣謀人訪獲遵常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遵常與孝寬書。論歸欵之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邊令謀人遺之于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遵常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因出奇兵掩襲遵常及琛等。

按仿手迹而為書精細極妙極。非此不能令人信。今銅仁首逆皆舉人。宜密購其手迹圖章偽為反正之書。使彼疑而自相殘。則一紙書賢于十萬師矣。仿手迹而作偽圖章。固余所優為也。

唐韋皋之于雲南王。

通鑑唐紀云。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于瀘州北。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州以塞雲南趨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勢益蹙矣。

按今體上下濫之匪匪合。懼苗匪與土寇合。亦宜參此法

以聞之。

宋岳飛之于金謀。

宋史岳飛傳云。飛知劉豫結格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盡不至。何背我耶。謀黨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剖股納之。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按剖股納之則益密矣。庶易信。

神世衡之于野利。

宋史云。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為毒害。神世衡謀欲去之。野利嘗令浪裡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偽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有紫山寺僧法崧。世衡察其墜朴可厭。延致門下。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歸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為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驛從之具無不備。縱酒狎博無所不為。世衡待之愈厚。崧感感。一日世衡忽縱議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陰

與賊連。何相負也。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崧終不怨曰。崧大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負。爲解縛沐浴。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汝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崧泣允之。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蠟致納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洩。若洩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薪遺野利。野利見畫龜。度必有書。索之。崧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崧並野利至澁百里外。詰問遺書。崧堅執無書。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崧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崧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崧於是褰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崧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旁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則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返。崧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其

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棄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及定和議。崧復姓爲王嵩。後官至諸司使。

按此事通鑑宋紀及沈存中補筆談皆載之。大同小異。補筆談云。世衡厚遺崧以軍機密事數條與之曰。此可以藉手。臨行解所服絮袍贈之曰。北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即野利)。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崧如其教。間關求通遇。北人覺而疑之。執于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殺之。遷崧于北境。亡歸。據筆談所言。則領中之書并崧亦不知。崧膽纔壯。其間更密。策更奇。

明王守仁之于李士實及僂人。

三大功臣傳云。宸濠反。王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日爲檄檄諸郡邑使備餉。又爲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悉爲國至意。第徯患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黠狡監者僞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得書。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

督襄補云。王陽明過豐城。聞逆濠之變。兵力未具。亟欲溯流赴吉安。舟人聞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公拔劍賊其耳遂行。薄暮度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二人服已冠服居舟中。濠兵果犯舟。得偽者。知公去遠。乃罷。公至中途。恐濠速出。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宸濠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將公文置給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却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濠獲優。果于囊中搜得公文。遂遲疑不發。又云。公至吉安調度兵糧糧備。始傳徵兵趨南昌省城。偵者言新舊廠伏兵萬餘以備犄角。公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略。先以遊兵誘之。復佯北以致之。俟其前爭趨利。然後四面合擊。伏兵並起。又慮城中宗室或內應爲變。親撫慰之。出給告示。凡脇從者不問。雖嘗受賊官職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絕歸路。于是羣力並舉。逆首就擒。

按王文成之于李士實即岳武穆之于金諜故智。王文成之于優人即神世衛之于法崧故智。而變化特妙。不覺其

襲。

李充嗣之于宸濠。

陳儒繼見聞錄云。宸濠之敗。雖收功于陽明。而實得力于李梧山。李諱充嗣。四川內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撫南畿。聞宸濠增護衛。數日。虎而翼禍將作矣。遂力陳反狀。廷議難之。公乃飭武備。于案中獨揖指揮使揚銳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于子。十五年賊兵陷九江。公自將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飛檄皖城。銳相機應敵。發無不捷。節發間諜火牌云。爲緊急軍情事。該欽差太監總兵等官統領邊官軍十萬餘。一半將到南京。一半徑趨安慶。并調兩廣狼兵湖廣土官即日水陸並進。俱赴安慶會集。刻期進攻江西叛賊。今將火牌飛報前路官司一體同心防守。預備糧草聽候應用等因。宸濠舟至李陽河。遇火牌覽之驚駭。繇是散亡居半。繼又發水卒千人盛其標幟。乘飛艦百餘艘鼓譟而進。聲爲安慶應援。城中望見。士氣百倍。銳即開門出擊。水陸夾攻。賊遂大潰。時宸濠營于黃石磯。聞敗宵遁。公自將兵逐北。宸濠奔入鄱陽湖。遇陽明引兵至湖。遂成擒焉。後論功竟不及公。胡御史潔自擊其事。特爲論列。不報。

按以火牌反間。猶之以書也。此正善于變化者。

湘綺樓集外文 (十六)

清故中憲大夫曹府君墓表 光緒丙申

君諱勳。初名立元。字子善。其先磁陽人也。康熙時有天恩者。販木至湘。始族長沙。六傳至君父諱輝楚。妻長沙王氏。以道光四年生君。前歲除夕。繼祖母吳孺人夢君祖父萬青君抱嬰兒授之。因奇愛君。幼貧。母更適。與祖母相依爲命。醴粥恒不飽。白足行雪中。不以飢寒自餒。佐姻家酒醕。日夜念自立在多能。遇事習之。治事精練。善察伏。儻輩皆嚴憚。君既自設酒肆。值軍興。百產屬集。以其間貨賣糶賤。因起其家。先盡償父積負。長沙曹氏。衣冠大族。聞人達士如林。祠合七縣祀。田屋歲久荒廢。祠基質於人。以君精能。推總其事。君受空簿弗辭。請期二十年復之。先闢半楹賃人。歲租銖累增積之。族人察其勤忠。資助不疑。贖基更新。費鉅萬計。悉躬勞役。未嘗告劬。用是顯名。以羈孤爲宗功。少失學。從人問稗官小說。遂通古今。及諸子從師。問所受。輒知師學術。尤敬禮儒生。至其所設施。恒以智深勇沈先人。嘗言賈如兵機。不知趨勢不足制勝。又言機非可蓄於心。凡利鈍廣座稠人中自可察知。始賈盡喪於兵。及後累千金。遽輟業。唯勸子勤學。次子廣植鄉舉。亦不以爲喜。乃移鄉居。將課農桑。每戒子孫節用不若勤業。不能自食雖不食無益。其訓誥皆從心得。多與庸俗異。本起孤窮。尤恤貧寒。族有孤女與弟居。從兄謀奪其產。爲治產嫁女。長育其孤。嘗販豆洞庭。舟重。暴風。棄豆以全客裝。剛斷好義。行事多類此。年六十有六。光緒十五年己丑正月二日卒於長沙九陸段里居。子廣權。癸巳舉人。廣植。壬辰進士。刑部主事。舉行有成。君名始著。既卜葬封樹。禮當表碣。具狀行事。合於古賢。僉以爲德功無常。唯所踐履。雖曰未學。卜氏欽焉。妻善化何氏。先君三年卒。越以十七年二月葬君於善化河西都楊梅山之原。是據景行。以彰崎嶇。銘曰。

聖設六職。工商載道。季世凌遲。官師僞巧。不有達人。誰廻昏濛。昂昂曹君。在市能高。克勤其職。孝乎惟孝。弗施

有政。唯家之教。二子文迪。博宏曩寶。孫亦彬彬。思樂芹藻。伊誰之論。無射有造。不登其躬。斯譽其髦。曾入於楚。杞梓維喬。何郵遷地。汝水滔滔。靈樂湘邱。視此華表。

鄧郎中墓誌銘

君諱繹。字保之。一字辛眉。武岡人。資政君之次子也。世有清望。家餘于財。資政君諱仁壘。起家拔貢一等。用四川知縣。卓異明保。累遷至江西按察使。兼權布政。東南用兵。文武著聞。以矯援贛州失督師旨。假事劾罷。得歸終養。君暫黜穎秀。五歲能詩。弱冠從兄讀書城南。驚其長老。于時湘州才彥始盛。兄弟參焉。凡有名人。無不忻慕。聲譽之美。遠近推矜。越三十年。張之洞總督嶺南。手書延聘。移節兩湖。禮爲師友。其先湘撫陳寶箴備兵河北。亦聘爲書院師。號爲純儒博通古今者矣。宋明詩敝。實能復古。政學議噓。綜而通之。蓋博覽篇籍。口吟手披。凡所經覽。數十萬卷。著井言讀書記數百萬言。少好論兵。壯而逢亂。湘陰左宗棠督師浙閩。奏辟營務。以征嘉應克收全功。議叙由員外郎用浙江知府。竝賞花翎。后引見。吏言翎枝無案。君遂不問。竟不赴補。歸而終隱。年六十有七。卒于里第。君少而俠動。衆畏鋒芒。資政君獨曰。此其儒也。知子唯父。論早定矣。恭人長沙陳氏。名父之女。溫恭淑慎。生六子一女。次子出后大宗。妾吳氏駱氏。各生一子一女。劉氏。生二子。閨房之內。肅如官寺。終身敬畏。親族刑焉。后君一年卒。于時皇綱失統。海水群飛。飾終之儀。未皇銘志。孤子瑗獨銜永恤。講述遺風。弱冠聯鑣。今嘆耄及。帆述粗略。以示后来。其銘曰。

祝融百寶。始發文宣。曾胡講武。二鄧昌文。群賢響應。濟濟翩翩。仲子英發。兼備能全。讀書萬卷。下筆千言。佐軍嘉應。雷鼓闐闐。通冠知死。犯我戎旃。君曰可虜。砲發而顛。收功辭名。歸隱大田。都梁之匡。弦誦鏗然。后有尙論。來觀井言。

詩法一首示黃生

詩有六義。其四爲興。興者因事發端。託物寓意。隨時成咏。始于虞廷喜起及孝操諸篇。四五七言無定。而不分篇章。異于風雅。亦以自發情性。與人無干。雖足以風上化下。而非爲人作。或亦寫情賦景。要取自適。與風雅絕異。吳騷賦同名。明以來論詩者動稱三百篇。非其類也。太白能詩者。而其說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獨

澹篇。其靡殆甚。豈古法乎。無亦以大言欺人。託于三百篇。而不知五言出于唐虞。時在三百篇千年前乎。漢人四言。乃是箴銘一類有韻之文耳。非詩也。嵇康四言。則誠妙矣。然是從五言出。蓋五言之靡者也。七言出于離騷。開合從衡。可謂靡矣。而其氣足以振靡。故與五言亦分兩塗。非出于五言也。今欲作詩。但有兩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則五言之別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絕七絕。乃真興體。五言法門。皆從此權輿。既成五言一體。法門乃出。要之祇蘇李兩派。蘇詩寬和。枚乘曹植陸機宗之。李詩清勁。劉楨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則李之別派。潘岳顏延之蘇之支流。陶謝俱出自阮。陶詩真率。謝詩超豔。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彫績。未若宮體。故自宋以后。散爲有句無章之作。雖似極靡。而實興體。是古之式也。李唐既興。陳張復起。融合蘇李。以爲五言。李杜繼之。與王孟競爽。有唐名家。乃有儲高岑韋孟郊諸作。皆不失古法。自寫性情。才氣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過六朝。直接二曹。則宋之問劉希夷道其法門。王維王昌齡高岑開其堂奧。李頎兼乎衆妙。李杜極其變態。閻朝隱顧況盧仝劉叉。推宕排闥。韓愈之所羨也。二李（賀，商隱）溫岐段成式。彫琢琢句。樊宗師之所羨也。元微之賦望雲雕。從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張王樂府。效法白傅。亦雅于新豐上陽諸篇乎。退之專尚詰曲。則近乎戲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詩法既窮。無可生新。物極必反。始興明派。專事模倣。但能近體。若作五言。不能自運。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鄭（輔）乎。兩君並出邵陽。殆地靈也。零陵作者。三百年來。前有船山。后有魏鄧。鄙人資之。殆兼其長。比之何李李王。譬之楚人學齊語。能爲莊岳土譚耳。此詩之派別。自漢至今之雅音也。今則從容爾雅。自然同聲。天下作者。無復鄙音庸調。雖工拙不同。而趣向已一。斯則風會使然。不由人力矣。詩既分和勁兩派。作者隨其所近。自臻極詣。當其下筆。先在選詞。斐然成章。然后可裁。詩者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掩其情無露其詞。直書己意。始于唐人。宋賢繼之。遂成傾瀉。歌行猷可粗率。五言豈容屠沽。無如往而復之情。豈動天地鬼神之聽。故曰。先王作樂。后哲爲詩。觀樂記之言。卽知詩之體用。功成作樂。學成作詩。詩之終也。十三舞勺。能言作詩。詩之始也。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已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沈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故余遇學詩人。從不勸進。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詩。盡美盡善矣。典刑不遠。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雜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鏘鏘而出之。功力未至而謬儼之。必弱必雜。則不成章矣。故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樣。不可不知也。甲寅五月書以示黃生鐵臣。

賜硯齋日記

(十三)

辛酉 (四)

十月

初一日入直歸校通鑑二卷以菊四盆峨眉山圖羅浮山志贈靜淵爲壽午後拜客候艾老病爲逸庵題梁文忠公種樹圖遺像錄後蒼松柏映須眉瞻拜空餘後死悲他日新枝到尋丈可能培溉似栽時夜校通鑑一卷得報醇王福晉金棺於昨日戌刻始到暨安處

初二日晨起點通鑑天陰寒近午飛雪午後拜客雪仍不止晚赴敍齋約夜看通鑑前於賈生之文不甚留意今日始知其佳處甚矣讀書不可草草也

初三日晴已見冰晏起校通鑑二卷午後上街夜看通鑑傷風已愈痰猶盛故頻咳每年至冬令必如此今尤甚耳或老態耶昨在敍齋所與貢邸深談少暇當訪再與傾吐祇恐後時矣

初四日晨看通鑑午後莊邸來捷南亦至客去仍看通鑑遂至暮夜腰臂及臂均痛看書稍久故也何時屏除萬事獨居一室徜徉誦讀此樂政恐難得

初五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午後拜客至鐵甌所久談留飯治承耕梅均來又復夜話治承以電車送歸鐵甌贈漢官儀一冊

初六日入直至 甯壽宮查陳設午後上街夜看通鑑大風起得報鶴延作古記前日尙路遇何其驟也舊同曹死者大半不禁黯然而健之書即復今日腰臂仍痛以七十五元買馬一匹下駟也

初七日有風落葉滿地天氣淒黯使人寡歡看書不能入與立孫戲飯後赴仲平約夜頻作噩夢肝氣發動也

初八日入直歸後得發電 上命莊士敦帶美國眼科醫士配鏡即訪莊說定明日申正進 內午後欲上街以大風嚴寒意興亦頗頹唐看通鑑天寒兩手如冰且頻歎肝氣時動按抑之夜夢即不適殊憊夜難頭室已生火

初九日晨校書子豐來以通興公紅單相示一年生意分利二千一百元午後進 內帶美國郝醫生 召見毓慶宮抵暮始畢退出夜點書

初十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午後上街訪沈庵晚在福全館約捷

南子昆談預備年事也夜看通鑑至深夜寒重兩袖如冰心境頗蕭隴外月色亦甚皎此樂政未易得

十一日拜客遇風孫叔言於張都護廣建所五樓來少談即去立孫病嘔泄頗系念午後上街夜踏月而歸天已回暖

十二日晨看通鑑午後往弔鶴延之喪歸校書立孫頻泄已服藥夜睡安穩

十三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近午瑞臣六橋來留飯立孫病又重幸尙不吐看其狀態頗憐之本欲上街或訪叟遂止望孫既久得此弱息愛之既深一啼一笑每縈念慮不自覺其煦煦也夜看通鑑室中喧雜欲逃無所奈何

十四日入直承 旨後判牘甚多下直與定鎮平拜壽近午馬蘭鎮總兵汪君而謙來見飯後上街一抒鬱積步月歸立孫病減夜溫姚選兩漢奏疏反復誦益覺眼明心豁亦一快也

十五日晏起立孫病泄仍未止延志揚安診之言胃經有熱開一方與其乳母服之又令立服天一丸傍晚訪叟老久談留飯食海蟹甚佳又出國初尺牘見示竹垞一通頗關掌故暇日當抄存之夜月色皎潔

十六日入直又訪沈庵午後倦甚因立病頻啼出門避之遂訪立民久談留飯作長之聚機心未退六十老翁不達乃爾

十七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退直休息午後進 內帶美國郵醫

進呈眼鏡復蒙 召見歸已及暮艾老來少坐立孫病退二三日當可復原慰慰作手談

十八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及午獻臣彜初壽臣相繼至彜初之子年十七荒於嬉逃責出走久談抵暮夜得壽臣電彜子已得之於其祖姑家囑致書於彜勸勿督責免其再走接石世兄書立孫全愈大慰

十九日休息仿沈庵留飯午後上街夜點通鑑與漢書參看洗足二十日晨拜客午上街夜看書沈庵之母兆佳太夫人八十賜壽徵詩爲作一律推敲至四更始睡

二十一日入直捷南來言世相病重腹泄不能起床可慮午後潤之來客去改詩尙得意自信可以示人矣錄後結契會知令子賢義方垂訓至今傳多聞朝已推中壘致養人爭友范宣存問自天承就賜扶携有杖比徵年冰霜潔白貞松壽願上笙詩第二篇此詩精深雅切命意用事遺辭三者均與時流迥殊矣當存稿夜看通鑑

二十二日晏起午後頭悶擲上街又癱遂臥抵暮起仍不快一日無所事事夜看通鑑至三十二卷管黑山柿水多而味不殊風起雲散與瑞臣電談

二十三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散直頗晚與越千拜壽午後上街夜與沈庵電談據言樊雲門傳夢巖壽詩交來均不佳補書日

記懋堂得副班長差喜

二十四日晏起去年十月所借雲洋錢二百元還之接璋公書與

秦甯鎮總兵虞克昌衝突頗難因應容與越千商之極詩稿閱

之欲與劬襄書屏其中完篇甚少世之不學者搖筆即來連篇

累牘刺刺不休未如其難耳天氣驟寒日色澹薄蕭械寡歡傍

晚爲沈庵劬襄書屏均不當意余於寫字頗無工夫豈能襲取

欺人夜大風起看通鑑

二十五日入直大風嚴寒又至醇邸回事南廳向暖頗適近午風

不略減午後莊士敦及寶鏞鍾凱來客去暮色蒼然矣頸及肩

臂均痛休息許久仍不減夜看張禹孔光陳湯各傳并點識筋

節處

二十六日晏起連日忽忽如有所失抵歎睡何故晨上街訪輩伯

午後又上街遺悶而已夜讀李廣蘇建霍光趙充國蕭望之各

傳各加點識聞鶴孫家事爲之怛怛覆車可戒勿自及也累日

不怡

二十七日晨至車凌阿樞前 諭祭事畢訪獻臣贊希午後意興

不佳倦極思臥遂睡上燈始起夜讀老子韓非孟子荀卿屈原

讀生各傳

二十八日晨訪瑞臣久談近午赴子昂約席散訪叟老劬襄叟老

謂余前作壽詩清而不厭細審不差叟老亦作一首與余詩機

杼相同詞藻及與會則遠勝此殆有關福澤不能勉強至於理

法自問足與相敵非時人所能夢見當錄其詩存之以爲對照

夜讀平原信陵二傳頭痛疑受煤氣食黎數枚差減叟老又謂

余非翰林故詞藻對仗俱不工麗此言過矣詩不先講意義理

法骨幹徒事塗澤雖翰林所作亦當不取況今之翰林在者不

少誰是讀書而有根柢者耶吾實不服

二十九日晨作隸百餘字用硬毫尙未退行年五十一無成就自

問於詞章一道尙有心得用力亦久而所爲只此遑論追逐古

人即叟老亦不敢相與頡頏可愧也南廳日暖不能久坐故未

看書午後上街獻臣以紫瓊道人詩集華秋岳離垢集囑題各

書數語歸之夜溫廉頗爾相如刺客遊俠各傳

十一月

初一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下直訪遜敏少談午後上街遊廟遇

公度歸已暮近兩日心境不佳懶於開帙又與叟老談不無歧

異頗灰心於義又不能奉身而退甚紛健之來與痛談也夜腹

漲頻歎悶悶

初二日入直至 甯壽宮檢陳設 召見養心殿午初散直飯後

悶甚遂睡抵暮始醒何其委頓耶夜與公度亮生電談又約芝

軒來問其實房各事少遭家敗落一切茫昧看之惘然

初三日入直又訪亮生於直房少談近午遜敏彞初來午後上街

夜懶於看書取西域圖考參校胡圖消此長宵而已日間接一帖葆久山作六十壽演戲請客與會乃爾耶

初四日晏起亮生芝軒來作書與公度爲芝軒昆仲作保午後繼臣來客去校水經注一卷候瑞臣不至夜仍校水經注寫字稍多臂及前胸均作痛然校書有至樂亦不忍放手也

初五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歸家健之來昨自滬回也留飯午後至瀛邸賀嫁女之喜傍晚贊希瑞臣來客去赴瀛邸夜飲之約健之交到子勤子培兩君題獨立圖卷子詩甚佳錄後古來欲適何會適今日言愁始欲愁人涉以須休自沮一壺珍重在中流強老當風定脚師康節未醉先悲感杜陵欲識詩人臨水意還須料理縛蛟鬚子勤獨立蒼茫自詠詩六街燈火夜闌時昆明叔會胡僧語豔樂樓尋甲稿詞天上客愁還愴悅人間遠望一淒其杜陵野客秋江冷勸爾天涯酒一屈子培

初六日強老來談客去訪紹候世午後至後院散步校水經注雕水篇數段明窗靜坐心境頗清聞街頭賣物者絡繹不絕若有動於流光逝水之感均媳歸甯晚赴濤約同看真光電影夜深始散無甚意味尚不如舊劇可聽也

初七日入直又訪瑞臣見所徵壽詩無一佳者可見難作矣近午健之來飯後上街檢舊存黃蘗麻姑贈沈庵作壽堂點景聞內人言叙齋夫人病勢沈重

初八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公事甚多退直過午彙初來見之小作休息午後詒書來客去訪強老敘齋夜看黎選 國朝文類纂雜記類二卷天氣亢燥晨起鼻破室中過暖之故

初九日晏起自入冬月轉瞬又將十日光陰之速抑何可畏檢前半年日記訂冊遂瀏覽終卷午後上街夜贊希來久談

初十日晨至沈庵所爲其迎接 賜壽天使歸家得報 上以左手二指痛傳狄波爾進 內診視即同越千帶狄波爾詣 養心殿預備 召見診係血不流通受凍定一方進 呈退出已暮飯後携均兒赴瑞臣織雲戲約地隘人稠無插足之地於人後坐時許即歸

十一日晨拜客午後上街夜風起獨坐聽樹頭風吼殊無聊看國朝文黎選

十二日入直至邸商度公事因 上欲設電話機器於養心殿又進內與強老相晤述邸意囑相機進言也歸倦甚遂睡傍晚六橋殿五來少談同六橋赴越千之約席散又同殿五夜話以盛刻續經世文編贈之殿五因余赴約獨遊書肆亦飯於福全館也

十三日入直強艾至直房傳 上語電話勿安判牘甚多過午始退直歸家疲甚臥憩兩時許邸來電談許久又訪艾老夜看光緒東華錄

十四日休息艾老來午後調邸訪遜敏夜獨坐窮愁意興索漠校水經注瓠子篇排遺補書日記公既繁難私又拮据奔走營度與去年此日正同苦矣

十五日入直訪濤邸少談午後睡晚赴陳太保約太保壽寶太夫人詩已索得錄後侍郎文采照銀潢忠孝淵源自北堂樂志一庭蕪華鄂苦心十載度滄桑輸金陵樹榮宸翰賜帑陔蘭舉壽觴是月黃鍾剛中律陽生緹室日舒長此詩今日細看亦無大異人處且神理頗不貫注也天燦望雪夜半雲起

十六日晨起無聊抄王半山七言絕句解悶午後上街夜踏月而歸

十七日晨拜客三家午後訪張老劬襄健之均久談歸已暮饑甚對燈孤坐聞隔院笙歌益增悲慨嬾於開帙寫字解悶張作霖已至京時局當有變動

十八日入直午後赴春園遜敏之約射覆小負夜大風起張老交到爲代借八百元可感也就枕失眠又飲新茶矣

十九日入直散已逾午與遜敏濤邸電談午後休息敍齋以其夫人病約往商定醫藥與內人同車歸

二十日晏起近午赴彭秋鞠農之約席散歸家奇渴傍晚上街聞新雲鵬已下野六橋得銓敘局長昨日右顛痛按之已漫腫舌底又生小白點亦覺運掉不利敷如意油半瓶今已愈夜看通

鑑仍無興會檢舊日日記看之前五年景況大異今日不勝感歎

二十一日入直至 寧壽宮檢查陳設歸已過午得澤濤電始知上欲明日遊山派莊澤濤隨扈潤之鐵菴來客去訪艾不遇即赴莊約同座有張艾健席撤商明日進內勸阻事又與健之同車歸健與濤電談諷以同諫濤意不然語含迎合若以被召爲深喜也者健之慨歎而去又電告張並函知艾約明早五鼓入直

二十二日至 神武門月尙未落張莊澤濤均至候鑰下門開即入張澤濤 召見養心殿艾繼至許久艾亦入見及下述上諭已停止慶幸靡已聽澤述張老進言及 上之容納若非十餘年恩誼無此篤摯他人雖欲進諫亦不敢如此切直 上又何能臨發中止耶歸家與健之電談既告此事且慰之健亦大喜傍晚赴沈庵約夜與增壽臣拜壽看戲有病意

二十三日晨拜客昨聞袁得亮言 遊山之事彼輩已知且戒備車徒暗中隨往者甚多幸中止否則必又喧傳矣 宮中秘事未及宣布外間已知 上之言動不當慎耶寫字告艾得復午後上街夜歸得電 上傳艾老進 內言有眼疾也時已亥初矣子初又奉 傳帶狄波爾進 內 召見養心殿診係鬱熱故有眼疾進一方退出已丑刻初

二十四日入直奏事傳 上已大安又至府回事午後子寬來傍
晚赴公度約看書畫歸頗早是日冬至晴晨無風過午微風驟
寒

二十五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午後赴艾之約射覆負歸已夜
是日晴嚴寒向劉鞠緣乞得萬年青種子並種法此草喜陰春
秋二立宜糞餘俱溉以清水當年可以結子初長二三寸時分
盆且試爲之

二十六日休息恩雅雲來少談腰脊覺痛連日困於酒食故憊午
後赴詒書健之約夜射覆甚歡以同聚者皆氣類也是日晴

二十七日彭秋來深談得報 上傳弓箭令三五日備齊倘能習
此與 聖體大宜惟必須 御前大臣驗明弓可適用方能進
御蓋弛久恐其不調也午後上街並答拜彭秋不遇夜讀莽傳
讚至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
自以黃虞復出也又讀馮道傳中曰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
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合觀
兩人何其酷似徐□□耶又言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道意在資譽德光然斷章取義亦與今合天下紛紛正苦無君
耳掩卷太息是日晴漸暖

二十八日入直遇遜敏於直房少談近午觀民來見之飯後檢架
上香樹齋集春融堂集涉獵遂至夜是日早晴午陰晚有雪意

天燥有日望之甚殷瑞裕如送簞帚三幅分致艾瑀生書之
期初十前往取看書既無興會夜長孤坐悶甚鼻塞痰壅頻欬
就枕腰脊骨節均痛幾失眠

二十九日晨起閱王青浦年譜近午健之來客去訪六橋爲鐵庵
事也遊廟買紅豆二盆傍晚欬及鼻塞略減骨節仍痛是日晴
三十日晨覺胸膈氣逆痰涎尤盛有喘意午後臥時許氣少舒委
頓殊憊鐵庵來客去看潛研堂文明日邸上門擬請假休息託
越千代陳終日有風入夜減

十二月

初一日告假休息未入直病減健之來午後仍看潛研堂文解閱
頭目略爽胸膈亦漸利傍晚老約會談赴之借得何義門行
書條幅錢十蘭篆書屏與柯鳳孫商定一方服之夜看錢集頗
能入是日晴暖如春

初二日晴暖病退惟氣不充耳晨訪黻臣求其臨摹十蘭篆屏也
何幅亦黻臣欲借者午後上街近讀潛研堂集頗心折於竹汀
之學因及養新錄記二十年前隨侍九江將還京服官 先師
石泝甫先生手書書目一紙賜之教曰京曹多暇不可廢讀是
皆爾應習者也目中書甚多經史外附列者有顧氏日知錄錢
氏養新錄別後過上海按目收之有未得者至京續補遂大備
暇即取讀從未間斷遇讀之不能入者置之隔數月或年餘再

讀仍不能入再置之竟有三四讀三四置者終必期於能入而後已遵行二十年循環往復一如師教藏書漸漸能讀矣即如日知錄自去冬始能讀養新錄則今日讀之方無扞格若非於無意中先讀潛研文集心有所獲觸類引伸亦未必能遽入耳讀書貴能入何可以輕心掉之鹵莽從事安得起九原而告之再請益也爲之黯然夜看錢氏養新錄及年譜

初三日晨微陰病退看錢集遣日午後拜客並訪艾老歸已暮近以□□辦事不能受言每致叢脞頗用悒悒夜仍看養新錄疲倦早睡捷南午來商度公事也

初四日請假未入直越千來久談晨見雪心神頓爽養新錄引袁彥伯北征賦曰感不絕於余心懇流風而獨寫頹契於懷愛之欲檢此賦一讀徧檢藏書無此賦僅於晉書宏傳見關於此賦者一事錄後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狄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南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徒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懇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此二語在當時已有賞之者矣可喜也又於王沉傳見其釋時論當年

世風酷似今日錄後存之沉亦字彥伯京邑翼翼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闈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形容盡致此風在光緒中年已然於今爲烈耳午後雪止晚又霏霏矣夜看潛研堂金石跋尾金元之間有僧行秀者號萬松野老耶律楚材從受記蒞法名從源號湛然居士自稱萬松嗣法弟子湛然居士功德疏跋今磚塔胡同之塔卽萬松老人塔也前駁老與沈庵言沈庵竟不知吳印臣別號松隣指此就枕後腰脊又痛衰徵也

初五日微陰晨看四庫書目邵氏標注沈庵所贈本也案頭必不可少之書殺青後曾經進呈熙雋甫諸人均有抄本日本人亦有排印本流傳甚廣前託琴南畫扇送到殊不佳午後赴梅生瑞臣珏生之約射覆小勝歸已夜分□□之鄙□□之躁觀之可作十日惡故遁歸也

初六日晴看漁洋菁華錄午後赴珏生之約仍以詩謎射覆小勝座皆佳客圍坐劇談較昨有霄壤之分盡歡而散夜檢會典及鄂文端公奏疏強老借看也

初七日入直徐世昌答謝帶陸昌觀 見乾清宮歸家休息腰臂牽痛午後看漁洋詩意興素然又取歸愚集涉獵尤覺無味二

公皆名重一時者何以如此不耐讀由於摹擬工而真意少耳是日雪未上街入夜雪霽月出仍看漁洋近體差勝古體耳

初八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又至府回事歸家詣 先祠供粥 上賞臘八粥一罐菜四器午後翟懋亭來客去上街踏月歸夜靜坐一時許看王揚甫淵雅堂集同人泥作詩謎徧翻各集當意者難作易作者不佳奈何

初九日晨毀老來久談留飯客去上街又遊隆福寺歸已日落看楊甫詩集似較王沈耐看由於真也言爲心聲豈容塗飾耶夜又取鈍翁類稿讀其古今體詩亦覺遠勝漁洋仍不如楊甫詩毀老亦言王沈二集無味

初十日入直 德宗景皇帝實錄告成恭進 首函禮成世相進 太傅陳師傅加太傅銜寶郭二總裁加太子少保銜在事文武員均紀錄二次在館提調均准奏保散直已未刻矣健之來談又訪毀老勸襄遜敏歸已上燈疲甚夜未看書晨微雪逾已晴

十一日陰晏起看淵雅堂編年詩冒鶴亭自淮南來客去擁衾而臥遂睡及起已莫燈下寫日記夜看淵雅詩終卷於是三讀矣天陰有雪意午間越千來電述邸意明日入直有請 旨事

十二日入直謝紀錄 恩 召見養心殿陳太保請撤銷太傅銜爲伊曾祖陳若霖懇 恩予諡奉 旨陳若霖予諡文誠撤銷太傅銜着毋庸議又至邸午後拜客訪毀是日大風傍晚漸息

歸家與公服電談夜月色甚皎檢東洲草堂集不見遇甲寅冬手抄宋人詞二巨冊反復展閱旣感流光之速又念當日用力之勤而今百事叢脞即偶有閑暇亦無此專心耳

十三日入直莊士敦三年期滿留任 賞二品頂戴並帶藤紹桂又至邸回此事午後休息傍晚上街踏月而歸夜看手抄詞今日識解似又勝於前八年矣得暇當再選或有異處奇渴恐妨睡不敢飲茶食橘數枚仍未解毀老所借會典及鄂文端奏疏見還

十四日晨往賀莊士敦遇艾老莊以被 賜喜形於色託買珊瑚頂珠檢所載者與之晚赴艾老約所題獨立圖已交下五律二首無甚精采散已夜分嚴寒

十五日入直 鍾粹宮東配殿佛堂失慎幸立時撲滅未延燒退直已過午珥生來客去與月華拜壽遇寄雲到家已暮是日嚴寒晨間寒暑表計縮至十四度吐氣成冰鬚爲滿易狐裘連日爲人所聒腹煩幾不能耐奈何夜看漁洋近體詩盡二卷似勝於前日所見也可怪內子感冒作燒兩日服風溫第一方

十六日入直天氣嚴寒 德宗景皇帝實錄尊藏皇史宬在衙門前跪送歸已近午獻臣珥生潤之來延張午樵爲內子及均媳診脈均癒今日亦病上燈後唐□□來見之此人爲世所賞識僉王之尤也終當去之夜看漁洋古體

十七日陰寒晨拜客蘇拉來告 上召見澤濤未知何事越千赴津言當日回內子均媿病減仍延午樵診端居無事祇索睡耳抵暮起看漁洗入蜀諸作亦大有可取者惟七言古體氣不振夜對燈孤坐無聊已極人生幾何安用鬱鬱 重華宮賞體健身康春條并神肉賞內子富貴長春春條傳諭勿謝

十八日因作夜就枕後失眠四更始睡晨起困憊未入直李鞠農之喪在長春寺開弔不可不往遂租一電車往返甫四刻寒天短晷殊相宜也得電 上傳明日帶精益眼鏡匠人進 內內子病退強半均媿尚惡寒仍延午樵來診月華來客去上街本欲一散鬱結又覺意興索漠廢然而返夜看方氏述本堂集桐城方登驪臯宗子式濟沃園孫觀承問亭三世所著也沃園詩後附龍沙紀畧問亭有松漠草張石舟蒙古遊牧記曾引之均有關掌故臯宗官水部沃園官中翰以朋友之累謫戍卜魁城後問亭佐平郡王戎幕 賞中書至大用方刻此集已在乾隆時矣故所記塞上諸事皆徵實非同耳食版式亦精雅帶經書賈今午送來尙未議價如不昂當收之年來不收集部似此者應在例外後以此書索八十元未免可笑還之

十九日入直嚴寒較昨又甚午後越千松壑相繼至松壑以弢書靜公墓誌見贈越千以伊嫂訃聞見商昨晨病歿今始知之客去看愛伯日記解悶晚壽臣來夜惡寒有病意東海約明晨往

談爲世相病重事也今晨捷南畧言之遂與越千電談

二十日晨越千來同車往見東海久談東海意欲以 皇室事實我兩人代世稟任相助并勸勿再請 派他人尤不宜令親貴干涉言甚懇切已允代達於邸語畢辭出已日出矣入直帶匠養心殿掛燈與弢老久談歸家疲甚飯後睡傍晚至越千處行弔又訪弢老商度 內事夜孤坐甚倦看越縵日記

二十一日入直奏事甚多 實錄館遵保在事人員之摺亦上承旨十六件又至府將散得電世相昨夜與其家人言欲一見余及越千遂往已不能語矣惟神志尙清得一握手歸家逾午飯後少休上街晚得報世相竟於申末謝世卽往一哭盡衷又代看遺疏之稿世相起家內府相業平平及身丁陽九支柱危局險阻備嘗亦頗不易推其忠愛之忱艱苦之操固勝於儕輩萬萬也

二十二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奉 諭有與邸商度者至府午後歸世相贈太師謚文端越千佩帶總管內務府印鑰齡蒙 恩賞在紫禁城內乘坐二人肩輿弢老彙初來傍晚鐵庵來少談卽至東興樓請鄧君翔商年事已有頭緒約可得經費百萬年關可以渡過矣慰慰歸作寄健之書昨日 長春宮賞肉蔬補記夜雞頭

二十三日入直謝 恩又至籌備處看商人投標約弢老同看并

有面商之事散後往弔姜翰卿之喪午後休息六橋來同至世文端家送三夜四面爆竹聲甚多接健之書即復

二十四日入直始乘肩輿記二十年前官刑曹進 內聽 旨時

直隆冬冰雪在地路滑天寒往來竭蹶見朝貴乘馬者深羨之以爲行年三十甫登仕籍此生無復此望何期滄桑之後更蒙拔擢得效奔走六年前既已 賜馬今復承 恩命忝竊非分

益增慙悚又念 曾祖清恪公以尙書 弘德殿行走年逾六十始蒙 賞乘肩輿 先考麗德公官至一品尙未 賜馬追懷 先世感愴曷極 天恩高厚沒齒難忘矣敬記感激之忱

以圖捐糜之報同越千詣 養心殿帶匠掛燈退直訪靜淵沈庵午後休息夜看越縵日記 長春宮賞內子衣料二件均兒

均媳果品四盒內子及均媳均患嗽服藥亦不大效奈何

二十五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又會同瑞臣珏生及三師傅看陳設核定投標價目同飯之後又看申末散上街得健之書即復

夜看越縵日記

二十六日入直掛燈帶匠 上賞大緞二疋 傳勿謝至署核定年款抵暮始歸疲甚與弢老電談 重華宮賞內子衣料二件

均兒均媳果品四盒徐東海贈瓶一所刊顏李學一部內分習齋語要恕谷語要師承記皆東海所輯者看越縵日記

二十七日入直承 旨甚多署名畢會同弢瑞珏看陳設申初歲

事散後至越千家上祭歸家疲倦若有不支之勢小睡貢邸來見之精神畧復夜看越縵日記渴甚不敢多飲食橋椅轎已製得送來價六十二元

二十八日入直午初至麟公處 賜祭禮畢私奠連日事冗少暇

未得靜坐今午諸務粗畢明臆曝背看越縵日記甚適人生不可無此日也飯後上街并遊花肆花事甚盛而無買者蕭條可想夜洗足延午樵與內子診脈

二十九日入直昨日奉到 年賞千元謝 恩 召見養心殿散直近午飯後携均兒詣八里莊竹竿井鬼王庵 先塋上祭歸

頗早休息憚公服張午樵來艾老電告弢老得家報其夫人謝世明日請期服假二十一日夜了理家事俱畢疲茶思臥內子

服午樵昨方甚效今方僅撤大黃加連翹與弢老電談有乞假歸里省視之意鄙意以爲不可雍頭看越縵日記

三十日雪往候弢老久談歸已霽休息午後上街夜詣 先祠上祭傍晚內奏事送到 上賞平金荷包銀鏤前奉 傳年終荷

包各賞均停止此當出自 特恩也爆竹之聲似不如去歲繁盛剪燭看越縵日記况味蕭寂庭前又見雪花飛舞夜接 神

後睡問隨侍劉太監荷包乃 三宮主位所賞者

方志餘記 (十二)

乾隆黃州府志二十卷

乾隆十四年知府王勛修。

據序。「黃州之有志舊矣。宋景德四年。凡四方郡縣所上圖經。詔翰林李宗諤等刊修校定爲一千五百六十餘卷。南渡後多散佚。止齋陳氏家尙存有蘇越黃三州刻本。慶元己未郡守李昭問俾教授厲居正重修齊安志。可謂詳且備矣。去今不六百年。求片紙隻字絕不可得。即明萬曆乙亥所修志。僅於康熙乙丑志中存其一序。」黃州歷代文獻之無徵。良堪浩歎矣。書凡二十卷。爲綱十。爲目四十有八。一至三地理志。四建置志。五賦役志。六學校志。七八職官志。九十選舉志。十一至十五人物志。十六至十九藝文志。二十雜志外志。

光緒黃州府志四十卷

光緒十年知府英啓修。郡人常德府知府劉燁刑部郎中鄧深纂。

據舊序。陳氏書錄解題有景德黃州志。慶元己未郡守李昭問俾教授厲居正重修齊安志二十卷。其在有明。有所謂萬曆乙亥志。其時任知府者蓋潘元哲也。(按文秩官表。萬曆間知府有上海潘元哲。本志錄耿定向序云。「郡侯雲中潘君。」中字蓋間字之誤也。定向與李卓吾初相友善者也。見明史本傳。)及乾隆丁卯而有知府王勛所修。號曰王志。凡十卷。一二三疆域志。四五六七建置志。八賦役志。九學校志。十武備志。十一至十三職官志。十四至十八選舉志。

兌之

十九至三十一人物志。三十二至三十九藝文志。四十雜志。凡爲綱十。仿畿輔廣西江西諸通志例也。

黃州置自開皇。明初爲黃州府。降蘄州府爲州。省蘄春縣入州。以州縣來屬。雍正間定制領州一。曰蘄。縣七。曰黃

岡蘄水麻城黃安羅田廣濟黃梅。

本書在府志中頗爲繁博。雖以七縣一州轄境遼廣。然如昭忠祠之備紀死事姓氏。人物志之羅列各縣節烈姓氏。皆連牘不休。亦更形其冗複也。

其藝文一志。前爲四部。後爲詩文。復取蘄州陳詩著湖北金石存佚考附於其後。稍爲創例。其餘小小變革。皆無關宏旨焉。

光緒黃岡縣志二十四卷

光緒七年知縣戴昌言修。寶應舉人劉恭冕纂。

據舊序。明志修於萬曆中知縣茅瑞徵。繼之者康熙十二年知縣董元俊。乾隆二十年劉燧。道光十一年知縣李錦源。二十八年知縣俞易烈。據本書藝文志。則尚有厲居正齊安志二十卷（見書錄解題）。魯大衢黃安縣志。胡紹鼎黃岡縣志二十卷。

黃岡自唐以來爲黃州治所。

凡二十四卷。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賦役志。四職官志。七八九選舉志。十至十九人物志。二十至二十三藝文志。二十四雜志。二十四卷之中。列女便居其七。卽此觀之。可謂不知剪裁者也。

其雜志中有寺觀一門。似采陸隴其攢釋氏之意。殊不知削而不載猶可也。寺觀載于雜志。塔又載于古蹟。此何說耶。其藝文志分古文與詩與著述三門。其制名已陋矣。著述復不著存佚。後之人將何以辨之哉。

光緒蘄水縣志二十四卷

光緒六年知縣多祺修。

據載蘇志原例。「舊志載明正統知縣胡奎志四卷。宏治知縣程昌志六卷。皆不可見。萬歷間知縣閻士選志十六卷。順治十四年知縣劉佑志二十六卷。其文皆本閻志之舊。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李振宗續修。乾隆二十三年知縣邵應龍重修。」蘇志修於乾隆五十九年。蓋至是始再修焉。

凡二十四卷。卷首輿圖。一二地理志。三建置志。四賦役志。五學校志。六職官志。七八選舉志。九至十七人物志。十八至二十二藝文志。卷末雜志外志。

邑爲漢軼縣地。潞水蘄水之名則始於劉宋。今邑卽宋之潞水而兼軼地者也。

光緒羅田縣志八卷

光緒元年知縣管貽葵修。刑部主事陳錦纂。

據凡例稱。嘉靖崇禎兩志久不可考。現存惟康熙五十七年知縣張琳志暨乾隆五十三年知縣姜廷銘志。卽今志所本也。凡八卷。一地輿志。二建置志。三秩官志。四政典志。五選舉志。六人物志。七藝文志。八雜志。名宦政績卽附入秩官志中。不另立傳。亦覈實之意也。

左傳杜注稱羅在宜城山中。明此非古羅國。蕭梁時析齊昌置羅田縣。又設義城郡及義州。羅田建治自此始。齊昌者故蘄陽縣也。陳隋以來爲蘄州屬縣。洪武以後與蘄州俱隸黃州府矣。咸豐中鄂皖兵事棘。羅田當其衝。本書兵事一門頗能具綱領。

光緒荊州府志八十卷

光緒四年知府倪文蔚撰。

據凡例云。荊州府志修於乾隆二十年。會稽施廷樞所纂。序稱明代屢修俱佚。所據者惟康熙中郡人胡在恪舊志。

志中輿地各圖甚佳。楊守敬洪用勳分纂也。山川門附有詩什。可資覽觀。惜其不能分別古今耳。

光緒江陵縣志六十四卷

光緒二年知縣柳正笏繼前任修成。前志修於乾隆甲寅知縣魏耀。時畢沅爲總督崔龍見爲知府也。本書一仍其舊。僅略改名目而已。

凡例稱道光年間郡城兩次水患。咸豐年間省垣兩次兵燹。案卷散遺。無從查核。故事多缺漏。則所增亦無多也。凡六十四卷。一至三方輿志。四至十建置志。十一至十五賦役志。十六至二十秩官志。二十一風土志。二十三至二十六名勝志。二十七至四十四人物志。四十五至四十八選舉志。四十九至六十藝文志。六十一以下外志。卷帙殊繁。而孰爲舊志。孰爲新增。頗難辨別。蓋未能講求體例也。

康熙松滋縣志二卷

康熙庚戌邑侯李式祖紀畧。僅存鈔本一冊。殘闕無濫。不足觀也。書分上下二卷。卷上郡邑封域山水秩官選舉賦役。卷下水利城池戰守廨署秩祀倉庾郵傳津梁禮祥風俗古蹟塚墓寺觀宦蹟人物孝行節烈流寓誌餘。

同治枝江縣志二十卷

同治五年知縣查子庚修。松滋熊文瀾纂。

枝江在春秋時爲楚武王詹號稱霸建立國都之重地。自漢以來建邑。其志書之可考者。始修於乾隆庚申青谿王公。又八十餘載。值道光八年。知縣謝不績因舊志而重輯之。訂其舛訛。補其闕漏。六越月而告成。蓋至是而三修焉。

是編於舊志之失。頗多糾正。載藝文而能捨陰風弄月流連光景之作。傳孝女而不取割股療親等不經之事。舊志義存

旌別。而此則第綴其事之顛末。按諛苛刻兩有不居。綜觀全書。固猶不愧為佳志也。
凡二十卷。一、二、三地理。四建置。五秩祀。六賦役。八、九十學校。十一、十二職官。十三、十四選舉。十五至十七人物。十八、十九列女。二十雜志。

同治宜都縣志四卷

同治五年知縣朱甘霖繼前任崔培元修成。監利龍紹曾纂。

按唐改夷道曰宜都縣。貞觀八年屬峽州。宋元因之。明屬荊州府夔陵州。清雍正十三年定令州不統縣。於是宜都縣專屬荊州府云。

龍序云。「宜都縣志康熙三十五年修。經今百六七十年。無再修者。」是邦文獻之殘缺。亦可慨矣。
書為地理志六。一廣輿輿圖。二山川。三形勢。四沿革。五古蹟。六物產。營建志八。一城池。二官署。三倉儲。四驛傳。五市肆。六津梁。七壇廟。八試院書院。政教志十。一戶口。二田賦。三關權。四學校。五選舉。六職官題名。七職官治績。八兵制。九祀禮。十風俗。人物志八。一列傳。二忠義。三孝友。四列女。五藝文。六流寓。七隱逸。八方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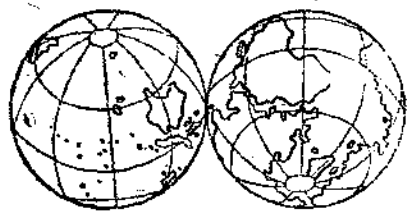
朱樸之主辦

周黎庵主編

古今

文獻掌故 樸實古茂
散文小品 沖澹雋永

北京 國立華北編譯館 總代售



時 事 記 實

布爾什維克主義

明 譯

一位俄人的經歷回憶

布爾什維克主義已經發生了變更嗎？這乃是各文明國家今日特別重要的基本問題，而且如能正當答復了這個問題之後，各國因被對於本國文明，風習，國運所當負的責任所迫，勢必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採取另一種正當的態度。本文關於這個問題的簡略討論，乃是一位俄人的見解與敘述，他曾親身度過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恐怖歲月，親自冷眼觀察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演化，尋繹這個主義為實現世界革命而激起的事。他的疑問自然首先代表一位俄國志士

的哀訴心情，然而同時也可與一切關心自國命運的人士休戚相關，這個疑問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已經發生了變更嗎？

「俄國現在與外國發生戰爭，他的領土也許一部或臨時被人佔領，這乃是一種過渡的中立事態，對於俄國民族的將來命運具否歷史上重大的意義，一以此後此種事態對於俄國及俄人所要引致的變故如何而定。戰爭失敗，甚至土地淪陷，並不一定就等於喪失獨立主權，發生精神經濟的委頓，或感受國民物質生命的根本危害。一八一三年俄軍佔領德土，在德人看來，反認為是擺脫拿破倫鐵腕的解放運動。德人對於當時所發生的事故毫不驚慌焦慮，一本常識聽其自然演變而已。

自然今昔情況有些不同之點，尤以流亡國外俄人的處境為然——一八〇六至一八一三年只是七年之隔，而一九一八至一九四

一年俄人漂流國外已經二十三年，其間壯者已老幼者代興，完全不曉昔日俄國的真相以及海外俄人流亡的原因。新出亡的人越來越少，一面因受國內巧妙宣傳的麻醉，一面因受國境監視的拘束，以致目擊實況的俄人親口的報告全被阻塞，只賴外國記者遊俄的文字報告，而這些外人並不洞曉俄國與俄人的真情實相。至於外國所得的消息大都出自布黨的國外宣傳機關，或買囑機關，以及可怕的政治警察。

近來布黨恐怖政治的消息與日俱減，流亡中的俄人因為聽了國內將有政治改良的夢想，於是也開始發生懷懷故國之思，這種夢想就是所謂第三國際日趨沒落，布爾什維克政權日趨國家主義化，甚至將與法西斯的德國攜手締約，與中歐各國將要訂定大批物物交易協定，由此可以與各國分別發生接觸，促進俄國的復興，實行國際間思想的交流，認清鄰國人民的生活習慣，藉獲各種理想的實現。

戰爭爆發

我這種回憶正在昏沉演進之際，突然受了驚擾，絕對難免仍如二十三年前，疲敝的思中忽然發生驚痛的疑問：戰爭？加入那方？要作何事？這些問題同時又引起了無數的事實回憶，這些事實遠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的恐怖時代為始。凡不甘心接受道聽途說的報告，振耳欲聾的電台廣播，或恬不知恥的報紙宣傳的人們，如肯一盡愛國的天職，便有一事顯然當做——在決定行動之前，首先應當徹底明瞭，今日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究竟代表甚麼？她是否當初的那個主義？或者已經根本變更了她的計劃與戰術，留有將來改善的餘地呢？我們現在姑且檢討往事，將二十

五年以來深藏在我們胸懷中的那些事實重新揭出，看一看布爾什維克主義一向是何現狀。

協約國與俄國的賣國賊

一九一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一群暴眾集合在聖彼得堡英國大使館前面的廣場裏。大使館內英旗保護之下，藏着的人就是第一批革命黨和俄國的賣國賊，就是杜馬黨人和革命政府黨人，由羅奇安柯為首。大使館的門首，由英人發款，協濟叛黨，發動革命，推翻帝俄。自然這還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行動。英國不肯資助布爾什維克黨，因為他們主張不割地不賠款對德締結和約，而英國只有供給金錢要人輸血，要俄人流血賣命，完成英國所要貫徹的光榮勝利，而假借古池科夫，米留科夫和克倫斯基的名義來作這事。不過當時布爾什維克主義確實已經存在，由於牠的存在，那第一道政令纔得頒發。由於牠的存在，那個臨時政府纔敢行使職權，撤廢俄皇，成立兵工蘇維埃代表大會，這個團體日趨獨立，把特國柄，日趨牢固。

是狂是魔？

一九一七年四月：采新斯加宮洋台上站著一個人，行動呆笨，態度凌人，正在向群衆演說，大呼小叫，握拳奮臂，神經發狂，威勢逼人，高聲呼喊；他狂嘵的什麼，姑不置論……無非唆使暴衆去行搶奪，殺戮，毀滅。就演說的理論與技術而論，他的言論絲毫不值識者一評，因為這只是狂人的嘵語，暴怒下的忿嚏，毫無關係之可言。……然而事實的要義只在於聽衆覺得他們自己原始的，獸性的本能被激而興奮起來；這位兇惡的狂人所發出的瘋

話觸動了群衆，好似電流一般，他催殺的呼聲如火燎原，人們的默想和審斷之能，公平之念，認真求實之心——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都折斷了，遲鈍了，最後聽衆都入於如瘋如狂之態……心目中只知道「暴打，突擊，搶奪，殺害！」自從那時起，日復一日，週復一週，在街上，在廣場，在宅內，在任何地方，腐化過激的群衆，囚犯和猶太人，無盡無休的猶太人，隨時開會，巧用暴衆的感情，挑撥已到極端，以致狂暴的群衆數目與日俱增，群起與勢力日盛而奉公守法的黨派爲難，臨時政府的當局應變乏術，號令無方，更爲之階梯。因爲嚇得發抖發昏，大家都看出來，都覺出來，暴衆執政和流血的恐怖時代勢即來臨！暫時只有一線之望，大劫或可倖免，就是叛軍中第一機關槍聯隊七月八日舉事過早，被臨時政府的忠心軍隊濶平了。這次除了列寧之外，杜羅斯基勃朗史太因以及其他領袖全數被捕。設使當時命運之神在那個政府中安排了一位鐵石心腸之人，不遲疑的剷除了這全部的禍根，今日的歷史編可以另是一種情況，可惜當日竟沒有這樣一位人物……克倫斯基，釋放了全部叛徒，以致日後竟有幾百萬被殺害被折磨的男女老幼遭遇大劫，這種責任惟有克倫斯基是問了。本文因爲篇幅所限，不能詳述當時一般知識階級和中產階級的那種狼狽可恥，庸弱無能的行事，正當赤化洪流衝蝕秩然有序的社會生活之時，他們默然無爲，不能挽回狂瀾，正因爲他們愚蠢，卑怯，諂媚，奴化，所以他們纔充分受了違反天條之時所規定的罰數，犧牲他們自己的和他們兒女至親骨肉的生命！

堤壩崩潰洪水橫流

一九一七年十月：最後十月二十七日橫流決堤而出，血腥的屠殺開始。當然臨時政府當局首先鼠竄而狼奔，因爲一般卑怯的文人總是臨難苟免，只會責成民衆應當奉公守法負保國衛家之責，而實際自己縱或作了育嬰堂的保母，也不能維持秩序保護嬰兒。他們逃了，拋下了他們那幾批親信衛隊置之死地，這些衛隊乃是最後時期由他們所指導提拔的軍官招募而來的兵士組合而成，或由軍官子弟學校的學員組合而成，這些子弟都是將門之後，英勇忠誠之念根深蒂固，乃是累代相承的遺產。他們所遭遇的惡運，現在年紀老邁的人們大概還都記憶吧！我只提出一件作例，就是烏拉地米爾步兵大學。他們抗戰到底，直到山窮水盡，倚靠校舍的墻垣爲屏障。他們的火藥用盡之後，赤黨水兵，所謂革命軍的常勝軍纜沖入校舍，將這些十六至十八歲的青年軍校學生全數殺戮——用槍把打，刺刀扎，刀割成塊——一名不留……布爾什維克主義就這樣開始登極御宇了。前文之意並不在於敘述革命的歷史，也不在於敘述「白色運動」的興衰，目的只在由健忘的深淵裏撿起幾件所謂布爾什維克的「英雄行爲」，來喚醒健忘的人們的靈魂，勉強他們回憶往事的發生和演變。

流血的慘劇

維堡九月三十日：這事發生於十月暴動之前：第十二軍的司令部設在一個礮堡裏，就是露的中央一座小島上的那座礮堡。一技叛軍的水兵炮兵和工人闖入司令部的厦，全部軍官八十三名，總司令奧蘭諾夫斯基，曾受過聖佐治武士勳章，表彰他在日俄戰中所立的功勞，也在避難之列，他們全被拉出堡外，投在海裏。落

水的軍官當然溺水逃命，岸上的叛兵於是用槍射擊這些漂泊的軍官，最後只有三名倖免……這就是後來所稱的「維堡血浴」。

諸位還記得其輔殺案麼？三千軍官都被屠殺。兩勝佩帶肩章之處的肉皮全被挖掉，按照金星的數目和部位用釘釘入肩胛，然後將屍身拋出，暴露街市，多日之久，無人敢去掩埋。

再提西比利亞。克爾察克提督的軍隊排山倒海退却下來，加派爾將軍的部隊都是新募的兵士，原是耶夫和佛特金兩大工廠的工人，由工頭擔任軍官，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冬季冰天雪地之中，橫衝直搗的進軍。在伊庫斯克，一個殘忍好殺的猶太青年作了軍隊領袖，時常判決三五十成群的難民，就地正法，在行刑之際，這個青年絲毫不動人心，談笑自若修理指甲。

屠戮之城

一九二一年海參威的米古洛夫政府刊行了一本小冊，起名屠戮之城。不錯，原先確有這個城……坐落黑龍江畔，名叫尼古拉夫斯克。突然之間來了同志提阿皮金，猶太女首領李白地瓦，和一群由薩哈連而來的犯人……這座城鎮立刻蕩然無存了……三天槍斃放火殺人，肆行無忌，凡不及藏在森林或未被饑寒致死的人們，全被屠殺淨盡。從母親擁抱中奪出幼兒，倒持腿腕將他們摔向爐邊，撞碎頭骨活活摔死，眼見做母親的悲哀哭號，叛黨毫不吝惜，還要施以咒罵：「你們這般娼婦，看哪，這就是處治財主秧子的正當辦法。」有一些崇信基督降臨的信徒倖免於戮逃匿一個地窖內，房屋起火，屋頂坍塌，將他們埋在下面，門路閉塞。這些信徒驚恐失措，互相擁抱，在那幾天屠殺期內，無食無水，祈禱詩危坐待斃，幸賴真神保佑，得延殘喘，大亂既過叛黨離境，他們纔設法爬出死窟，我親自遇見這些人，沒有一位不是神經失常的廢人了。

霍爾橋上：一九二〇年二月裏，一列貨車駛過烏格爾那亞站。車內有八十七名軍官，都是馳名的雅格爾騎兵聯隊的軍官，還有烏拉施泰爾大佐在內。列車駛到霍爾河的橋上，突然停止，革命軍宣告要在此地開設軍事法庭，軍官一位一位下車受審，結果每人頭骨都被叛黨用鐵錘打碎。

前文所述不過是布爾什維克「勝利」和「英雄行爲」的滄海一粟，問題的焦點還不在這些明顯確定的事件。與這些顯然於外的事件同時發生的，還有一種奇特尖銳的殲滅手段也在進行，——不甚明顯，不甚驚人，但是加倍可怕，毀人，危險——因爲大規模的行於全國，這種事件就是政治警察在拷問室和監獄中以及在集中拘留所和寒帶放逐區內對一些尚有幾分常識教育文明和意志的人們所施行的有組織的破壞行爲——一言以蔽之，凡比愚蠢的民眾稍微露些頭角的人們，一律都在被除之列。除了可以威迫利誘因而忘掉名譽，良心，惻隱等人類發德的人們，以及肯賣掉身體靈魂甘爲奴隸的人們之外，凡足以奠定國家各種組織基礎的份子，一律都在剔除之列。

布爾什維克公認的目標

這裏有一個問題發生：這些殺人流血的行爲，背後究竟有什麼用意呢？這只是由於敗戰洩忿，或由政權突然顛覆暴衆肆威一時橫行而激起的狂瀆行爲嗎？還是事前預定的步驟，以求產生預期的情勢，而達到預定的目標呢？倘若後一種推測爲是，我們只

將今昔所用的方法所獲的結果，與其目標比較一下，就可決定布爾什維克主義已否發生了變更。

所以首先需要查明布爾什維克主義確實的界說。根據已過二十五年中以國家組織的資格而獲得存在，並且制定公認計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概念可以定義如下：布爾什維克主義乃是猶太主義精神觀點所產生而改進的事態。牠是一種純粹唯物主義的社會秩序，擬以施諸全世界各民族，作為猶太人制霸世界的先決步驟，為達到這種目的，必需先行破壞各民族的下列幾種自由：（一）經濟自由（二）政治自由（三）良心自由。

我們且看布爾什維克主義怎樣設法達到這種目的。無疑的在這幾種自由中最難剷除的就是良心自由，也可以說就是宗教和思想自由，此事如能做到，其他自由的破壞不難迎刃而解。破壞良心自由最確實的路線就是從事世界久已認可的反宗教運動。因此布爾什維克主義開始了反宗教運動。馬克斯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寧也這樣說。布黨首領對於宗教所持的態度是這樣：『本黨對於宗教是不能中立的。凡攔阻反宗教宣傳普遍發展的共產黨員，在本黨是沒有地位的。』（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會見美國勞工代表團時的談話。）

在他們看來，宗教有兩種危險。第一在各個人靈魂中宗教觀念都反對唯物主義的，肉體的原則，而擁護基本的，唯心主義的精神理想，布爾什維克黨人却反對後者理想，因為這種理想使信徒成為該黨所認為不適用的工具，靠不住，設使該黨對這種信徒所作的要求與他所信的神律不合，他隨時容易拒絕這些要求。該黨

所需的，乃是賣掉或殺害自己母親，而毫不轉眼的人。必需毀壞宗教的第二種理由更形重要了。宗教原是一種有組織的精神勢力，經過許多世紀的形成與演變，而產生了一種階級執政，並且因為有超物質的奮鬥工具，其勢力越發不可輕侮。設使彼時俄人未曾離棄上帝，赤魔的勢力滿可被這個偉大的精神勢力所打倒了。

只因俄國知識界多年不虔信宗教，妄加批評，輕視道德，這種風氣滲透民間，直到雷霆暴發之時，纔曉得這種懈怠腐化風氣的惡果，以致暴衆屠戮教士，毀壞褻瀆教堂，將狂烈的反宗教宣傳作為一種新宗教。

一九三六年憲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為謀工人實際良心自由起見，教會應與國家分離，學校應與教會分離，宗教信仰與反宗教宣傳同為國民應享之權利。』細譯本條之規定，可知所說宣傳自由專限於反宗教宣傳，雖許可宗教信仰而同時却鼓勵反宗教宣傳。事實上，本條乃是禁止民衆宗教教育，學校中不得教授宗教，不得進行講經和宣教工作，不得印行宗教性質的文字刊物。因此後輩青年從此便不得機會明曉宗教及其儀式，只有反宗教宣傳的無神論，成了一種幻想的新宗教。我不打算細述在所謂「世界最自由的國家」裁實行逼迫基督教的工作經過情形，現在只將布爾什維克黨占領拉特維亞之後，遷往華盛頓去出版的拉特維亞月刊一九四一年九月號所載一段新聞披露如下：德軍開入拉特維亞之後，召者外國記者前往里加觀參占領區，那些外國記者目觀的事實報告曾說最古的聖彼得得堂和自十四世紀起流傳至今的

那座大風琴，完全被布黨給炸毀了。里保的聖尼古拉教堂已經變作了馬戲場。監獄中殺戮的屍身中，經人認清的有一位是拉特。維亞大主教，兩位是主教，一位是俄國神父沙波施尼科夫。這件實例就足以推翻布爾什維克主義所釀造的故事，宣傳牠已經改變了對一切宗教的態度。（自然對猶太教是個例外。）

對知識階級和民衆的打擊

不但藉著剷除宗教而毀壞了良心自由，對於牛有意牛無意自命爲擁護良心自由的知識階級也予以打擊。這些人們許多年不知爲民先覺導入正軌，最後他們也噬臍無及了。還有一樣，這些人們平日只知向俄皇譫語面諛歌功頌德，而不知致君澤民，教民忠君衛國，終致民變發生，到了此時自己只好入甕，去到猶太人所設的拷問室裏，受盡苦刑辱罵，被人放逐正法。

破壞經濟自由

共黨起初還只是攻擊商人階級和富庶之家，其後及於較爲貧寒人家，最後或向農村。起初因爲貪利奪產而肯援助叛黨的村人，到了此時也受了確實的教訓，就是「財悖而入亦悖而出」。布爾什維克黨起首以利爲餌，藉以破壞經濟自由，動手推行滅絕私產制度，以致全國民衆都被迫去到農場或工場義務作工。民衆這纔醒悟自問：爲什麼要作工？……看哪，一條閃光奪目而過，轉瞬之間雷霆大作，遍及全國，那就是「一九二〇年的大饑荒！流亡歐土的俄人還能記得，而流亡此地上海的俄人或者未聞未見。布爾什維克下令，禁止人吃人，吃人者處以死刑。據說無產階級做母親的尚不肯自食其子，然而無產階級政府竟然出了這種禁令，脅以死

刑！細想起來，此事頗有意義。不錯，帝俄時代也曾鬧過饑荒，但是從未發現這種精神的變化與獸性的發揚，甚至實行團體食人的行爲。人民爲了這種殘忍獸性終於喪掉幾百萬人的生命作爲代價。一個偉大的國家竟如此被毀壞了。歷史的遺產掃地了，知識道德的領袖被殺戮或被放逐於冰天雪地之中了。一個無產階級執政復興的時代開始，五年計劃，十年計劃，……產生了一種新奴階級級……不止幾千……乃是千百萬！幾百萬的貧民死於饑饉鞭笞之下，單獨的或成群的被人剷除了，這種地獄刑罰始終未曾間斷，只是外間少再談說而已。只有特殊的大慘案暫時揭開秘密殺人之幕，如同吉羅夫暗殺案後的報復運動，屠察柴夫斯基事件等等是也，沉寂無聞的空氣漸漸籠罩了全國，在工業電力化和農業機械化的初期，只有少數外國專家仍然流寓着，等到生產事業完全由本國工師自營之時，便將這些外國技師一律辭送出境，其後關於內部事體真相目擊口傳的消息逐漸減少，最後完全斷絕，外間不得而知了。赤黨最高會議從此得以自由呼吸，毫無障礙的準備完成他那個公認的目的：燃起世界燎原之火！第一步工作已經邁進。嚴刑備服收效。其中很少有人曉得外間事局，不死於刑戮的人們也是驚魂欲碎，甚至夢寐之間都不敢對自己的後輩耳語，吐露任何往事。

虛偽宣傳

所以布爾什維克絲毫不怕自相矛盾，對內則說民生狀況比較世界任何國家的民生都好，對外在報紙上或誇大的演說中則大聲讚揚其「樂土」的美滿生活。在此期內，開始養成一種新派人，他

們的文化程度甚為淺薄。假若一位國內的人偶而得便出到國外，起初決不敢發一言論及本國，或者過了七八個月，等到他有些安於國外環境之後，甚至到了此時，他只敢對著自己最親信的朋友略微吐露一兩件實情。只這一兩件實情就足以使聽者心驚肉跳，照破魂飛。……

凡遊歷其境的旅客，除了沒心沒肺的英國人和猶太人之外，全都噤聲，除了人民衣服襤褸不堪之外，還有一種可怕的受壓制的表情，這是遍及全國各地的。無精打采的群眾，面孔沉悶無神，站在車站月台之上發呆發怔，顯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樣子，不發一言，不帶笑容，不說笑話……按照一種縝密的計劃進行起來，全民的文化生活，和全國的領袖權，都漸漸的被集中到布爾什維克的手裏，秘密團體與國際財閥隨時保持密切的聯合。於執行他們的計劃，以及一切惡劣行動，如同諜報。奪產，和清除不穩分子，也可以說就是國民中的優秀份子，等等工作，全都交在國民中的敗類手裏，這些人對於國家幸福以及民命的安危，向例視如無物的。所謂國民訓練，只限於使國民粗知共產主義大綱以及運用生產機械，而這種機械生活本身又足以粗化硬化人們的靈魂而已。

布爾什維克式的自由

農夫自耕已田，原是最自由的工作，到了今日他們已經陷於奴隸之位，集團農為應自己需用，只能分得星點之田，大部肥田都歸集團農場，農工只能日得工資少許，而不能分享禾穀，因此集團農制已將全國民眾變成賣力的工人，無產的勞動階級，完全

仰仗上峯而度活命。自耕已田的農民，自營私有商店或工廠的商人工人，全被逐步剷除，同時民衆自由思想之能也被除根，那種需要組織，遠慮，信誼，創作之能的經濟本能，日就衰弱，終於削亡。至於布爾什維克黨人如何完成全國人民的無產勞動化，可由左列一九三四年他們所發表的統計看出。

各業人民分類比較表

| | 一九一三年 | 一九三四年 |
|-------------|---------|---------|
| 無產勞動者 | 百分之二八·七 | 百分之二八·二 |
| 集團農 | — | 四五·九 |
| 自由農民(小地主) | 六五·一 | 二二·五 |
| 被奪產之農民(大地主) | 一二·三 | 〇〇·一 |
| 中產工人商人 | 三·六 | 〇〇·〇一 |
| 其他(兵士學生等) | 二·三 | 三·四 |

這些數字，大體可以指出布爾什維克黨侵蝕民衆運動的恐怖結果，可以清清楚楚證明無產勞動階級(集團農也可并算在內)的百分率已經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八·七增到一九三四年的百分之七四，如果將兵士學生其他等界人士也計算在無產階級之內，因為他們雖然進行自由職業，而實際並無產業，那樣，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一九將要增到一九三四年的百分之七七·四，反面算來，有自由產業的人們已經由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八一減到一九三四年的百分之三二·六了。

在布爾什維克主義下的城市生活慘狀遠不及集團農制所釀成的恐怖事態那般可憎。共產黨徒成群結隊去到鄉間勸化反抗的農

民，其間所使用的嚴酷殘忍手段實為曠古未有的過激暴行。整列車的田產被奪的地主帶同家屬，赤手空拳，在隆冬之際，被迫離鄉背井，運往北方嚴寒地帶。藉著重稅，拍賣，充公，逮捕，有時藉著強制執行，仇殺，報復，藉著種種壓迫限制，布爾什維克的機構服從史丹林的指令，向貧農施行恐怖的襲擊。

農民受了這種教育，銜怨日深，寧可自殺家畜毀壞私產，也不甘將牠們獻與布爾什維克，只有一般一貧如洗的鄉民無產可失，希望利用五年計劃所應許給予他們的貸款種子拖車，只好任憑黨人來牧服他們。多少代所勞力經營而成的富庶之區，現在因為農民被迫遷徙，而落得十室九空，荒涼滿目。例如，伏爾加河德人殖民團的逃亡，加里連伐木團的逃亡，加撒克斯坦牧人的逃亡，邊疆居民涉險越境的逃亡，凡此諸例不勝枚舉。巴黎共產黨公報通訊員說過：『俄國農民現時正呻吟憔悴於痛苦絕望之中。』自殺案件不及統計，甚至在西比利亞的什爾米斯人中竟發生團體自殺的慘案，這種劫數真是越演越慘了。

且看集團農是這樣增加起來的，布黨首領都為之頭暈目眩。他管這種運動叫做清理大地主階級運動，然而同時成千帶萬的貧苦和中產農民也被犧牲在內。對於大批逮捕和正法的農民以及集團農制所引致的自殺和兇殺案當時的統計竟不及詳載。統計表上滿了空洞字和無關的係數，而不記載這些殉難的人數，正如政治警察不肯披露他們用秘密野蠻的方式流放到北冰洋地帶和烏拉山外的那幾百萬的難民數字一樣。整村，整區，整縣化為荒涼絕域，其中的居民非死即逐，正如古代亞述和巴比倫所發生的慘象

一樣。

一件有利於他的報告就是美國通訊員代為統計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中被放逐的人民約在二百萬名。（見一九三一年二月三日紐約泰晤士報。）然而以後歷年仍然肆行放逐地主運動，毫無憐惜之情，官方統計數字約在五百萬至二千萬名之間，貧弱地主還不計算在內，這種事態越發兇了。一九三三年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之後，羅斯托夫報紙打破寂寞，宣布被放逐庫班區三大批哥薩克人共計五萬名，而實際則另有十萬人在他們之前已經走向北方悲慘之途。因此我們可以放心的說至少約有五百萬村人分男女老幼，被迫拋家鄉離故土，走上悲慘的厄運，甚至走向死亡之域。威爾波爾仔細審查人民工作委員會的報告數字，也得到類似的結論，說一九三一年有四百萬到五百萬人被放逐，以後歷年都有比這個還多的居民被放逐。在他給塞北通訊——伐木區通訊集——一書所作的序文中也曾提及此事，那本書搜集被放逐的密恩族人悽楚動人的書信，這些書信並非任何人偽造，斯拉夫評論雜誌證明這些都是真實無訛的函件。

門戶開放真相揭穿

此次大戰發生打開了他們的大門，光明射入布爾什維克黨人藏身之所，讓人人都得看清，自從大革命初次流血的時機起，直到今日，二十五年以來，一切政治事態猶如當初，毫無變更。不但世界革命的教理未變，就是政治警察所用的方法，以及魔黨對人民所行的奴化政策也都未曾發生變更，只有一種差別，就是奴化政策當初只限於身體物質，至今已加上精神的縲紲，例

如基督的名字已經被馬克斯，列寧等人的名字代替，而愛的宗教已經被類似塔美蘭蠻族式的心理取而代之了。

當德軍進入拉特維亞之時，他們發現，就在布爾什維克黨統治該國的短期之內，拉特維亞境內竟有四千教士失蹤，後來從各處地窖和監獄中發現或發掘屍身一千五百具之多，其餘的那二千五百具仍無下落。在蘭堡德軍未到之前，有一千五百名烏克蘭人因犯嫌疑被捕，據說他們都是不穩份子，另是一個民族，堅決主張自治。布黨特許他們自由，叫他們集合在一個庭院，却在門口安放機關槍，將他們全數「清理」了。在監獄中又發現了屍身六百具，半受槍傷，半受由獄窗外投入的手榴彈傷。在多爾帕特，一個坑內堆滿了屍身，後來查明有些人當初原是被入活埋。在前文提過的拉特維亞月刊裏記載下面一段文字：『在里加和其他城鎮裏，七至十二歲的兒童被當局強迫從他們母親保護之下帶走，去受共產學校的教育。當共軍撤退之時，當局將許多學童遷往俄境，有些火車滿載這些兒童，而掛在一列滿載軍火的列車之後，貨車被炸彈命中，幾小時後，德軍入城，發現貨車殘骸堆裏，許多密封的罐內，七百兒童之中只有四十名還有氣息，至於遷入俄境的那些兒童運命如何，恐怕他們的父母永遠也無從知曉吧！』

他們的戰術

對待俘虜向無禮節約束之可言，國際協定在布爾什維克黨人也視同無物。一個被俘的布黨委員宣稱，他曾親手槍殺二十四名德國俘虜，又一個誇稱，槍殺十四名。被俘的赤軍證實，他們的長官確曾發令槍殺一切俘虜，「免得攜帶費事」……類此事例，不勝

枚舉。每天都有報告，歷舉事實，證明赤軍當局訓練下的軍隊所發生的野蠻行為。……再舉一個例，尤其是效忠布黨的人們所當注意的，一個俄國被俘的軍曹，僥倖自敵方逃回本隊。在原先，這種英勇行為，滿可獲得聖佐治勳章，但是現在……現在，一位猶太委員下令，付之軍事審判。問他被拘之時所受敵方待遇如何，他答說「好」，這一個字就足以定案了，於是下令將他百般拷打，他熬刑不過，只得假認德軍派他來作間諜。往下他當然照例被「清理」了。……

布爾什維克主義已經發生了變更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由前文和後文所說的事事本身得到，就是，這種主義今日在實質方面仍然與當初無異。

一九四三年高加索：在德軍調整前線之時，大批山岳地帶的回教高加索居民又落到紅軍的勢力支配之下，多半都是那些混入土耳其血統的貧苦高加索人，以及說土耳其話的土耳其移民，尤以加拉其人，巴爾克人，阿塞特人和加爾莫克人爲多。有些幸而自紅軍前方逃出來的人們敘述，布爾什維克黨人現在決要進行他們前此所發表的威脅計劃，要剷除他們所憎的惡那些民族了。他們硬說此地居民既與德軍表示好感，就當自食其殃，既與德國佔領軍合作，就當受些懲罰，然而這只是一種藉口之詞，來實行消滅爲這些國家主義份子所躊躇的那些難於防守的軍事要點，並且認定這些居民都是不穩分子。在此地所採的清理方法，與在他處所採用的相同。伴同紅軍而來的政治警察，首先除滅一切與回教有關的事物。在加巴丁各村裏，他們將村紳集在一起施以屠戮。每逢捕

到回教領袖或回民村長，就在清真寺前或民宅前正法示衆。爲要加強恐怖，或擴大效果起見，全村民衆時常被迫齊集法場，參觀殺人之事。常有時候，正法完畢，軍隊便將機關槍開向旁觀的群衆，就在一剎那間，將村民無情的屠盡，不分男女老幼決無倖免，有時活活拷打而死。還有成隊的政治警察出沒山林，搜尋逃亡的村民，他們縱不死於饑寒風霜烈日之下，也要死於紅軍刺刀槍彈之下。茅屋倉房搶掠之後，付之一炬。今日加巴丁巴爾克地區各村，都呈現一種絕對荒涼之象。

這就是一九四三年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黨人用盡秩然有序的方法來完成剷除回教民衆和土耳其血統的高加索民族，而且全部毀滅他們的財產，無疑的足以證明，原來是事前已經制定了詳細的實施步驟，發令施行這種大屠殺。由此可見，今日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二十五年前的那個主義始終一致，在牠反文明的實質上和方法上，始終並未發生變更！」

(四月中至五月初)

述 要

四月十一日 德元首大本營發表文告，希特勒於本月七至十日與墨索里尼舉行會談。墨索里尼偕同參謀總長安繼羅吉奧上將，外次巴斯卡尼，外交部代表及義軍參謀本部代表等出席會議。希特勒則偕同戈林元帥，外長里賓特羅甫，大本營參謀總長凱德爾元帥，海軍司令杜尼登元帥，陸軍參謀總長威

特拉將軍等參加會議。德駐義大使麥剛森及義駐德大使阿爾斐利亦均出席。會談時雙方就一切與完成共同戰事有關之問題，加以討論，並檢討各種政情。

美戰時生產局發表，美國三月之戰費增至七十一萬萬一千二百萬元。自去年七月起至本年三月止，戰費總額達八百七十七萬萬元。

十二日 史太林接見新任英國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麥退爾中將。

十三日 丹麥政府正式聲明撤廢在華特權。

日駐越大使芳澤返抵河內任所。

英財相伍德在下院發表，英戰費龐大，英政府每日須以低利率借款八百萬鎊。

十四日 德元首大本營發表公報云，希特勒接見羅馬尼亞總理安托尼士古。安氏此次係作二星期訪問，二氏所討論者係聯合抵抗共產主義及英美之財閥政治。德外長里賓特羅甫及總指揮凱德爾元帥均參加會議。

十五日 德萊因金屬與克虜伯兵工廠設計部長華寧傑博士，在技術與文藝協會議席上第一次透露德國秘密重整軍備詳情謂：德國秘密製造軍火，始於一九二一年，當時新砲之建造，進行極爲謹慎，設計部之工作，祇以可保守秘密，不令協約國管理委員會覺察者爲限，其辦事處初設於柏林，旋遷至柯賽爾道夫，後又移往盧尼堡之灌木林中，戰前數年中之偉大軍備發展，皆由於該部之秘密準備工作。

英空軍部發表，反軸心軍此次爲統一指揮地中海非洲中東等方面之空軍起見，決創設地中海方面空軍司令部，任命英空軍上將狄得爲司令官。

保加利亞議會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亞克夫被刺殞命。

十六日 義政府發表官報稱，義軍總司令墨索里尼將西西里島，撤了島，及其附近各島劃入戰區。此係根據與希特勒會談之結果。

駐伊朗及伊拉克英軍總司令威爾遜抵安哥拉。

叙利亞政府宣布全國戒嚴。

德軍當局於十日招請國防記者團赴前線，在斯摩稜斯克附近當衆發掘波蘭軍將士一萬人被蘇聯秘密警察殘殺之墓坑。消息發表後，各國輿論大譁。波蘭亡命政權發表聲明，籲請萬國紅十字會及其他公正國際團體詳爲調查。德政府表示決組織國際團體調查真相。蘇聯政府則對此事完全否認。

十七日 德國任副國務員兼外交部政治司長韋爾曼爲駐華大使。

美陸軍部發表，美陸軍自參戰迄今於各戰線犧牲將兵達七萬六千四百五十二名，其中戰死者一萬一千餘名，負傷者一萬三千餘名。

十八日 英義受傷俘虜一千元在里斯本互相交換。

保加利亞與芬蘭兩政府簽訂協定，規定兩國間本年度之物品交換。

義國合作大臣齊美哥辭職，遺缺由查納蒂繼任。

十九日 德土兩政府在土京簽訂貿易協定，內容係規定價值一萬萬二千萬馬克貨物之交換。

紐約大主教斯貝爾曼飛抵摩洛哥。

英義兩國在土耳其之伊斯爾市交換俘虜一千二百人。

二十日 日情報局發表，駐華大使重光葵調任外相，國務大臣安藤紀三郎任內務大臣，內閣總理東條英機兼任文部大臣，山崎達之輔任農林大臣，大麻唯男任國務大臣，天羽英一任情報局總裁。

德國宣布伏爾科夫區德軍佈置新陣地。

二十一日 美國發表，開戰以來美軍死傷及被俘總數達七五四六〇人，其中陸軍佔五一〇〇〇人，海軍二四四六〇人。

二十二日 美副總統華萊士訪問南美，飛抵哥倫比亞首都。

二十三日 德大本營發表，希特勒最近在大本營會晤斯洛伐克總統。

突尼西亞德軍退出恩費達維爾。

美國務院宣布，駐芬蘭美使館職員之大部份調往瑞典京城。此乃行政上措施，美芬國交並無新發展。

二十四日 奧得薩附近又發現萬人塚，內葬尸體約四千至五千之間。附近村民謂係四年前蘇聯秘密警察所埋葬者。羅馬尼亞軍事當局已下令發掘該墓，並相信所埋葬者大半爲羅馬尼亞人，皆係一九四〇年夏間蘇軍佔領比薩拉比亞時強迫彼等工作，復殺之以滅口。

二十六日 羅國軍事當局繼續接收奧得薩人民方面關於太陶加發現萬人塚之詳細報告，彼等謂：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中奧得薩方面之蘇聯秘密警察隊，拘獲無數德羅布三國人民，而投於當地牢獄，彼等罪名，為親羅與反共，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初，被禁之德羅布人民，已達六千人。據居住奧得薩牢監附近者稱，在十月十二十四二天內（羅軍佔據奧得薩前二日），蘇警察將此六千人全數謀殺，屍首則迄未尋獲，迨羅軍抵抗，則該牢已無一人。羅馬尼亞當局，刻正查明該六千人屍首，是否已一律投入該萬人塚中，或埋入奧得薩附近之其他集體塚。

蘇聯政府與倫敦波蘭亡命政權斷絕外交關係，此為聯合國陣營內之首次公開決裂。蘇聯之理由為蘇聯政府認為波蘭政府最近對蘇聯之態度反常，違反同盟國相互間應有之規律及正常程序，波蘭則攻擊蘇聯在斯摩稜斯克屠殺波蘭將士，兩國遂致反目。

美副總統華萊士遊歷南美畢返國。

二十七日 南非聯邦會議通過之印人土地所有權禁止法案，印度總督對此發表抗議聲明。

希特勒會見克羅地亞首相伯維里基。

二十八日 日政府任前外相谷正之為駐華大使。

二十九日 冰島前決定自明年六月起，與丹麥脫離關係。丹麥政府發表去年致冰島駐丹代辦之牒文云，丹政府原則上同意於修正丹麥與冰島之關係，並建議以談判為達到目的之最妥善辦法。

希特勒會見賴伐爾及義國代表等舉行三國會談，會談內容官方未詳細發表。

三十日 史太林接見英美駐蘇大使，會議內容未發表。

美國務院照會法國駐加里賓高級委員羅勃特大將，宣布美政府與羅氏所訂一切協定均失效，並召回美駐馬丁尼克總領事。

五月一日 加拿大宣布海外遠征軍司令薩爾曼因飛機失事殞命。美礦工五十萬人大罷工，羅斯福令內長伊克斯立即接收所有罷工之煤礦，並令軍隊準備進駐罷工各礦。

泰國正式承認克羅西亞為獨立國。

二日 日大東亞相青木飛抵爪哇，視察軍政。

三日 遣歐美軍總司令官安特留斯中將於冰島墜機殞命。

四日 美軍宣布佔領北非馬茲爾德。

法政府召開緊急閣議，賴伐爾詳細報告訪德使命完成之經過。蘇聯要求波蘭亡命政權改組，英美之調停工作因之陷於窘境。

德國宣布突尼西亞北部軸心軍退出瑪特爾

五日 日首相東條飛抵菲律賓視察軍政狀況。

美上院通過爭議彈壓法以謀解決煤礦罷工爭執。

羅斯福決定派遣前駐蘇大使台維斯為特使往訪莫斯科，其使命為招請史太林來會。

六日 波蘭駐蘇大使羅梅爾因兩國斷絕外交關係而離蘇赴伊朗。

七日 軸心軍退出比塞大港，固守突尼斯與比塞大間之陣地。突尼斯市內發生激烈巷戰。

八日 義軍司令部宣稱，突尼西亞之義軍自波那一帶半島撤退據守新陣地。

法政府司法部一部由維希移巴黎，為政府還都之先聲。

九日 反軸心軍潛艇砲擊日北海道幌別郡，日方無損害。

英義兩國在土麥拿交換俘虜。

十日 英政府下令所有棉產事業均歸政府管理，法屬西非及殖民地亦在內。

養和室隨筆

渠 彌

沈萬三

古今半月刊第二期有關於沈萬三一文。余昔輯存各筆記材料如次。

明孔邇雲蕉館紀談云。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爲生。一日飯畢就水洗椀。椀忽墜水中。因撩之。不知椀所在。但覺前後左右疊疊如石彈。乃盡取之。有識者曰。此烏鴉石也。一枚得錢數萬。山因以富。或曰。夏日仰臥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欄盛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羅擔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爲我守之。言訖不見。啓視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二說不同。山既富。築垣周廻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闊並六尺。垣上植四時豔冶之花。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以美石香木爲之。垣外以竹爲屏障。垣內起看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狀。雜隱於花間。牆之裏四面累石爲山。內爲池。山蒔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儼若仙區。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珍異皆在焉。樓下爲溫室。中置一牀。制度不與凡等。前爲秉燭軒。取何不秉燭游之義。軒之外皆寶石欄杆。中設銷金九朵雲帳。後置百諧卓。義取百年諧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金明。所有通洞房者。橋之中爲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爲翼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澗。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爲褥。蜀錦爲衾。纔綉爲帳。極一時之奢侈。按自秉燭軒以下皆說牀之制度。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萬山之門。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環。是夜萬山得一夢。夢一老人謂之曰。汝金銀盡是扳環者。今當還之。山覺不曉所謂。及明乃有此應。遂收爲子婦。并其父母養焉。女來後家益殷富。既長聰明過人。山常與鬪造一橋。新婦先成。又規度精緻。號曰賽公橋。今在秀水縣平望北境。萬山有妾十三。尤愛者曰麗娘。山嘗與至後園。至探香亭傍。有一古梅。白萼鮮美。娘因脫所著金翡翠

衫加于樹上。曰香則香矣。但少茲艷色耳。未幾娘亡。後人見月夜梅底一美人著金翡翠。時皆謂麗娘精魄也。山思之甚。或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間。又作恩銷臺于冢上。置離思碑于中。會稽楊鐵崖所製也。太祖既定金陵。欲爲建郢之地。廣其外城。府庫虛乏。難以成事。萬山願與對半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太祖酌酒慰之。心實不悅也。適萬山築蘇州街。以茅山石爲心。上謂其有謀心。收殺之。血出盡白。家財入官。新婦先卒。其牀施周普寺爲觀音牀。又金留殿十三隻牀。乃萬山之妻所用者。皆極精巧。蘇州九里石塘萬山所築。銅橋萬山所造。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初南都沈萬山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太祖欲殺之。后苦諫乃得流雲南。其塔余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孫尙富乃點化之術也。詳近峰聞略。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云。工部有銅匱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云是國初籍沒沈萬山家物。又光祿寺有鐵力木酒榨。每榨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亦云是萬山家沒入者。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女學士沈瓊蓮烏程人。世傳富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廷。弟溥官通判。是沈萬三之後亦頗有達人。

明劉昌縣笥瑣談云。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按萬四未知何人。殆萬三之弟邪。

清高士奇天祿識餘云。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以詩諷之云。錦衣玉食非爲福。檀版金尊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棉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不知所終。按此則沈萬三之弟所見殊高。所謂萬四者未知卽此人否。

又高氏此條有注云。洪武初每縣分人爲哥疇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者。按沈萬三之名熟於人口。至萬三秀之名則世罕聞也。

清褚人樞堅瓠集引客坐新聞云。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有人至京師回。二問何所見聞。曰皇帝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擁被。二數曰。兆已見矣。不去難將及。以其贊付幹

僕買舟載妻子泛湖湘而去。不一年江南大族以貲籍沒。獨萬二令終。萬二又不知何人也。

褚人穫堅瓠集云。吳中沈萬三藏古今書畫無算。有瑪瑙甯通明類水晶。面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名月下葡萄。萬三死轉入數巨家。莫知所歸。天順間嘉興李銘爲童子師。一日舟行見河濱有光。因覓得之。甯也。有知府劉侃語之曰。此異寶。以獻鎮淮貴瑄張公謀僉嘉興鹽鈔。果得所願。因分其利。銘領鈔過江舟覆鈔皆溼。嘉興守楊公繼宗追補前鈔。銘死獄中。侃亦破產與償。

葉夢珠閩世編云。朱涇鎮東市向聞有洪武中富人沈萬三之臥床。今爲佛座。予時往觀。座高六七級。上周以雕闌。內施以窗榻。質皆彫鏤。頂如佛殿體制。斗拱架疊。盤旋以上。漸結而銳。世所謂螺頂也。聞昔年漆色最古。今則丹雘煥然。不復辨其爲古器矣。然看來或本是佛座乃沈所施耳。未必是臥床也。

選仙圖

天香樓偶得云。今俗集古仙人作圖爲賭錢之戲。用骰子比色。先爲散仙。次陞上洞。以漸而至蓬萊大羅等列。則衆仙慶賀。比色時首重緋四爲德。次六與三爲才。又次五與二爲功。最下者公則謂之過。凡有過者謫作採樵思凡之類。遇德復位。此戲宋時已有之。王珪宮詞云。盡日閒臆賭選仙。小娃欣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卽此戲也。所云到盆錢卽如里俗陞官圖戲。卑者出錢與尊者謂之見面錢之類耳。余按慈禱后嘗以宮中所用戲具慶壽圖頒賜近臣。蓋宮掖之制。本諸古昔。其來歷亦已久矣。圖爲如意館。所繪絹底設色。標作方形。正可設於八仙卓上。

版籍

簪雲樓雜說云。金陵後湖貯天下郡縣戶口冊籍。有明終始計一百七十萬本有奇。國朝止存萬歷以迄崇禎五年者。餘皆廢或製甲點火藥焉。又議每本重四五觔。觔值銀八分。鬻之可得四萬緡。遂散落爲民間覆酷云。此明祖開國規模。令人想見其宏遠。自清初併丁於糧而戶口不可計矣。

修 譜 法

李兆洛養一齋集夾山熙河王氏譜序有云。定爲三十年一修。貢三實主其事。析全譜爲前後編。前編一成不易。而以後編爲異日續修之地。計費約而竣事速。此議極通。近人有主張省縣志宜分爲總紀與年鑑二部者。實與暗合。古書多有寫本而無刻本。故不妨屢修屢易。今日一書印成。分藏甚易。疊牀架屋。反覺糜費。修志修譜。皆當有取斯言。

工 匠 魔 魅

果報聞見錄云。明都給事中陸茂龍郵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嗣。以遠族繼焉。有江西術士至其家。稱善解魔。命主人備福物香燭。書符念咒次第焚之。一符飛着正梁。卽于此處鑿之。得木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自明弘治造屋以來時多禳禱。常聞鑼鼓之聲。後遭洪水破壁見搖鼓一具。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每以賃人。不出三年。貧乏而去。甚至行乞。後有賃者以竈壞拆修。竈內拆出破碗一隻。竹棒一條。故來賃者多致乞丐也。修後賃者平安順遂。竟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屋薄待工匠或剝減工食之故。貽禍不淺。可不慎哉。

嶽 麓 紀 遊

偶於書攤得一小冊題曰嶽麓紀遊。光緒乙巳豐城丁彥杏門所著也。前有同時人題序數篇。並附圖一幅。雖簡略亦絕佳史料。爰錄之如次。乙巳九月既望。丁氏杏門子與客往遊嶽麓。同行有一老者。失道而還。殆武陵太守迷不復得路耶。亦奇也。出南關道過師範學堂。堂爲城南書院改作。客曰。昔者張子嘗主講於斯。往觀焉。不得其門而入。遂詣朱張渡。洲亘河中。一葦杭之者再。清風徐來。波濤不驚。抵岸由朱張亭二里進山口。若門焉。又數百武。一亭挺立。顏曰自卑。譬如登高必自卑。名之當矣。里餘至嶽麓書院。客又曰。昔者朱子嘗主講於斯。杏門子慨然曰。張子主講於城南。朱子主講於嶽麓。然則朱張渡固朱子張子往來所渡耶。朱張亭固朱子張子往來所憩耶。古者名臣理學足跡所經。罔弗傳名後世。洵足尙已。未

入門。先見一亭臨水。石柱草蓋。圓如笠。然未知其名。訪諸前輩云名吹香亭。尋見赫曦臺。臺上有福壽二字。大八九尺。似朱子筆。院首改題高等學堂。有識其中肄業生者。引入。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講堂自修室寢室大餐房儀器房皆新構。洋式儀器惟小件。他如藥水製過之羽族諸動物。不過九牛一毛。是堂額設二百四十名。現入堂者祇甲班六十名。衣褲靴帽被褥等皆公給。一律整齊。由是觀之。湘省鼓舞學堂。雖未收速效。然文明進步可謂速矣。由學堂後蛇徑曲行至愛晚亭。楓樹森森。蔽蔭天日。句云停車坐愛楓林晚。其斯之謂歟。緣石級層遞而上至萬壽寺。僧款以茶。頗清靜。來遊者正復不少。寺後數十武有白鶴泉。聞白鶴泉岳州亦有之。此殆襲其美稱。深尺許。一亭翼然上罩。西上有印心石屋。額題御書亭三字。道光乙未秋日御筆。聞陶文毅公嘗於是讀書。幾與朱張齊名。榮矣。再右即響鼓嶺。人行有聲。因以得名。然不甚覺。客有謂蟒洗空其下故爾。凡此皆不足奇。獨雲麓宮前自來鐘掛於樹。鑄文曰。信官典膳任朝施鐘一口。八子拜嶽石五岳殿供奉。萬歷九年四月造。夫萬歷距今三百餘年。未爲甚古。而世率相傳以爲古蹟。並不細察其掛處本人力可以爲者。亦不足奇也。雲麓宮額題衆妙之門。地居山脊。遙望羣山撲地。氣環嶽麓以冲霄。衆水朝宗。流到長沙而壯色。超然仙境。殆在是耶。宮後望湘亭。湘潭河道瞭如指掌。南岸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亭有聯云。西南雲氣來衡嶽。日夜江聲下洞庭。安福黃道讓所書也。書法蒼老。不似時手。一羽衣設茗甚恭。聽其言頗尙勢利。嗟乎。羽衣如是。則凡不爲羽衣者可知矣。亭前迤左爲五嶽宮。宮前爲飛來石。上平下銳。寬八九尺。長一丈餘。八石柱架亭其上。名寄嶽雲。卽聶氏銑敏著寄嶽雲齋試帖處。方東髮受書。輒深向往。今至其處。猶想見其爲人焉。從此東行有仙人橋蟒蛇洞拖船埠諸古蹟。道遠不及往觀。聞拖船埠其草斜生。若有船拖過者然。而仙人橋蟒蛇洞皆無甚奇。願遊興未終。不東必西。於是沿山脊行約二三里。爲禹王碑所在。高約五尺。寬四尺餘。字九行。行九字。蝌蚪文也。古不能認。且亦十磨去其一二。考禹王去今四千數百年而碑尙森然。憶袁氏子才謂古之物已往矣不可得而見矣。忽然得見古鼎古彝而喜。卽得見古磚古瓦而亦喜。矧字乎。然亦有疑焉者。是宜爲衡山故物。奚爲有於斯。博訪周咨。凡鄉先生久客是者皆能言其爲拓而上石。然亦古矣。奈何風雨漂搖。摧殘特甚。碑三面環以石亭石柱石蓋。咸剝蝕未修理。殆所謂偽造者不足惜耶。旁鑄大觀二字於石壁。末署正煥二小字。無有識其巔末者。直下險而峻。中道二亭。一曰極高明。一曰

道中庸。爲晦庵朱子題。後學歐陽厚均勒石。至此道漸坦坦矣。然後復由左上行有道鄉祠。祠中有高亭。惜門雖設而常關。叩之無應者。折回行數百步。至抱黃閣。閣臨池。池與閣均摺扇面式。又行百武。有石橋。石欄直接六角亭。亭在水中。恍惚江右百花洲之蘇公圃。然無名。訪諸前輩始知爲荷香亭云。左側爲屈子祠。斜對爲魁星樓。咸勝地也。迂迴繚繞。仍取道高等學堂左側。繞聖廟過名宦院長祠。以日將西墜。僅一宮牆外望而已。歸途見河南忠塚。乃破粵匪陣亡者。嗟乎亦慘矣哉。讀李華弔古戰場文。奚以異是。無何由大西門義渡亭渡河。河中有百塔橋。形如舌。杏門子喟然嘆曰。奇景畢於斯也耶。是遊也。足長生平之見識。亦生平之大緣也。而何古之文人學士往來其間者俱爲陳迹。悲哉。遂從而歌曰。覽勝景兮樂無央。山之巔兮水之旁。古賢盡逝兮我徬徨。

越縵癸未聯輯 (下)

八月初二日。『譚(朱)肯夫輓聯。以屈絢布書之。』云平步致青雲。方看閣綸代掌。將踵謝(木齋)王(海日)諸老而興。詎知禮殿談經。遽見緋衣歸玉局。盟心期白水。相慨越紐文衰。勉振黃(梨洲)邵(南江)先賢之緒。何意牙琴絕響。空餘縹緲布老金門。并以奠銀四兩託光甫轉交餘姚孝廉韓子喬附去。韓爲肯夫同鄉人也。』二十二日。『譚(陳)汝翼輓聯以屈絢布書之云。』傾襟踰八稔。平生風義。謬承師友之間。詎知先我歸真。垂死猶聞憂國語。繞鄰之孤雛。事迹烟雲。同付杳冥而已。所喜殉君有伴。靡筭難得侍書人。』書楹聯贈楊雲樂云。『雨後鷓鴣聲添茗鼎。林間山翠溼詩燈。』又書楹聯贈人云。『壽鏡銜花。卷靡勝月。春風在簾。入座如秋。』(七月二十一日。『早起盥漱方畢。欲往視汝翼。則已來計云辰刻逝矣。即偕敦夫往哭之悲甚。其妾號泣云。主人見李公來目復啓矣。哀哉。出與其鄉人陳編修(與問)陳戶部(寶)周中書(雲章)等略商後事而歸。』二十三日。『命張姬往唁汝翼之妾。且致燭楮。以其妾有從死之言。屬慰喻之。果能如是。亦難能矣。』二十六日。『前日遺庸媼以桃問遺汝翼之姬。則已吞鴉片菸矣。今晚來告。以西時毒發死。烈哉。姬氏吳。河南人。年三十。性頗強悍。而能以烈終。士太夫可媿矣。』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力疾書春聯。大門云。』一畝貧人亦安宅。十年樹木爲皇州。』聽事云。『欲借年華供炳燭。不將官職衆虛車。』中堂云。『迎春花竹詩心境。不老烟霞佛影臺。』(東箱爲內人誦經精舍。)內堂云。『七寶祥風占佩裏。百花春色在釵頭。』門匡篆書云。『甲宅皆作。』申甫應生。』又爲雲門子培書楹帖各一。』

火馬火獠

左傳：「吳闔廬敗楚師至於郢，楚王使鍼尹執燧象以奔吳師。」註：「火繫象尾也。」史記：「田單守卽墨，收城中牛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縱之燕軍，牛尾熱，怒而奔燕，壯士從之，遂破燕軍。」此火牛燧象二事人所共知也。後漢書載：「楊璇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師，郡境以清。」則又有用火馬者。宋史趙彥傳載：「趙彥攻晏州，賊據輪縛大國陡峭不可上，山上素有獠，彥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獠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脂縛於獠背，暮夜，復遣土兵負繩梯登崖

蛾 子

顛，繩梯引下，人銜枚挈獠蟻附而上，比鷄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穿管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獠熱狂跳，舍皆茅竹，獠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獠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則并有火獠者又前人未出之奇也。

關忠節逸事

關忠節公天培道光朝名將也，起行伍拜專閫，官廣東水師提督時，海警方萌芽，與林文忠公經營十臺，累戰克捷，奏上公卿相賀，嗣以和戰聚訟，廷議蜩羹，孤軍莫援，公卒身受數十創以殉，天下痛之。方公以海運入都，嘗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生當揚威死當廟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夷難起，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及後啓視，則墮齒數枚賜衣一襲而已，蓋死志早定也。

血 滴 子

世俗傳雍正時嘗養綠林人爲偵輯，統曰「血滴子」。據嘯亭

雜錄卷一察下情條所載，恐非妄也。「雍正初上因允禩輩深蓄逆謀傾危社稷，故設緹騎邏察之人，四出偵調。凡閭閻細故無不上達。有引見人買新冠者，路逢人問之告其故，次日入朝免冠謝恩，上笑曰：『慎勿污汝新帽也。』王殿元（雲錦）於元旦日同戚友爲葉子戲，忽失一葉，次日趨朝，上問夜間何以爲歡？王以實對，上笑曰，不欺暗室真狀元郎，因袖中出葉示之，卽王夜間所失葉。王制府（士俊）出都張文和公薦一健僕，供役甚謹，後王將陞見，其僕預辭去，王問何故？僕曰：『汝數年無大咎，吾亦入京面聖以爲汝先容地。』始知爲侍衛某，上遣以偵王劣蹟也。故人懷畏懼，罔敢肆意爲也。」

宋官制

宋初至元豐以前，官制最爲繁猥，六部九寺，皆爲空官，特以寄祿秩序班位，而別以他官判職事，如兵部事歸樞密院，戶部工部歸三司，設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判吏部之事，設判禮部，判貢院，判禮部之事，設判審刑院及詳議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權發遣使之名，他如太常歸判司禮院，太僕歸群牧司，鴻臚歸客省之類，官自官，職自職，名實舛互，范文正公在政府奏言，今六尚書九卿之職，皆權知權判，無一正官，並是權假，數易無定，

莫安其職，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任，則體大難舉，願且命兩地補臣兼領綱要，仿周官三公，下兼六卿，如召公領冢宰，芮伯領司徒，畢公領司馬遺意，又雜引漢制三公分部九卿唐太宗時宰相兼職掌以爲證，又條列審官流內銓三司，司農寺，群牧司，國子監，太常，禮院，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審刑院，大理寺，刑部等職事，並令兩府兼判云云，然以宰執分判六卿九寺，更爲侵官，至元豐新制行，六部置尚書侍郎，而各以郎官屬焉，九寺各置卿少卿及丞簿之屬，爲寺監官，國子監置祭酒司業及丞簿之屬爲學官，又有御史台，有兩省通謂職事官。以唐文散階換部寺省監官，歸釐本職，如以金紫光祿大夫易吏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易五部尚書，正義大夫易列曹侍郎之類，通謂階官，而食其俸。（詳見池北偶談卷三）

籌馬

今人博局諸戲多用籌馬紀數，其原蓋本於投壺記，所謂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又云：正爵旣行請爲勝者立馬也，然今世之籌用以紀數，而記所謂籌卽投壺之矢，其紀數則別有算，所謂算長尺有二寸也，是則投壺之籌之用與今不同，今之籌乃投壺所謂算耳。按儀禮鄉射籌八十

注云：「籌，算也。」博戲所用之籌其或本此歟。然鄉射又無所謂馬者，要之投壺與射禮相通，籌與馬皆古人所以紀數，後世遂襲其名而其中小變耳，猶投壺之馬爲勝算而今所用亦不專以紀勝也。天香樓偶得云，今世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爲法馬，蓋亦本此，又按古人馬制不詳，晉太康中掘地得玉馬，或以爲即投壺所用也。

堪輿

堪輿即俗云之風水，或名之曰風鑑，或云占墓。其術多緣飾陰陽家言，以爲窮達壽夭，皆可立至。世謂此術之流傳，始於晉郭璞：晉書郭璞傳：「璞葬母暨陽，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果沙漲數十里。」由是觀之郭璞之術不過爾爾，後人託郭璞之名而撰葬經，遂謂此術始於郭璞。考史記日者傳有堪輿家漢，書藝文志五行家中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又漢書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又晉書周光傳：「初，陶侃微時，丁難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由上觀

之，堪輿之術非始自郭璞也。

跳神

跳神，滿洲之大禮也，無論貴族士宦，其內室必供奉紙牌，亦有用木龕者，室之中西壁一龕，北壁一龕，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爲上，龕設於南，龕下有懸簾幃者，俱以黃雲緞爲之，有以簾幃者，北龕上設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西龕上設一机，机下有木三，春秋擇日致祭，謂之跳神，其木則香盤也，祭時以香末灑于木上燃之。所跳之神，人多莫知，遂相以爲祭。嘯亭雜錄卷九滿洲跳神儀條云：「……宗室王公家每祀神，一日前於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麴，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獻牲各二，名曰烏雲（華言引祀也），前一日敬製糕餌，用黃黍米以椎擊碎然後蒸饋，名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盤，以爲敬獻，其大神日五鼓獻糕於明堂如儀，俟其使歸，主人吉服嚮西跪，設神握嚮東供糕酒素食，其中設如來觀音，關聖位，巫人（用女使）吉服舞刀祝詞曰，敬獻糕餌以祈康年諸詞，主人跪擊神版，諸護衛擊神版及彈絃琴月琴以和之，其聲嗚嗚可聽，巫言歌畢念祝詞，主人敬聆畢叩首興，司香婦敬請如來觀音二神位出

戶牖，西設龕南嚮以供奉之，司俎者呼進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詞畢，以酒澆牲耳，牲耳聒，司俎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俎者揮庖人進判牲俎烹畢，及熟薦，選牲內之最精者以爲醢，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調，巫人致辭，主人叩畢，巫以繫馬吉帛進，巫者祝如儀，主人跪領，領吉帛付司牧者，叩興始聚宗人分食胙肉焉，禁令肉不許出戶庭中，諱言死喪事。賓至，主人迎送不出庭門以誌敬焉。暮時供七仙女，長白山神，及遠世始祖，位南嚮，以神幕隱蔽窓牖以誌幽冥之意，其祝詞舞刀進牲如儀，惟伐銅鼓作淵淵聲，祝詞聲調各異焉。次早設位於庭院神竿前位北嚮，主人吉服如儀，用男巫致詞畢，以米酒揚趨退，主人叩拜，其牲肉皆判爲俎醢和稻米以進，名曰祭天還願焉。再明日於神位祈福，供以餅餌，以五色縷供神前，祝辭畢以縷繫主人胸前以爲受福。凡三日祭乃畢。其長白滿洲舊族近與京城者其祀典禮儀皆同，但不於明堂報享焉。惟舒穆祿氏供昊天上帝，如來，菩薩諸像，又供紹神於神位側，納蘭氏則供羊鷄魚鴨諸品，其巫用銅鈴繫腰以跳舞之，以鈴墜爲宜男之兆焉。有蒙古跳神用羊酒輝和，跳神以一人介肩持弓矢坐墻堵上以爲儀，蓋其先世有剽紀者故預使人防之，因相沿用以爲制云。」

薦 新

薦新者，禮記檀弓篇云：「有薦新，如朔奠。」疏：「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蓋以每月之新食品，先進於祖先也。薦新明代謂之獻鮮，清代亦名薦新，司儀者由內務府於奉先殿每月初一十五日執行之，明代先於太廟執行，洪武三年始改在奉先殿，至所薦食品則多有不同，今列舉如下：明代多用南京鮮品，如青梅，小竹筍，蒿苔菜，蓮，藕，宣州梨，枇杷，鱔魚，因洪武踐祚之初，定都南京，且爲內地人，故例行必薦之品亦多以南省所產者供薦。至宏治十八年，始將宣州梨易以雪梨，青梅易以青杏，而枇杷鱔魚北方不產者照舊進奉供薦。清代起於關外，乃以關外產物爲薦新主品，如松子，松塔，白魚，鯉魚，鱈魚等及各莊頭每年所進鹿肉，後白魚鯉魚改由直隸網戶徵收供進。而每月所薦，略爲正月薦元宵，鯉魚，青韭，鴨卵。二月薦萵苣菜，菠菜，小葱，芹菜，花鱖魚。三月薦王瓜，萹蒿菜，雷薹菜，茼蒿菜，水蘿蔔。四月薦櫻桃，茄子，雞鷄。五月薦粽子，桃，杏，李，桑葚，蕨菜，香瓜，鴨子。六月薦杜梨，西瓜，鮮葡萄，七月薦梨，蓮子，菱角，榛仁，藕，野鷄。八月薦月餅，山藥，栗實，

野鷄。九月薦柿，雁。十月薦松仁，軟棗，蘑菇，木耳，十一月薦銀魚，鹿肉，十二月薦蓼芽，綠豆芽，兔肉，鱈魚。又豌豆，大麥，文官果等皆按時照例供薦。而明之青梅，小竹筍，宣州梨，枇杷，鱗魚等不及焉，除應供薦之外，尚有其他酒脯果實等陪供。

樞密稱呼

洪邁容齋三筆卷第四載云：「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凡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甚。」又岳珂愧鄉錄引李燾續通鑑長篇載：「政和元年九月，臺劾起居舍人

章綽，謂其偕起居郎王孝迪訪張商英有鹿死誰手之語，詔下孝迪具析，孝迪奏，臣契勘八月中綽常謂臣欲同去見宰執如何，臣曰老兄請假往蘇州，不欲獨見執政，今日同往甚好，遂同到知樞密院吳居厚客位內管，勾賓客人云，知院不見客，臨上馬時拉臣同見張商英，臣曰正吵鬧著甚來由，綽曰，去來，去來，未知鹿死誰手，臣見其言語狂悖乖謬，不勝憤懣。」以此考之，其出於典謁街卒之談舊矣，非此二三十年間事也。

專載

公餘瑣記

(十八)

孫貨郎廟

孫貨郎。其先不知何地人。明季僑寓寧晉縣城。所鬻皆絲帛釵飾之屬。每日穿街過巷。交易必誠必信。不以賤貨索貴值。雖婦孺莫之或欺。久之。邑人多與投契。然逸其名。但稱爲孫貨郎云。鄰縣某甲素刁猾無藉。嘗道經寧晉。與某乙小有迂。輒惡聲相加。乙畏其橫。不敢較。而甲愈暴怒。將揮老拳。里人不平。群起呵逐之。甲猶不服。有黠者。嗾衆繫之。飲以溲溺。甲大受窘辱。恨次骨。屢欲復仇而未果也。會高迎祥起陝西。甲聚其黨叛。轉相煽動。旬日間。衆至萬餘人。援流賊聲勢。官軍不敢與敵。伺縣城無備。颺馳而來。城立陷。屠戮幾無孑遺。而猶搜索不已。一夕踞城南。夢一人頤而長。頭縮雙髻。披衣跣足。揖而語之曰。汝仇已復。邑人已盡殺。雖汝之由。亦劫運使然。惟七族不應滅。違天不祥。我是以爲之請。明日相俟於古汀橋。當遺汝以雙鯉。甲醒而不以爲意。揣城中尙有潛伏者。率衆將復入。至洑水側。策馬過橋上。忽雙鯉躍水出。潑刺馬前。左右得之以獻。因謂此天授。昔白魚入舟。爲武王瑞應。甲當有天下。甲憶昨夢。心竊異之。述以告衆。衆不信。仍慫恿至城下。則見巨人坐城頭。濯足濠中。諦視之。即夢中人也。乃駭而反走。七族者。孫高張馮薛及兩王姓。世爲姻婭。俱積善之家。素殷實。有開望。爲鄉里所推重。賊至。家人悉遇害。僅餘七童子。大者十一二。小者七八齡。方聚處積薪中。驚慟不知所爲。忽有雙髻人。自言孫姓。呼七童導之出城。使匿橋下。時與之餅餌。因得果腹。且囑勿輕動。如是者三日。賊散過。竟不之覺。及賊去。仍挈之歸。撫養至成立。已授室矣。孫猶往來其家。後忽不見。後七族子孫蕃盛。既富且貴。追念往事。心德之而無以報。遂廟祀之。樹綽楔於古汀橋。顏曰孫公獻鯉處。道光某年。滹沱河暴漲。水勢建瓴下。如萬馬奔騰。直冲北城。城中人猝不及防。奔走相踐踏。哭聲震天。危亡在呼吸間。忽見雉堞有人立。恍惚如孫公狀。水遽折而東。縹緲漸退。士民慶再生焉。咸豐三年。粵寇分黨犯直隸。陷隆平。將趨寧晉。行至大陸澤。望前途烟波浩渺。似水阻。因迷路。欲掠土人爲鄉導。見一

人貿貿然來。執而問之。對曰。此去無陸路。泊水隔之。氾濫不可渡。無山達城。賊信之。遂西行。其實無水也。邑有業賈於鄰封者。聞警奔還。將移家避亂。途遇人呼之曰。君行色倉皇。殆以賊蹤近逼。欲爲遷避計乎。適賊問道於我。我給之西去。邑人可安堵。無事擾攘矣。我孫姓。居西關。適有急務不得歸。乞爲告我家。幸識之勿忘。其人許諾。既歸。如其言訪之。無知者。偶憇孫公祠。仰視神像。儼然途間相呼人。鄰里互相傳說。僉信爲神佑。紳耆白之邑侯。以一柔毛告於神。且懸額廟中。誌不忘也。至今靈蹟昭著。邑之人猶禱祀弗衰云。

剃刀斃虎

徽州某鄉村。居深山之中。素多虎。薙髮匠某甲。膂力方剛。適歸自鄰村。行山徑間。遙見一虎至。登樹避之。甫上而虎已偏。甲懼其躍而撲之也。欲移跨高處。攀枝未定。虎大吼。甲驚怖失足仆。虎攫之。負之以走。甲伏虎背不敢動轉。念懷有剃刀。盍拚死以冀倖免。乃探懷出刀。搥虎頭而力割之。虎負痛咆哮。狂奔而去。甲墮地。竊幸再生。疾趨而歸。明日聞山有死虎。往視之。自唇至耳後。刀痕深入半寸許。並左疇裂焉。甲不死於虎。而虎反爲所斃。雖由人急智生。殆亦有數存焉。

林二

道光初。吾鄉薙髮匠林二。技最精。人亦樸誠。無市井習氣。嘗出入富貴家。歲入足養其母。適糧儲道某觀察。督運東下。其幕客薦之往。林初憚遠行。猶豫未決。或使卜之。大吉。謂此行有意外緣。藉可得小康。戚友聞之。皆以時會不可失。亟慫恿之。林喜。見觀察。自言願服役。其兄嫂阻之。不聽。既而林母以衰老多疾。不欲子他適。涕泣留之。林素孝。不忍拂母意。復詣觀察辭。觀察怪其反復。痛斥之。林不得已。商之其兄。姑隨行。不使母知。擬中途託疾返。遂慮恩登舟。遇順風。抵九江。僞言感風寒。體不適。將爲過歸地也。是夜月出。光照耀如白晝。林躡船舷遺矢。忽波濤洶湧。一巨壺出水中。嚙其股拽之下。衆皆自覩。大譟。欲救之而已無及。

城隍升任

長沙周企廬先生。諱時翥。荐農侍郎之封翁。余伯兄外舅也。頤而長。高顛而隆準。雙瞳如點漆。眉宇間英氣勃勃。某

相士者。京師之聲價自高者也。決休咎無不驗。朝貴多信之。先生遇之友人。友人使之相。許先生必大貴。後以寅戌舉人。大挑知縣。官浙江。權豪泰順縣。甫年餘。暴疾卒。而其家人不知也。石工某甲。家貧。性孝友。先生舊與比鄰。伺其困乏。屢贖之。赴官後。猶寓書存郵其家。至是。甲夢江干泊官舫。儀衛甚盛。舟旁列金字牌。大書某縣正堂。先生衣冠。端坐其中。見甲如不相識。甲疑誤認。詢之侍從。謂先生爲某縣城隍。適赴任。醒而異之。因往問訊。知先生近有家書。體健猶昔。不敢直言。私述前夢告僕媪。皆置若罔聞。越數日而訃音至。其配劉夫人。咸豐丙辰始考終。距先生歸道山已二十三年矣。又數年。其長孫婦孫氏亦病歿。遺一子。乳名春生。鄉俗每正月婦女覆水瓢而縛箸於柄。女伴左右立。承之以手。謂之扶瓢。輒有仙來降。家人之已故者亦憑焉。孫氏之小姑適扶瓢。氏附之。與家人媿媿問答。或詰其死後歸何所。氏謂祖翁升某郡城隍。祖姑與之偕。已隨侍。殊無所苦。祖翁公事繁。三五日始一至內室。其他親故亦間相往來。一切無異陽世。旋述其生前瑣屑事。某衣某器度其所。檢視皆不謬。且云。將入視其子。則停箸不動。約食頃復至。謂乳媪頗盡心力。我勞之。又勉之。我心慰矣。時乳媪伴春生臥。夢氏呼使起。言笑如生時。撫其子意甚欣悅。囑媪善視之。丁寧再四出。媪驚覺。則一燈熒然。夢境歷歷在耳目。及聞家人言益駭懼。每值深夜。唯恐氏在其左右。自是尤勤謹云。

幽冥鍾

長沙北城。古名湘春門。城外開佛寺濱江。昔年極壯麗。禪房數十所。老少僧百餘人。貲產最富。佛會素繁盛。後屢被水淹。棟宇之傾圮者。無力修復。僧衆亦漸散去。寺中諸務廢弛。惟幽冥鐘歷久猶存。其聲將斷復續。晝夜撞擊不少休。僧言鐘聲澈幽冥。鬼聞之必稽首拜佛。枉死者可籍以超度。故皈依尤虔。其說誠荒渺無稽。然鄉俗崇信之。證之往事。亦竟不謬。寺東北有大塘。俗名黑路塘。水深而清冽。里人謂其中多溺鬼。或失足落水。百無一免。每午後。鬼尤登岸鬪人。隻身徒步者。輒爲所迷。嘉慶間。某甲能視鬼。嘗出城游眺。距塘稍近。望見行客乘馬而來。至塘側。一鬼躡其後。拉馬尾。馬即駐立。客揮鞭驅之。力掙不得脫。正相持間。適聞鐘聲。鬼遽釋手。向寺遙拜。及起。馬前行約百餘步。仍追拉之。俄而鐘復鳴。鬼拜如故。如是者再三。客攬轡疾馳。相去已遠。鬼逐之不及。乃返。後甲赴飲友人家。座中一武生。即乘馬客也。因舉所見告之。客曰。是日過彼處。馬忽嘶躍不肯前。鞭之行。已而復然。良久始馳

去。我亦惘惘莫知所以。至今猶疑之。初不料鬼爲祟也。又南城外。社壇嶺東二里許老龍潭。秋冬水盡涸。春深雨漲衣漸漫溢田野間。近處人往往被溺。皆患苦之。某生讀書妙高峯寺中。峯之後臨潭水。一日殘照將沒。偶散步峯頂。四顧殊靜寂。忽見淺水中蹲一物。俯其首。髮蓬蓬如亂絲。日光返映。徧身純綠色。知爲溺鬼。拾石遙擲之。投深處而隱。越日。鄰童自塾中放學。久不歸。徧覓不知何往。旋令善泅者入潭探視。童屍沉水底。出之。腰項皆有爪指痕。又某農行過其地。聞有自後呼之者。回顧並無一人。不覺毛髮皆豎。踉蹌而歸。大病月餘始愈。其後居民相商。釀貲募僧。於潭側建廟。設幽冥鐘。由是前患遂息。

湘潭令某

浙紹某明府。素習申韓術。客湖南。名重一時。旋納粟官縣丞。以軍功晉階知縣。權宰湘潭時。贖貨無厭。每聽訟。以賄之多寡爲曲直。不納賄者必文致其罪。窮治之。又假捐輸以濟其欲。按戶搜剔。肥私橐者十之七八。充饒饋者十之二三而已。其催科之橫暴猶小也。積產數十萬。猶自詡爲廉吏。士民莫不切齒。而上游方以賢能獎異之。得保叙道員。泊卸篆。遷寓某宅。邑人欲報復以洩忿。不約而同者數千人。群議搜括行囊。金錢則投之江。衣服付之一炬。不得私取分毫。遂蜂擁而往。而某已微聞其事。預移輜重寄他宅。某亦踰垣避匿。及衆至。無所得。但毀其器物。昇所乘大轎於門外。火之。衆猶未慊。憶某在任時。爲之效奔走通關節者。爭貢諛獻媚。懸匾頌德政。因偕赴大堂。取而碎之。始闕然散去。某憤極。指爲亂民。聒新任使捕治。新任不敢犯衆怒。竟不之理。未幾。明府食緣某大帥檄往浙江軍營。到甫數月。病死。湘中人皆不知也。賈人某甲。家小康。母年老。奉養唯恐不至。甲忽患寒疾。市醫誤投藥。益劇。僵臥累日。昏眩中覺魂已離體。隨風飄泊。遙望官廨巋然。屏牆屹如山立。及門。見亡友某乙背立門內。與兩青衣相問答。乙故縣胥。與甲至交。歿後。甲常存卹其妻子。因呼之。乙回顧。意甚驚喜。握手道契闊。一如生時。且極口謝高誼。已而謂曰。君有老母。此地何可久留。盍隨我見本官。當爲君斡旋。乃偕至堂上。一囚赤身跪。兩鬼卒左右立。遞鞭其背。血流滿地。呼號聲甚慘。官叱之曰。事干例禁。汝執法懲之可也。顧假是售汝貪。致人死非命。汝罪胡可道。言次。聲色俱厲。甲不覺屈膝。近窺囚面。識爲某明府。大駭。旋見乙趨前告曰。某甲陽算不應絕。念其事母孝。乞放之還。官命

檢冊籍。翻閱久之。謂甲曰。今世士大夫。或薄待其親。汝一平民。尙知盡孝。殊屬可嘉。今釋汝歸。此後更當力行善事。乃命乙送之出。甲因問曰。某明府固不滿人意。何遽受罪陰司。乙曰。彼罪案甚多。今日勘問。特其一端。渠於歲臘杪。藉名禁賭。繫富室子弟十八人。令各獻金三百。其十七人家較裕。如數與之。皆得釋。某子僅中人產。方值歲事。囊無儲蓄。多方籌措。至除夕二更始進金。又斥其短絀。往返計較。迨鑿所欲已天曉。某子出。羞愧無地。投水死。當時明府聞之。殊不介意。豈知緣命既盡。冥律難逃。此間決獄無私。不似陽世憤憤。貪吏得以瓦全也。甲方擬再問。乙忽自後推之。乃甦。見母妻哭牀前。始知死已一晝夜。後病愈。舉以告人。有素知某子事者。共歎報應不爽。明府計音未至時。某幕友夢三囚車。皆蓬頭敗面。身披赭衣。械手足。如重犯之就逮者。其一爲明府。友與舊相識。素不善所爲。問之。明府低頭不答。車後羈卒促之行。轉盼已遠。醒而心竊疑之。越數日。聞其死。因憶前夢。爲之恍惕者累日。江西富商劉翁者。貿遷於衡湘之間。設肆二十餘處。其交易最廣者。爲善化湘潭兩錢店。皆使其戚掌之。而自居於省城之某街。一日宴客終席。已二鼓。送客門外。自覺昏惘如夢。有兩役踵門告曰。君非劉翁乎。我輩奉官命相邀。望即偕行。劉曰。我自念未嘗涉訟。不識何故見召。若別有面諭之言。當俟明晨晉謁。何必深夜。役曰。往自知之。劉請具衣冠而往。役曰。無須。官已升堂。勢難久待。因前導之。劉狐疑滿腹。不覺隨行。約二三里。至一處。重門洞啓。門外殊肅靜。及階下。見燈燭輝煌。上座官絳服烏帽。望之儼然。案右跪十餘人。兩役引劉使跪案左。官問曰。汝劉某乎。對曰然。官曰。無他。有司枉法受賂。事涉曖昧。須汝質證。隨於座後取一簿。翻示之。某年某月日湘潭某令得某金八百。由汝店轉達。簿中適註此數。信有之乎。劉曰。湘潭錢店。向屬某戚司出入。此簿固某筆迹。不知其他。官曰。是矣。指近案跪者曰。此何人。汝識之否。劉視之。其人補服蟒衣。項懸朝珠。而以鐵索加其上。面蒙黑紗不可辨。正躊躇間。官使役揭其紗。則頰鼻而濃眉者。某明府也。劉駭極。而不敢詰其由。官曰。渠賍證已明確。與汝固無干。命役送之門外。劉回身勞之。已不見。細認其處。乃善化城隍廟。急趨而歸。翌日。函招某戚携簿至。適如所見。因以前事告之。某悚然曰。此金實出我手。後聞某明府因是斃人命。久不敢言。不意陰譴至此。憶余赴衡山學任。過湘潭。明府權篆已三年。適友人招余飲。學師城守悉在座。即席傾談。各述明府相愛之深。某案如何關說。某案納若干金。余聞之。心竊駭異。而言之者意氣自得。若不知其非義者。聽其同寮議論。亦足見明府之肆無忌憚已。

續孽海花

燕谷老人

第六十回 克林德郵典建牌坊 賽金花妙語結和局

話說賽金花自從成木生托他向瓦德西及克林德夫人處疏通。并受了木生一番的稱贊推重。并說李中堂也看得起他。不免心中生了一種虛榮心。而且向來聰明會說話。所以毅然的擔任了。這幾天他又和木生商量了許多辦法。那一日天氣很好。他就騎了一匹馬。直到瓦德西所住的西苑中來見了面。恰好瓦德西沒有什麼事。就坐下閑談。金花道。這幾天大帥忙不忙。瓦呵呵笑道。也算忙也算不忙。戰事總算停了。議和的李鴻章也來了。沒有什麼很擔心的事。不過和議雖然議了幾次。一件事也沒有通過。很教人着急。照我軍人的脾氣。只要派兵到陝西去。把這箇老婆子捉了。什麼事就容易解決了。金花道。可不是。講到這位老太太。實在不好。倘讓光緒皇上當了權。我看什麼事也容易解決了。瓦道。你的話很對。金花道。克欽差的賠償到底要怎麼樣呢。瓦道。克林德太太一定要那個老婆子抵命才行。金花伸了一伸舌頭道。這可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我們中國人看來。那皇太后皇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情願亡了國決不肯把太后來抵外國人的性命。我想就是把他抵了命。不過是替克太太出了一口氣。與國家是沒有什麼利益。大帥你是要替國家大局上着想的。與其替一個人出氣。不如替全國人得些利益。況且把這件事想法子通融了。我想他們議和的一定感激大帥。將來大帥有什麼要求。他們當然容易答應了。我們是閑談。大帥你想對不對。瓦笑道。你的話是不差。不過克林德太太通不過去。他是一定要報仇。狠不容易轉圜。金花道。這個要緊的關子是在克太太身上。她能給通融了。對於貴國大皇帝。只要你太帥去奏明了。我想大皇帝看着你太帥的面子。也沒有不答應的。瓦道。你的話真不錯。像你來做了你們的議和大臣。一定可以解決不少的事了。如今費了多的時候一件事也沒有議妥。真教我急得不得了。金花道。大帥你真講說了。我

是一個女人。懂得什麼。可惜克太太雖曾見過幾回。沒有講過話。只怕他看不起我。不肯跟我說話。否則我去見他。我們娘兒們從女人的心理上或者可以想出一個辦法來。瓦道。我也想到他的要求就是辦到了。國家也沒有什麼實在好處。而且各國也許從中挑撥。借此離間兩國的邦交。你怕他不肯招待。那是沒有的事。你肯去勸勸他。是再好沒有的。我替你介紹一下。包他狠歡迎的。你能給辦下來。不但是幫了你們的國家。也是幫了我的忙。省了我天天操心着這件事。謝謝你。我就寫一封信給你。你就去走一趟罷。他說了。就走到公事桌上拿了筆和紙。寫了一封簡單介紹信。遞給金花道。我們德國人是狠性急的。他這時候大約在家。你就去看他一下子。聽你的好消息吧。金花含着笑立起身來道。好在沒有事。我就去碰一下子看。或者靠你的福也許有點邊兒。金花辭了瓦德西出來以後。騎了馬向克林德夫人寓中而去。到了旅館門口。下了馬。找着旅館中的僕歐問道。克太太在家麼。他說道。在家。金花就將自己的名片和瓦德西的介紹信一同交給他。叫他去通知。他就先領金花到會客室中坐定。一面去通知克太太。不多一會兒。只見那僕歐推門進來說道。克太太來了。金花就立起來迎着。那克太太滿面笑容。進來就握着金花的手。說道。僑們已見過好幾回了。你要來就來。你還叫瓦帥寫介紹信。不太客氣麼。金花道。承蒙太太看得起。自己恐怕身分不上。今兒在瓦帥那兒談起克太太的交涉還沒有辦好。瓦帥說克太太心裏不高興。叫我來陪着講講閑話。他說你們娘兒們脾氣合式。我們男人說的話總不能礙帖。所以叫我來和克太太解解悶。不曉得太太討厭不討厭。克笑道。我很想找幾位女朋友談談。不過本國的軍人都沒帶家眷。貴國的太太小姐們能說我們的話的很少。今天蒙你來看我。是狠快活的。以後望你常常來才好。金花道。可惜我是沒有什麼智識的。只怕惹你討厭。太太你自從到了此地還住得慣麼。比較着柏林街道的整齊潔淨以及公園和娛樂處所的繁華。真是比不上的。克道。這也各有各的好處。此地的各種宮殿廟宇。都有幾千年的文化古蹟。也有不可及的地方。只是近來失於修理罷了。金花道。是的。西直門外的頤和園。太太曾去逛過麼。克道。去過兩回了。也算得是一個偉大的建築。就是歐洲的國都也很少見這種的規模。金花道。可不是。我在歐洲經過許多大國。像貴國和英法等。都有很大的宮殿花園。也許有勝過此地的。不過這個好地方只有一個西太后享福。真是不平得很。克道。可不是。這個老婆子把你們的國家攪成了一個什麼樣子。還不滿足。還要牽連到各國。興起了義和團。殺了許多各國的教士。並且把我的

丈夫都殺了。真是野蠻到了極點。所以我向我們的大皇帝要求。非把這個老婆子抵償我的丈夫的命不可。我想你們中國人受他的苦也不淺了。應當贊成我的主張。爲什麼你們的李鴻章還是千方百計的不答應。李鴻章在世界上也有點名兒。難道他也是個義和團麼。他一面說。一面臉上緋紅。怒氣直衝起來。正在說時。只聽會客室門上有叩門聲。克答應了一聲。只見一僕歐推門進來。手拿一鍍銀盤。盤中有一名片。他說道。俄國使館裏的麗娜小姐拜會。金花聽了道。原來是俄公使的小姐。他住中國很久。一口的中國話。說得真好。我和他也很熟。克道。他的德國話也很好。他和你既然很熟。就一塊兒見吧。金花道。不曉得他有什麼事。我先告辭。過天再來請安吧。旁邊僕歐道。麗娜小姐他問過克太太會的是誰。我告訴他是賽二爺。他說。很好。本想見見他。克聽了道。既然如此。就請吧。僕歐出去了。一會兒就領着一位小姐。黃髮碧眼。穿着一套禮服。推門進來。滿面笑容。向着克太太握手道。你好。今兒法使館的跳舞會你也去吧。克道。不定去不去。麗回身向着金花伸手握着道。想不到在此地又見着了。金花笑道。今兒我是來替克太太解悶的。恰好你也來了。更好了。麗道。克太太爲什麼不一定去法使館跳舞呢。克道。你想。我有什麼興致去跳舞呢。麗道。已往之事。只好丟開點兒。克公使在上帝面前自有極樂的地方。我們在上世界上。專在愁苦中過着日子。有損無益。不如及時行樂的好。一面向金花道。你以爲怎麼樣。金花道。你的話不錯。纔剛我正和克太太談及。總是我們中國人的不好。只望克太太看破些。現在正在議和。只要替克太太想法子。教克太太滿意。想中國也沒有不答應的。克道。你們的李鴻章就是不答應我的要求。我怎麼能滿意呢。金花道。說起來。這個禍是老太后惹出來的。不過那時候他也没有權了。都是一班昏蛋的王大臣幹的。他也管不了了。照我們中國的習慣。在李鴻章看來。拏太后來抵命。比滅亡中國更利害。他們以爲與其如此。不如亡國。所以不能答應了。麗娜小姐你在中國很久。很知道中國的習慣。不是有這箇道理麼。麗道。你的話不差。前兒我爸爸說和議不能進行。狠着急。教我見着克太太勸勸。通融一下。交涉才好辦。況且拏太后來抵命。不要說是中國。就是歐洲也沒有這個辦法。聽說各國公使私下也有閑話。不要爲了克公使的事擔誤了各國的交涉。就算辦到。也不過一時的痛快。中國受了這種的羞辱。對於別的要求恐怕更要爲難了。不如請克太太看在本國的利益上。與各國的交情上。退步一點。今兒克太太提起。所以順便把爸爸的意思告訴克太太。不過爸爸的話也是閑談。非正式的。不曉得克太太

以爲怎麼樣。金花道。你的話很有理。但克太太的話也有理。女人家一個丈夫無緣無故被人家害了。自然要報仇的。但照你的話想來。關係着國家的大事。確也有一些斟酌的地方。克道。照你們說來。難道我的丈夫就白死了麼。麗道。那有白死的理。不過譬如克公使在軍隊中陣亡了。也不能教敵軍中的首領來抵命的。克道。公使代表一國的皇上的。殺了公使。如同殺了皇上。不應當叫他抵命麼。麗道。是的。不過現在都說是克太太不答應。所以來勸勸的。克道。只要我們陛下通融了。我也只好服從的。金花道。麗娜小姐。我們是說閑話。何妨研究一下。有什麼條件可以滿足克太太的意思呢。克道。我只要報了仇就滿足了。金花也不問克太太的意思。接着說道。麗娜小姐。我在歐洲看見許多大人物的紀念。不是造一個銅象就是立一座碑石。我們中國的紀念最尊貴的是牌坊。此外是立碑。凡是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都是建築牌坊。傳到幾千百年後。經過這牌坊的人都是肅然起敬。可見中外都是一樣的。像克公使的殉難功勞。應當留一永久紀念。除克太太的復仇主義外。不論銅像牌坊。總要辦的。才對得住克公使。克道。照你們說來。我的仇是不能報的了。金花道。我們是閑談。不足爲憑。一切總要克太太拿主意的。不過克太太一定要報仇是難以辦到的。麗道。我們是和克太太解悶來的。不是跟克太太辦交涉來的。不過聽見各國外交界中許多人說。歐洲從前也有傷害了敵國公使。甚至開戰滅國。也沒有把敵國的君主來抵命的。我想現在堅持下去。萬一各國提出酌中判斷。反使中德邦交受損。恐怕貴國大皇帝也只好曲從。我想克太太還是趕緊想一轉圓辦法。我因爲和克太太要好。所以直言相勸。請克太太不要疑心。克道。你們都是真心替我打算。那有疑心的。不過教我怎麼樣改口呢。金花道。那自然不能由克太太自己讓步的。一定要先通知瓦帥細細的商量個辦法才好辦。我前天見着瓦帥。他也很着急。大約也聽見各國的閑話。他也說總要想一個辦法。只是不好勸克太太。倘然克太太有意思。我就去給瓦帥露一點消息。等瓦帥商量。麗娜含笑道。好極好極。贊成贊成。克向着金花道。只是又要勞你駕。對不起得很。金花道。這算得什麼。承克太太看得起。一面說一面向麗娜道。請多坐一會。乘便和克太太到法使館去赴跳舞會解解悶。麗娜點點頭。金花就站起來告辭而去。讀者你想會這樣巧。恰好俄使館的麗娜小姐同來。兩箇人一吹一唱。把克太太的頂爲難的交涉輕輕的吹散了。原來金花答應了成木生去疏通克太太。自己想一箇人恐怕弄僵。他打聽克太太的朋友就是麗娜小姐最要好。他就同木生商量去運動麗娜。木生知道李傅相和俄公使有交情。就

請傳相當面托了俄公使。商定了一切辦法。所以金花由瓦德西處出來。就先通知俄使館。請麗娜也到克太太處來。二人本已約定。作爲不期而遇。談笑之間。辦成了這一件大交涉。閑話不提。且說金花從克林德夫人處出來。就欣然到瓦德西營中來。進去一看。只見瓦德西坐在沙發上。口中銜着雪茄。四圍都是高級軍官以及公使參贊等。或立或坐。約有十餘人。好象在開軍事大會議。瓦德西看見金花進來。忙欠身招呼他坐下。金花和他們一班人都認識。普通的招呼了一下。就含笑說道。大帥是不是開正式會議。我闖進來不免太冒昧了。瓦笑道。這箇會你也應當列席的。他們也正在聽你的消息呢。金花道。我那里配呢。瓦道。你不要客氣了。你快報告吧。克林德太太有點兒活動麼。金花道。靠大帥的臉。加以克太太的愛國心。大約可以通融辦理。不過還是要請大帥的決定。克太太大約明後天就過來請示。瓦呵呵的大笑。向着在座的諸人道。可是我說的不差。辦交涉是女子勝於男子的。參謀長道。大帥的指揮是不差的。既然他肯通融了。以下就好好辦了。瓦就向着金花道。他露點兒口風。要怎麼樣才滿意呢。金花道。他沒有提出條件。當時我就說各國紀念的通例是造銅象立碑石。中國最尊重的是建牌坊。就是北京東西大街上的牌樓。只有皇上家才准建立。民間是不准建立的。只要決定那一項。貴國的體面。克公使的功勞。也永遠流傳了。克太太聽了也沒駁回。只要大帥和他一說。大約總有辦法了。瓦道。很好。以下的文章就好辦了。他向着公使道。請你細細的想一想。遵照陛下的訓令。應提出什麼條件呢。那公使道。既然克公使的賠償。我們有了讓步。至對於開釁的罪魁。自應嚴重一點懲辦。使他們曉得破壞公法一定要負嚴重的責任。想各國也明白的。大帥以爲何如。不過這秘密的議案。今天在場的人。都不要漏泄才好。瓦笑道。你放心我可以保證。金花道。不過今天俄使館的麗娜小姐一向在那裏。他也很幫忙勸了許多話。克太太大半是聽他的話居多。此地的話我自然負責。其餘恐怕不能一點兒不露吧。瓦道。你們說的話不要緊。只要中國不知道就好辦了。那公使道。明天正是開議的日子。請大帥趕緊和克太太把讓步的步驟議定了。大綱既定。好相機應付。瓦道。很好。我就去請她來。和她決定了。再通知你便了。隨即叫了隨侍的武弁來道。你去到克公使太太那裡。去請他即刻到此地來面談。就去。那武弁答應着。行了一箇軍禮。就退出去了。那公使道。我們要告退了。隨後聽大帥的消息就是了。那衆人也紛紛退出。金花含笑着。也立起來道。我也告辭吧。瓦道。你去什麼。等克太太來。正要你從旁替我說幾句話呢。金花道。真要我麼。瓦笑道。誰

說假話呢。他們談着話。一會兒聽得有人敲門。瓦就答應了一聲。只見那門一開。有一箇僕歐進來回道。克林德太太來了。瓦就點點頭。說請他進來。僕歐領着克太太緩步進來。瓦就立起來道。克太太請坐。隨後金花上來。携着克太太的手。說道。我從你那兒出來。就到了此地。我把太太的一片愛國的意思告訴了大帥。大帥也深爲佩服。所以大帥留我在。等太太來一同商量辦法。可是我是沒有識見的女人。一切要太太自己作主請大帥決定的。克道。謝謝你一切的關照。三箇人一同坐定了。瓦就說道。克太太爲國家的意思。剛才已經由他轉達。論理我們應該爲克太太一定要達到目的。但中國的觀念。國家的權利可以緩商。而體面却不能不顧。一定要處分他們的太后。是第一件難事。若堅持下去。其餘和議都無從進行。況且各國政府政見不一。用兵的事。我們也難堅持獨行。他們各國以爲權利可以到手了。都是我們堅執要報仇。萬一決裂。將來恐怕發生變化。我們一國也難進行。我們大皇帝原要替克公使出一口氣。但是我們在外面辦交涉的。看到環境如此。真是有點爲難。不過我們也不好和克太太說退步的話。好像對不起克公使。現在克太太既有讓步的意思。免得我們爲難。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克太太有何主張。儘管說出來我們斟酌便了。克道。我的丈夫爲國殉難。我是當然要報仇的。不過爲了我個人的事不能進行和議。這是有關於國家大局的。我也不好執而不化。對不住國家和大皇帝。只要大帥吩咐。於我丈夫的面上下得去。我也沒有不可以服從的。瓦接着說道。足見克太太的明白大體。我們現在私下說。才剛他說起中國最體面的是建立牌坊。我想北京城中只有皇帝才可以建立牌坊。倘然替克公使立一個牌坊。上面刻着中國皇帝的道歉書。確是可以永垂不朽。不曉得克太太意下如何。克道。我是婦人家。究竟不曉得什麼。只要大帥以爲可行。我也沒有什麼異議。金花就說道。既然克太太可以通融。其餘的事就好辦了。瓦道。克太太的顧全大局。我很感激。克道。大帥辦公的時間很寶貴。就立起身告辭而去。金花等克太太走後。又談了一會兒也就告辭出來。回到寓中。天色已晚。次日叫一個當差的到成大人那兒去說。我們姑娘請成大人來有要緊話說。請就過來。姑娘在家裡等着呢。那當差的就到了成木生公館中。恰好木生已預備了馬車正要出門。聽見金花來人一說。就叫家人告訴他說就來。木生曉得金花一定有些眉目。隨即坐了車徑向金花寓而來。進了門見了金花。木生笑道。今兒你找我一定有好消息。金花微笑道。自從你托了我的事。幾天內沒有機會。昨天和瓦帥閑談。才談到這件事。承瓦帥看得起。叫我去疏通克太太。特別鄭重介紹到克太太那兒去。我和克太太從前雖認得。但未會辦過正經的大事。現承瓦帥鄭重介紹。自然可以談及這件事了。克太太那兒。她看了瓦帥的介紹信。承她狠殷勤的談起來。起初她繃着臉非要太后抵償不可。後來

我順着他口氣說了些話。他纔慢慢的微解了些怒氣。我又說當時太后也做不了主。都是一班昏蛋的王公大臣做出來的。克太太聽了沒有說話。我就乘機說道。克公使的一件事。總要留點紀念的。照外國的規矩。或是造銅像或是立碑石。都可以的。那時俄國的麗娜小姐也來了。幫着我說道。中國都講究牌坊。各處都有爲忠臣節婦建立的。本京東西城的牌樓。只有國家建立的。能穀在克公使殉難處立一牌坊。真是流傳不朽的。經他幫着說。克太太沒駁回。總算有了眉目。本生道。好極了。本來今天又是會議的日子。賢良寺已來約我去談。大家可以商定一個辦法。你很費心。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言畢匆匆的立起身來。滿面帶着歡欣的樣子。出門上車去了。本生到了賢良寺。見了李傅相。坐定後。本生就問道。今日會議有無進步。李道。今天也沒有什麼事。不過德公使口氣中好象鬆動了一點。他說這件交涉。想你們有點爲難。我們也想幫忙。只要克公使夫人能通融一點就好辦了。但不知究竟如何。本生道。回中堂的話。德公使的話確有來歷的。李道。你怎麼知道。本生道。那天奉了中堂的面諭。曾經去托過賽金花的。金花今天來送信。說是昨天他和瓦帥克夫人都見過。確實談起這番交涉。他說他已向克夫人疏通過。確有些轉機。並且談有辦法。所以特來請中堂的示。李道。怎麼樣。本生道。他將中國爲難的情形說了。克夫人也能諒解了。又有俄國的麗娜小姐幫着勸了一番。他們說替克公使遇難之地建立一座牌坊。記念克公使。聽說克夫人沒有拒絕。大約可以通過。李傅相聽了很高興。後來經過幾次會商這項交涉便很順利的解決了。所有嚴懲禍首要求賠款一切交涉。都有國史記載。不在話下。却說克林德牌坊趕緊建立。不到幾個月。居然聳立在東單牌樓大街上。那天落成的時候。中外要人都來觀禮。賽金花也接到了一張通知單。那金花很高興的騎了立。不到馬到了會場。下馬進去。只見各國的來賓很多。德國的軍人尤其來了不少。金花大半都認得。一一招呼過了。那中國的大員也降尊屈體。和金花招呼。倍示殷勤。金花隨意敷衍了一回。落成禮畢。金花仍騎上馬出了正陽門。回寓而來。一路看她的人很多。其中也有知道這件事的。都指指點點說道。你看賽二爺今日多體面。一個驍姐兒。今天算露了臉了。旁邊一個人道。將來老佛爺也許要謝謝他呢。一個人道。那是不會有的。這種功勞。依然是王公大臣冒了去罷了。那路人紛紛議論之中。金花也聽到了一兩句話。騎在馬上。自言自語道。公道自在人心。也不枉我的一番心力了。倏忽已到了自己門口。下了馬進了門。自去休息去了。吳梅村圓曲會有一聯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若把全字改作萬字。不啻爲金花寫照哩。至于庚子以後時局及賽金花身世結局。只好待後人再續的了。正是。口碑盡說紅顏力。眉黛能添青史光。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 存款 | 放款 | 匯款 | 代理 |
|------------------------------|----------------------|----------------|----------|
|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 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 商標押款 | 電匯 支票 匯兌 | 託收 保險 |
| 利益優厚 | 手續簡單 | 迅速敏捷 | 便利穩妥 |

通匯地點

| 國內 | 國外 |
|--|-----------------------|
| 北京 天津 上海 青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 新加坡 神戶 大阪 大連 |
| 濟南 濰縣 昌黎 安莊 | 奉天 北票 通遼 |
| 秦皇島 樂亭 懷來 豐鎮 多倫 大鹿 | 鄭家屯 通遼 |

本行對顧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天津本行地址：法界八號路一四一號
 電話三局三二四一 四〇八一
 河東支行特二區平安街乙十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四局〇三四七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七號
 電話南局③ 一三三六 四五八三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一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 三七七

北京中孚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

行址 西交民巷四號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北大街
城外辦事處 外木廠胡同

河北銀行北京分行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
電報掛號 二二二二

| | | | |
|-----|--------|-----|--------|
| 經理室 | 三三〇七八六 | 文書股 | 三一三二八一 |
| 營業股 | 三三〇六〇三 | 會計股 | 三一〇一七二 |
| 匯兌組 | 三三二八〇四 | 庶務組 | 三一五三九〇 |
| 倉庫 | 三三〇九二一 | 傳達室 | 三一五三九〇 |
| 出納股 | 三三一九六三 | | |

經營一般銀行業務 存款利息優厚 放款手續簡捷

辦理華北各省匯兌收費低廉通匯地點如左

天津 保定 石門 唐山 滄縣 昌黎 郎坊 涿縣 定縣 邢台 邯鄲 磁縣 通縣 泊頭 晉縣 寧晉 正定 易縣
 大名 樂亭 元氏 秦皇島 山海關 遵化 遷安 豐潤 胥各莊 塘沽 灤縣 濟南 濰縣 濟寧 德縣 周村 博山
 煙台 青島 徐州 海州 開封 商邱 新鄉 彰德 太原 汾陽 崞縣 曲沃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總行 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三)

零八六零
一三八五八
一五二零
一一二五
一四零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 三三三〇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大 生 銀 行

本行為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敝津京兩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元」為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請面洽

天津 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 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
商業
儲蓄
存款
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輔仁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
商業
銀行
一切
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一八三五號

電報掛號 七七七七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同願學報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真實信仰

定價 每冊二元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北京沙灘鶯鶯祝寺內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大街

滙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滙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十二號
天津支行：東馬路十四號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姓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運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出版

中和月刊

第四卷 第六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 種類 | 廣告價目 | | |
|------|------|-----|-----|
| | 甲 | 乙 | 丙 |
| 全 | 一〇〇元 | 八〇元 | 六〇元 |
| 面 | | | |
| 半 | | 四五元 | 三五元 |
| 面 | | | |
| 四分之一 | | 二五元 | 二〇元 |

詳章函索即寄

大 最 陸 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 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出 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學 用 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中 日 合 辦
資 本 金 五 百 萬 圓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最 新 設 備